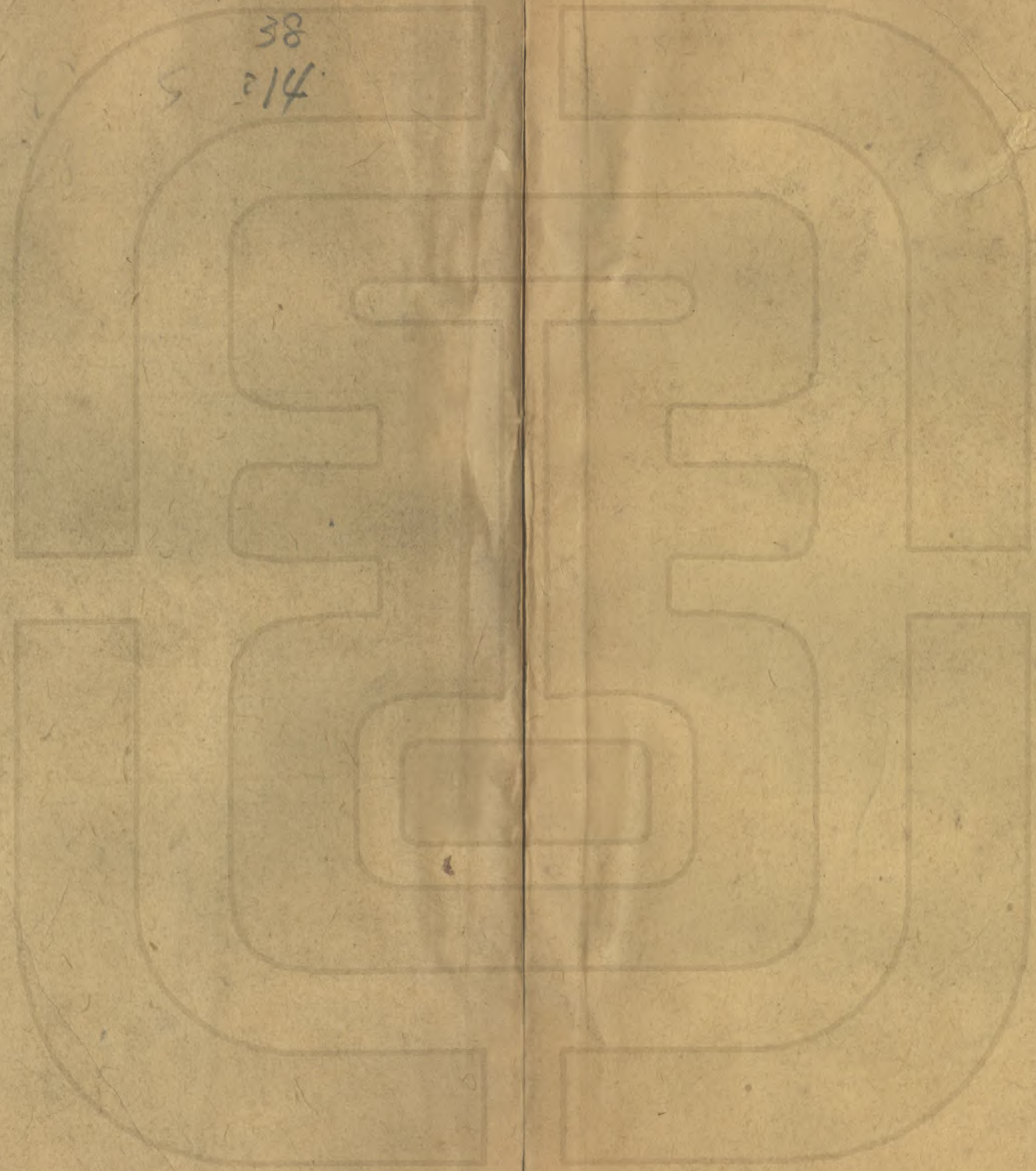


豐城縣志

250.105

38

5 214



豐城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三

文類目錄



春風樓記

曹學佺

秋雪記

敖宗璠

移建龍山書院記

袁守定

增建豫章考棚記

袁守定

南昌府學文昌後殿記

李鈞簡

遷建南昌府學崇聖殿記

萬承風

古劍匣記

劉鳴鶴

姜溪范氏捐田修學記

王元駒

徐孺子讀書臺記

李培

龍頭山記

楊其謨

重修南昌府學志道堂記

羅拔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目錄

獅山義學記

敖宗璠

泰氣嶺記

吳居闕

豐城縣重修學宮記

薛亭表

新創文昌宮記

朱霞

豐城新考棚記

楊道南

重修蓮溪書院記

李南素

送江任之豐城序

曾羣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傅若金

前吏部主事熊利賓赴京序

朱善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舒芬

白鶴觀志序

張宇初

城豐頌德序

李貴

龍光書院志序

邱士毅

革編錄序

史垂譽

仁豐錄序

范顯祖

龍洲志序

毛鳳雛

邑侯劉北上德政序

楊其義

邑侯朱明序解組序

丁猷駿

梅先生碑

羅隱

豫章都督義寧郡公廟碑 李義山

堯嶺重建碑 張整

重建熊坊石隄碑 甘絨

獅山義塾樂捐碑 徐秉霖

太阿劍銘 張協

晉徵君羅山隱居銘 魏少游

羅山誌跋 吳文

跋特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富州蠲金紀事 危素

上廟堂論楮鹽書 徐鹿卿

與蘇伯誠 楊廉

上薛侯論寬賦書 熊源

招劍江被溺諸魂文 滿岱

劍池賦 李德裕

斗牛間有紫氣賦 陳章

寶劍賦 達奚恂

豐城劍賦 陸游

豐水賦 王孝友

龍山書院賦 盛逢瀾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目錄 二

廣學額碑記 甘絨

九都學舍記 呂新

登櫛山記 鄧學澄

桂花相公記 章裕善

十一月視印於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表 徐鹿卿

萬壽聖節疏畧併箴 李啟美

乞進覽大學衍義補疏 唐大章

上李秦公書 揭傒斯 答胡汲仲書 揭傒斯

答李克齋翁書 李貴

敕賜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程鉅夫

熊與可墓誌銘 虞集

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 于邵

周聖任詩序 吳澄

豐城洪先生文集序 吳澄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節 虞集

送熊太古詩序 虞集

楊氏父子靖忠錄序 邱士毅

紀忠錄序 楊惟相

斗間寶氣集序 徐鑑

南湖橋記 李裕

四川鄉試錄序 李遂

與縣尹楊明齋書 李貴

聖瑞興謠詩冊引 邱士毅

心經註解序 胡學浹

題斗酒集 吳澄

跋李宗明詩 吳澄

兆啟三洲賦 游潛

籲天詞 游潛

上王相公書 李啟美

改建雷公腦石隄記 徐清選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目錄 三

改建湯家巷螺螄街石隄記 徐清選

改建大巷口石隄記 徐清選

重修龍頭山三賢祠記 徐清選 重修文明塔記 徐清選

重修朱子訪盛傑士處碑亭記 姚敏德

徐邑侯德政記 文炳漢 創建淇湖圍石閘記 萬驥

楓林聶黃氏義捐龍山書院膏火記 黃希灝

重建劍匣亭記 姚敏德

重修朱子訪盛傑士處碑亭記書後 熊起鳳

龍山書院增膏火記 徐清選 逢原書院記 徐清選

重修城垣記 徐清選 重修縣治記 徐清選

望隄閣記 姚志鵠

復圖記 徐清選

溝渠記 節 丁逢年

增補藝文目錄

甘露賦 王季友

古函谷關銘 併序王季友

廣己賦 胡學浹

與李巡撫書 李裕

重修西倉碑記 胡緒

豐城南館記 徐文弼

馭夷操縱事宜劄子 萬啟心

疏通水利論 周溯賢

重訂龍山膏火記 張師亮

鳳山書院記 王明璠

于家洲義渡記 唐先霖

矜濟堂義塚記 阮克峻

移建大港口橋記 劉于溥

楓林橋記 呂光煥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目錄 四

重修城隍廟碑記 文炳漢

重修儒學記 胡蘇亭

豐城新館記 徐傳冕

小港閘記 萬時若

荷湖育嬰會記 李庚

重修見羅先生祠記 李福亭

龍山義渡記 陳滋榮

育嬰六文會碑記 哈爾噶尙阿

籌給育嬰六文會善後經費諭 哈爾噶尙阿

興復育嬰六文會啟 陸如照

先師誕辰祀田記 陸如照

陳相渡記 萬時若

節孝總坊記 王明璠

賓興會記

六團育嬰會記 何人鳳

重修金華山仙院記 楊春臺

羅湖闌記 管平

育嬰會記 孫謀

重修羅湖閘記

聶模寬

備育倉記

葉傳芳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目錄

五

豐城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三

文類

春風樓記

曹學佺

夫山訕水羸則能蕩之而來壑深舟固則或負之而去  
故樓居爲仙人之所好而水上爲知者之至樂也余今  
年客豫章住在東湖友人李雲將氏門楣相對一呼卽  
集時坐春風樓中春風樓者其尊人孟乾公之所創也  
孟乾一代風流千秋命賞銅雀春深瑤臺月滿常有春  
風微籟被之絃歌抽其景光矣至今煙霜傍岸猶疑綺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障之施鳧鶴浮波尙作清音之和者也雲將屬余所以  
記之余見東湖之水信乎吐吞城郭而噓吸風雲者誰  
家別業若箇良工祇似秦娥背鏡孰朕黛光吳駟過門  
徒看練影者哉春風樓若爲東湖而設而湖遂得爲此  
樓有也層構旣崇八窗自豁堂麗而華房密而曲集珠  
履之上賓擁翠鈿之佳婦玉栢範雪銀燭擎烟中無不  
有外別一區天甘載浮空廊受浸樹勢半欹苔痕畫染  
旣風生其薦爽雖月晦而駐明東西兩岸俱有長坦爲  
公府之所築乃爲我而隔市塵矣西山逶迤而來猶窮  
一抹似露半眉落日倒影則出金翠之盛粧也南面相

對其爲長堤高柳者杏花樓耶雲日在杏花樓時作燕  
支色其在柳樹之上依稀柳色也東西水特寬地勢若  
少缺湖中島嶼有蘇公亭峙之望此輒有無窮之想余  
一夕與雲將汎小艇問其處西山霞氣蒸人中流聞簫  
鼓聲渺渺自空墮回視春風樓如在蓬島而我輩已神  
仙中人矣

秋雪記

乾隆三十四年

敖宗瑚

歲已丑杪秋望後日漸燥烈人不衣而燠記曰秋行夏  
令其國大水民多歛噓令行倒置非宜也越廿八日夜  
半狂風大作連朝不息寒偏甚野蕎被風摧落無一粒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

存者十月朔宵大雪深尺餘時距霜降僅六七日雪下  
非時或以爲不祥眾皆憂之考月令秋行冬令有盜賊  
邊境土地之患繹其詞大爲驚悸予更憂之越庚寅春  
水暴漲溢隄堤幾圯未圯如是者三乃麥禾全稔紅蓮  
如壩碧穗如玉木棉高下纍纍如貫珠夏秋之交風雨  
依旬商賈歌市農夫忭野香稻宜晚荳花結秋較往歲  
斂倍矣尤可羨者播蕎野田一粒百餘莖有半畝獲一  
石餘者卽薄田亦不下六七斗此不可書大有乎環顧  
鄉庄皆有喜色客歲之憂直一杞人耳今當

聖天子萬壽之年澤沛八鴻化光萬象廣



恩科而興白屋蠲常賦而樂青郊即此秋雪亦兆豐年使後  
此盡如今豈不世世承庥衢歌巷祝也哉是爲記

移建龍山書院記

袁守定

初龍山書院距縣治東北十里許雍正壬子邑侯劉公  
象賢釐前明各宦所捐學田得六頃有奇歲收租息百  
三十餘金延師訓課造就多人然書舍未廣膏火鮮資  
肄業者艱焉乾隆壬辰山左于公滄巖蒞豐尊賢禮士  
時會講於其地山前上游新洲邑衿丁成等呈入書院  
計成熟地二頃零歲收租息百餘金合舊可二百餘金  
除各公費外歲餘百五六十金公爰集眾紳議於庭謂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

國家造就人才必須延名師廣學舍多集生童資以膏火  
俾安誦讀乃有濟坐有徐生宗泰余生立雲概捐白銀  
各六百兩嗣是聞風起者則有雷生清琦捐銀千兩周  
紳之桂楊紳琦熊紳雲臺鄒紳大紅任生高舉熊紳珣  
聶生因鳳涂生文燦蔣生克祿聶生守軾各捐銀六百  
兩李生甫餘捐銀三百兩里民陳祖廣捐田五十餘畝  
庄屋倉廩悉備公乃僉舉首事擇於

學宮西龍門書院舊址中建廳堂後樓屋接構廚房堂各  
有階階有櫺內外墀甃以石迤東二十步爲頭門仍顏  
曰龍山書院誌舊蹟也大堂之西中爲于公講學處後

爲義捐諸公之先人貞珉在焉前構房屋三班分列書舍凡三十六間統計書院基址廣十九丈袤二十七丈環以石墻堂後墻外有蓮池重蔽以墻監門出入越歲大厦落成二年而全工竣約費銀五千六百有奇規模壯麗體制宏廓盛概也餘銀三千餘兩買田庄四百餘畝歲收租息三百餘金每歲敦請山長聘金俸銀供應酒禮并條漕正供約支銀二百餘金肄業生童膏火獎賞飯食茶湯規條悉具齋夫二名司啟閉月給工食此初定之章程也於戲風俗之盛衰由於士氣士氣之隆替藉乎長官于公蒞豐六載治具畢張善難殫述而于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

移建書院尤悉心區畫如此德澤之所暨寧有涯哉然諸公之好義亦大有力焉他日人文蔚起科甲蟬聯於以上報

賢侯培植之恩而副

聖朝作人之雅化不大爲豐人生色耶因樂得而紀其事

同呈邑紳唐超夏化龍唐光嶽丁正士陸士惕葛遂孫崑杜煌丁揆元杜珩葛蘧陸秉烜黃曰山李宗光李士絃唐光辰蔣紹欽李道昱李顯秩皮聲振徐世復甘如露涂述祖周枚丁猷駿甘時黃鳴離

增建豫章考棚記

袁守定

國家取士之制始授爲弟子員由是以次射取甲乙科而弟子員則三歲兩錄之已錄者兩試之其制於學臣廳

事前建屋列席編號使諸生依號鱗坐搖筆弄墨吟哦  
俯仰抽思千人軍中以竭所蘊謂之考棚豫章之有考  
棚舊矣然局於地規模稍隘所爲席號大都出於在官  
人之手版閱蹶而號挨擠操管者不能舒肱一人動則  
舉坐爲之不寧此艾天慵所爲備嘗諸生之苦其大較  
也歲辛卯 曹竹虛先生以江左名士督學是邦下車  
之初見試院隘爲諸生苦謀所以大之一時 中丞海  
公方伯李公 觀察歐陽公相與玉成而鼓舞之而  
觀察署鄰試院又捐射圃餘地爲之倡於是八屬士聞  
風而起樂捐者衆併有不假衆力獨行捐辦者如吾豐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

誥封奉直大夫呂公名仕麟其一也資費旣具旋卽借八屬  
首事之士購民居遷佛宇合之 觀察射圃試院舊址  
縱得地二十二丈有奇橫得地一十八丈有奇凡建考  
棚八十有餘間得坐號三千二百有奇棟宇堅宏坐席  
寬厚向之脆疏不寧者今且推之不動矣向之不能容  
肱者今且綽有餘隙矣豐之士經前日之苦樂今日之  
寬旣戴 各大憲之德又感呂公之意思泐諸石以垂  
永久屬余不文之言志其崖略余思 各憲之有造於  
我西江也甚夥茲不殫述述其大考棚一事如呂公僻  
處井里之間逃慕君子之化奮一己之餘紓多士之困

是豈可不亟著之以風後哉呂公家故貧年既壯乃出其才以殖家人生產業而好行其德不爲財累凡修橋亭佛宇與惠其鄉之人不一而足今又捐千金事考棚豈得不謂之義舉乎夫人情得之艱難者恒自愛惜而呂公善棄其所有若此此其胸襟間必有大過人者是爲記 昔

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癸巳仲秋月邑人袁守定撰

南昌府學文昌後殿記

李鈞簡

嘉慶六年

制詔加隆文昌祀典增立後殿追崇先世春秋祭品儀文悉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

視武廟直省郡縣一體遵行南昌爲江西首都文昌宮在府學者指建有人豐城例授州同金名標偕其兄漣湖乃獨力建後殿殿旣成適余奉

命視學江西呈請爲記余惟學校所以儲才論秀書升於是焉出自科目糊名易書王者憑文爲去取而士之素行心迹固必有神焉司其衡鑒以定予奪故選舉之權屬於有司神實默相之有以佐

朝廷籲俊興賢之化其功不可沒其報愈不可不隆今

聖天子孝治天下推恩錫類大小臣工必贈封其先世况神

默襄文教扶翼昌辰昭靈著蹟有功於

國家甚鉅非崇祀其先世何以隆明禋而報豐功也神肇跡於蜀歷代錫封加號其司桂籍實著聞於宋故學官無不祀之或以謂斗魁六星爲文昌王賞功進爵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卽其神也然星精降生爲人沒復爲神往往見於傳記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惟詩亦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惡可執一理以測之哉我

皇上懷柔百神罔不受職凡有以明刑弼教秩於祀典立制詳明惟神生爲孝子忠臣沒司人間祿籍英靈赫著則因時定制而加祀先代用答神庥所以作忠教孝昭示士子俾有所凜肅而共奮修程也而金名標昆弟能不私其財以仰副

朝廷隆禋加祀之至意而獨力以成茲殿可謂義矣郡之髦士敬仰明神交相策勵彬彬興起忠君孝親以居公卿大夫之位咸能樹績宣猷贊

聖化於永永無斁茲殿之建實有奠於郡士也豈僅以科名弋獲遂爲惠邀神貺已哉殿工始於嘉慶辛酉年十二月初三日落成於壬戌年八月計費白金若干皆金名標一人爲之并躬董其工可嘉也故爲之記

遷建南昌府學崇聖殿記

萬承風

昔夫子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之旨於子輿氏發之獨詳  
蓋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古今羣奉爲楷模故後世崇  
祀夫子者莫不追祀五王以教孝也南郡爲洪都冠冕  
初立學時典章明備規模自具完大久之星移物換漸  
積廢頽其間折棟崩榱半侵蝕於廬舍危垣斷碣半沈  
淪於蔓烟卽或存什一於千百僅足供闔閭子之棲息  
行道人蔽風雨而已雖有修者亦祇存大成殿之體制  
而他未遑及以故崇聖一殿僻處西邊一隅湫隘淺陋  
甚非所以妥聖靈而肅瞻拜歲亡酉欣逢

各當軸清釐學宮故址不惜翦荆榛平瓦礫毀遷賈肆  
蕩析民居廣袤共闢地若干丈而基址乃增其式廓都  
人士欲割地分建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八

誥封中憲大夫豐城呂君林育怍怍動其孝思欣然有事於  
崇聖殿欲盡取其絃轍而更張之由是度地之廣相方  
之宜爲之定志定墨以植其基其取材也精其構局也  
密率作省成不遺餘力經朞年而厥功告成前臨明倫  
堂以作屏帳又前爲大成殿相爲表裏左右則文昌尊  
經二閣以資捍衛中則列五王坐東西配饗則四哲先  
賢兩廡則諸子先儒秩然煥然堂矣皇矣美哉萬世不  
拔之鴻業以視向之地偏基逼相去奚啻霄壤耶爲聞

所費之多寡則置而不論及微叩所自則曰實先人之賜憶向初補弟子員時親捧白金千兩寘予懷蓋謂其肄業費也余惟是兢兢持守不敢糜費積之十年累息共得三千餘金因謹貯之篋笥以俟有大公舉則取而用之以報我先君於地下今幸施之有其地發之有其時君子之用財惟其當而已矣乃盡啟其藏而揮之奚事斤斤握算持籌爲哉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呂君始而善聚旣而善散守成之力與締造之功二難交并愈深而卒相與以有成俾後之子孫登斯殿也藹然見先祖之遺愛油然而率乃父之攸行將恢而廓之其肯構肯堂而足以佑啟後人者實大有造於呂氏家風也吾聞君子善則歸親歸之云者子無專制之義其事顯而易又聞讓善於親讓之云者子有曲致之情其事微而難古者太史輶軒以採風原欲發微而闡幽余於戊午之秋蒙

恩典試江左旋奉

簡命視學粵東道經會垣喜見衆君子創建勝槩固已美不勝收呂君余姻媿也得之最悉而此殿之成尤爲克承乃父之志而得以實遂孝思者也因搦管而紀其巔末

古劍匣記

劉鳴鶴

匣劍奇而古原其所藏有明徵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夫神固不可方物而推本天生則超鴻濛振溟滓世人幾莫得而知抑有藉人而作者精氣所聚鬱而成奇如子將鏤鉏陰陽幻合鼓鑄分形氣魄沉雄翻空而躍匣斯亦所謂神物耶史傳張華與雷煥夜觀象緯見斗牛間有紫氣按星次分野以雷煥爲豐城令氣乃勃宰獄中掘地得石匣藏劍二因寶之後携劍去豐過延津劍入水化雙龍而逝而石匣猶存豐邑豐邑舊治在豐水以西土脈疏衍平地一池廣袤約數丈湛碧凜冽爲劍池卽古掘獄處石匣則移存於今治儒學齋舍前

同齋漆公造遊劍池歸述所見爰指示石匣舉而寘諸亭中繞以闌屬予爲之記予惟此地乃人文淵藪文章光芒萬丈應上冲斗牛間其鼓盪蟠際亦如神龍之變化風雨驟起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中深藏若虛則石匣可舉似焉石匣窈然以深舒而有容蓋韞藏者千百餘年而後騰蹕其紫氣韞之也愈厚發之也愈奇爲文亦然及鋒而試如太阿之出匣也善刀而藏不可測識倘斤斤以炫於世所得幾何而表見者又幾何也夫卦畫奇偶聖人寓意深矣圓神方知彰往察來經後聖遞闡之尚有餘蘊今帖括乃文之一端精詣亦可通神蘊蓄



深厚諸生可類而推之既以此進質濬公退而爲記至雙龍朝故厓之說仍存而不論云

姜溪范氏捐田修學記

王元駒

豐邑學宮之建肇唐越宋歷元明以迄

國朝大修特修不下數十次而好義急公之士接踵興起代不乏人乾隆二十八年呂紳仕麟獨力改葺不惜鉅貲而於告成之日未嘗計及歲修之費者以其先有蔣姓所捐大明寺田一庄司教者收其租息未雨綢繆大采細桷可俾久而勿壞也然于數仞之內旣勤垣墉兼塗墍茨歲之所需有加無已同齋濬君聯璧秉鐸之暇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一

常與蔣氏在庠諸生商議完策而蔣生沂暨孝沅輩復勸同坊姜溪范昌珍捐田叁拾柒畝陸分呈請歸學收租以爲繕完之助乾隆五十三年署縣丁尹錄其事詳府入志命余鐫石以記之余曰有善倡者必有善和德乃不孤有善作者必有善成功乃弗墜若蔣若呂若范之義舉後先相濟真得有親可久之道歟爰連類而質言之以共垂于不朽云

徐孺子讀書臺記

李培

凡人貴無位高無民其遯世之志正恐逃名而名或我隨豈樂留其跡於世者雖然人苟實有可見於後卽不

求自見而好古之士或發其潛德傳其軼行以爲美談甚且於其經歷之處每不嫌附會而增飾之况實有其地昭然在人耳目間卽兒童牧豎皆能指而識之而况其子孫之賢者忍令湮沒而弗彰也哉豐邑有徐孺子臺在櫛山予蒞是邦暇輒訪先賢名蹟得其故址雖久廢棄而居人尚得指以告予曰此東漢徐孺子之讀書處也夫孺子當東漢時非有功業震乎寰宇不過榮華邱壑甘足枯槁保身懷方自重去就之節而已何以上下數千百年而其名其跡至今猶傳不朽予讀書至黨錮傳未嘗不歎清流賈禍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息惡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十二

終陷黨議凡死徙廢禁六七百人孺子當其時先後爲諸公所辟俱不起寄寓豫章齋磨鏡具以自給卒之韜匿深藏不入部黨中殆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故其節雖晦其名益彰又何必功業卓卓始足不朽者乎臺圯已久予擬爲修葺顧未暇也今其後人庠生名宗泰者偕各支廓而新之落成之日請記於余余曰先生砥礪廉隅其模範於數十百世者不必以臺著而子孫弗侈前人弗廢後觀登斯臺也益歎先生之遺澤長矣

龍頭山記

楊其謨

豐城北迤龍頭山嶽崎磊落雄峙劍江與龍鳳三洲形

勢相望古識云三洲相連必出狀元故洲種桃以屬春  
官賢宰當時有百里封疆十里花之號乃有四先生因  
三賢祠址立書院焉講席旣虛科名特重賢宰於此宴  
賓興之士兆曲江春宴亦以使邦人士景仰三賢魏科  
大名不一而足云或言十里開宴昉自熊司空遺事初  
司空爲諸生明制大比當彙考入闈邑試之日司空文  
不終篇令窘促之司空嘆曰此去當魁令激之怒遂有  
十里待宴之約旣而司空鄉捷果第一令曰不可不留  
此佳話以勵後人乃俟司空鹿鳴歸日大宴龍頭山並  
告後賢著爲常例至今豐城踵故事者未嘗不嘆邑令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十二

之虛懷而司空能定志業也龍山秀吞江表南抱劍江  
之衝北匯曲江諸瀨中有磯頭壁立樹影橫江古屋插  
漢是爲龍山書院而曲江東注形如半月曰磯灣者皆  
所以蓄龍山之勢比之月映澄潭此其大槩乎自朱子  
講學雪坡居遊大科及第義山李氏三賢並傳嗣是邇  
人傑者每歸靈地氣豐邑多形家又纍纍指目則龍頭  
一山雖欲不靈而不得矣山下之潭寶光璀璨世謂金  
花潭潛有瑞鱗潭深邃不可測常出佳鯉比凡鯉多一  
鱗數不用六而用七色亦金質所謂曲江魚也羅溪產  
菜並載圖志亦近山側而數千百年江山如故物換星

移豈山水鍾靈宋明獨盛扶輿鬱積之氣乃至於今與  
其謨於桑梓釣遊之地每樂山水傳會間嘗登望高岡

風帆沙鳥烟波出没憑紫陽遺蹟弔姚李故墟而流風  
旣渺乃訪遺書故家句櫛字比又浮名奪我學不逮文  
興至狂歌每呼高山震幽谷鳴湍激瀨以自寓其胸中  
浩落之氣夜深奮筆輒自鳴止附諸井畫聞見以志向  
往又恨與朱子生不同時無從見其高第問指歸所自  
惟此悠悠寸心徬徨章句懼買匱而還珠易數寒暑志  
有之矣寶常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一同慨哉龍劍  
千年必徵符應關雎麟趾鵲巢騶虞文成致麟理固始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十四

於所起非妖妄也余今蠖伏感山聞里人言龍頭山畔  
風清月夜波靜影含常有珠光出没浴水章天昭回雲  
漢蓋山川靈氣磅礴已久物鍾於人必有天生雷令重  
獲寶劍探珠龍頭山下者至當不嘆秀傑江山寒光牛  
斗一覽而去也乎龍山三賢朱子其一四先生者謝蔡  
何劉皆邑令也

重修南昌府學志道堂記

羅拔

學者志聖人之志必適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道必登聖  
人之堂稽古士皆出於學辯志考道責重師儒漢興去  
古未遠文帝初立太學置博士弟子員魏晉以下遞興

遞廢由唐及宋自元迄明建學立廟祀

先師封爵典禮亦已隆矣

國朝叠次追崇著爲功令師儒無闕廩餼有增於戲何其盛也南郡爲西江冠冕建置規模較他郡爲更廓自大成殿暨諸祠樓閣外尚有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崇禮敬義等堂環布左右久之風霜剝蝕階屺鞠爲茂草附近閭閻偏處侵漁過半有志者未嘗不爲吾道憂也歲辛亥欣逢各

當軸清釐故址諭令入屬度地廣袤以次分構吾豐輪得志道堂名邑人士聞之顧名思義咸興志道之思合力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五

競輪不逾年而厥功告竣堂成屬余紀其事余惟學所以致道也道者路也舍其路而弗由非道也放其心而不知求非志也能志乎道則心之所之不惑於他歧不奪於外誘於以馴致於據德依仁游藝之域吾見處不失爲聖人徒出亦不愧爲王者佐而謂區區借巖序爲梯榮階也吾知免矣抑吾更有進者道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志爲天下古今所共立之志則堂亦爲天下古今所共升之堂匪惟吾豐人不得而私之卽闔郡士大夫亦不得而私之顧念業無專屬則責罔攸歸修葺之肩將誰任歟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不有以廢其何

以興觀於今日之所以興而益惕然於昔日廢之之故善後有策吾還與吾豐人共籌之至若入此室處則就課諸生經年弗計應試多士捷足者先他而遊闈負販術藝胥徒之人概在所擯斥試與諸同志約曰凡入志道之堂必皆志道之士而他何贅爲是役也始於壬子冬初成於癸丑秋杪兩旁餘地其西偏後爲礪山兵部職方司主事熊公夢符建暨其東偏則爲茶坑謝君建暨以脩兩學師送試公寓故道識之

獅山義學記

敖宗瑚

獅山義學在今縣治西南三十里介古豐城劍池之東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六

中隔長安河與龍光書院對峙獅山云者蓋取諸象如曲江之龍山云云也學舍構於乾隆戊子之冬因山麓之林勢沿而高下前爲魁星樓中爲講堂後爲文昌閣皆歷級而上旁翼以房廡數十間左爲迎薰閣右爲拜恩亭繚以周墻講堂前後植梧桐檜柏松檟之屬最後有石洞二炎蒸時入其中若不知有暑者墻外繞左溪流一道紆徐委折於前可闢清池數十畝溪流之左有石磴磴之上有石橋皆異境也西北諸山如拱如揖如翔如舞皆獻奇効媚於茲山之右昔人謂文藻得江山之助人之杰不有資於地之勝乎溯自三代而上黨庠術序

之設詳且備矣厥後四大書院旣起相踵而興者皆所以隨地收拾人才輔鄉國之所不及卽以江右論鹿洞鷺湖尚已他如南昌之豫章吉安之鷺洲贛之濂溪所在多有今獅山之爲是舉特一方人士之創建體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行之耳其於鹿洞鷺湖相去遠甚然得有通經學古者爲之師於先正緒言講明而切究之安知鹿洞鷺湖代興者不在斯乎是在諸生勉之而已

泰氣嶺記

吳居闕

予自都中歸訪友人傅君佐啟昆季於劍西之王田里時尊公世長具道其境內嶺名泰氣者謂當春秋二分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七

嶺上氣清而盛則兆年豐稔又謂嶺有木可愈疾有泉可明目巖花山木可當甲子其嶺之峯嶺聳拔非陟其巔不能盡其概予時心嚮往之遂相與取徑往遊焉自是由麓而岡而阜而嶺迤迤周折不以里計至一寺謁其神中祀元帝旁祀雷王晉魏間古刹也是嘗曰雷王嶺少憩而出寺外古籐蟠結偃卧若虬龍據高憑眺盪胸生層雲俯視山林川澤田里鄉閭宛若清氣縈繞滿目豐稔氣象也旣乃扶掖坐巨石上指點贛水若帶華山爲屏東則獅嶺崢嶸西則荷山疊秀攬諸名勝悉爲茲山增色已而長君指寺側樹謂曰此愈疾木也名木

母子睇視久之過山峽有水涓涓焉曰此明目泉也名  
金公間亦有採枝汲泉治疾者他如花鳥之奇峯巒之  
秀諸美不可勝紀忽世長感而謂予曰斯嶺僻處一隅  
鍾毓雖厚仙泉嘉樹靈蹟祇爲一方利賴誠得廣凡有  
嶺者占泰氣卜豐稔產木母木湧金公泉共相却病共  
相延年登斯人於仁壽之域豈不甚幸奚沾沾泰氣爲  
予聞而嘉之曰見大心泰施而不費是仁人之言也當  
與斯嶺爲終始爰歸而記之世長諱國寶邑人上舍生  
豐城重修學宮記

薛亭表

自古邦國之盛肇於人文人文徵於學校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十八

聖廟學校之宗主也豐邑自建學以來歷唐宋元明人文輩  
出孝子忠臣理學名儒以及掇巍科登鼎甲蜚聲翰苑  
奏績部堂邑乘所載史冊所書班班可考凡皆學校中  
人莫非

聖廟之靈爽所鍾顧金石有時而渝丹青有時而蝕不經修  
葺何恃不朽歷代修者屢矣今自乾隆四十年重修以  
後閱歲既久五十七年復經洪水沖決墻垣廡舍傾圮  
殆盡封翁朱彌亭觸目警心慨然出千數百金爲之倡  
首司馬金公鍾齋贈君萬公又暉州司馬陸公楚野  
名愿如其數以襄盛舉遂從新重建



大成殿木石必擇精良規模益加宏敞嗣是而樂善者衆若

崇聖祠東西廡櫺星門丹墀泮池戟門黌牆禮門義路明倫堂魁星閣大成坊秀傑樓名宦鄉賢祠前後院地向屬草場今悉鋪以石又增建尊經閣忠義孝弟祠劍匣亭或一人獨任或一姓共修或一坊公建無事糾勸不惜盈千累萬之貲接時並興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前此之始創而迭經修葺者未嘗不欲極其崇隆而捐輸有限部署維艱故規制尙未全備今則拓基址數十餘丈增堂宇百數十楹廢者興缺者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九

補廟貌壯麗黌序輝煌於戲盛矣欽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

文教覃敷海隅山陬咸知向學

聖天子續承

先烈培養滋深其

文明大啟固極唐虞三代所未有邑縉紳等仰承

上意備極尊崇行見觀瞻肅而士奮興務實學敦實行入爲名士出爲名臣上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盛心於以增美於前人而貽休於後起者寧有涯涘也哉斯舉也興工於丁卯之春閱戊辰秋

而工皆告成屬表爲之記表以菲材司鐸名區幾及廿年而躬逢盛事其中心欣幸不但如其口出故不慙謫陋而詳紀其實云

新創文昌宮記

朱霞

帝君上應張宿故化身多姓張靈異之跡典策多不傳其軼時時見於他說或云生於周武王乙巳年有金像息海波白雉栖廬墓諸事或云在宣王時與尹吉甫同朝以孝友稱後神游西蜀爲雪山大仙或云晉太康八年生於兩越間夜夢或爲龍爲王者爲水府曹元帝南渡時自稱儒士謝艾破麻秋于涼州傳言 帝君七十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二十

三化陰德傳家後顯神於梓潼所居曰紫微垣亦曰玉霄絳宮宋紹興六年進封帝號司桂籍掌文衡由來已久我

朝崇儒重道文教昌明嘉慶六年復

詔加文昌祀典增立後殿追崇先世於是山陬海澨莫不鼎

新祠宇玉階七曲丹桂千株苾芬馨香春秋俎豆燿燿

乎與 聖宮武廟比烈矣豐邑爲文獻邦理學勲業與

夫忠孝節義文德武功之士冠天下地靈則人傑知紫

氣鬱鬱之發祥有自也舊有

聖廟無文昌宮日久

聖廟垣瓦亦漸就頽落丙寅歲邑薦紳先生謀新之不

旬日雲集響應好義者畢至或獨建或共修費數萬金  
自 聖廟至崇聖祠秀傑樓忠孝祠明倫堂魁星閣  
考棚無不高開闔厚垣墉棟飛雲而桷飛翬也惟文昌  
宮尚無所屬邑人士以爲憾熊公夢符適歸自都門慨  
然出其祖揚銓遺金獨任其事卽日糾工庀材于魁星  
閣東之隙地建之并躬督其役宮廣邃各若干尺中爲  
桂宮設神像東窾西奧其若干楹旁設彩門二後爲先  
代殿殿若干楹與前宇比櫺刻棟雕題皆作雲霞鸞鳳  
狀如見英英靈爽駕白羸隨二童翩然來下也夫學宮  
諸役經數十年凋敝而煥然更新而桂宮以從來未創  
之舉一旦峻宇雕牆與黌宮相輝映此蓋仰賴  
聖天子作人雅化涵煦者深而此邦人士之慕義向風尤不  
可及也斯固科名爵秩之階梯而異日者道德勲猷比  
隆前代又寧有旣哉工始於丁卯 月竣于戊辰 月  
共費白金 千百兩熊公夢符邑之瓘山人授兵部主  
政其平昔好義樂善多此類云

豐城新考棚記

楊道南

縣治東南百數十武沙湖在焉湖上有洲爲傑士盛溫  
如故居子朱子過訪講學處曾留題云萬頃波光涵宇  
宙數椽茅屋老春秋自宋迄今六百餘歲波光如故茅

屋無存邇人傑者俯仰古今低徊不忍去嘉慶丁卯春  
邑人士修學修志二事並舉豐於財者出所藏能於事  
者竭其力慕義急公交相勸勉當是時李氏昆季俱客  
遊未歸也夏六月鳴岐上舍歸自楚南嶼大令壽亭司  
馬歸自京兄弟皇皇若有所失曰吾豐大義舉而吾不  
與何以承先志乎蓋其先符山封君有囑云邑多應試  
士而無考棚每臨試日設桌橈於衙署之大堂及東西  
各廊舍依屋列座不免偏處一遇風雨廊簷間濡席霑  
裳士多苦之且雨甚池溢昏暮上堂交卷失足悞投者  
試卷常爲水毀他如爭座位索餽金弊有不可勝言者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一

凡此之慮皆由無考棚所致吾嘗有志未逮汝輩其勉  
之邑人士聞者衆矣以南濫竽志事且與哲昆交縞紵

僉舉

南

往宣斯舉

南

冲炎至篠塘上舍見卽問曰考棚

建乎

南

曰未也兄弟皆欣然曰吾有以承先志矣於是

誨吉命工羅材輓石相與度地而建之舊有宮學地在  
縣治之北上舍嫌其褊淺也不足以深奧窳又有義捐  
地在城之南上舍虞其面墻也不足以拓心胷乃出錢  
五百餘緡買朱夏涂黃四姓地袤一百八十有二尺廣  
遜袤三十尺繚以周垣覆以陶甃甃以紅石中建大堂  
設暖閣前頭門有門房次儀門關戶六東西兩文場計

三十架架四號號十四座統計一千六百八十座後爲  
閱卷所庖寢園福咸具蓋取沙湖爲明塘尤取盛家洲  
爲門境樹之屏牆墻外置亭榜曰朱夫子訪盛傑士講  
學處其費白金一萬有奇篠塘李氏上舍名鳳鄂縣令  
名鯤化卽選司馬名鳴臯同承封君諱海麟號符山之  
志所捐建也昔少陵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被天下寒  
士皆歡顏安得者虛願也茲實見諸行事矣此皆我  
國家教養之深詩書禮樂之澤遍洽寰區故李氏兄弟繼  
志樂捐如此也豐人士從茲策力瑣闡聯鑣雁塢以仰  
副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二十三

聖天子興賢育才至意而追遡子朱子江山餘秀傑人物尙  
風流之盛則考棚眞爲人傑地靈也豈不休哉是爲記

重修蓮溪書院記

李南素

書院卽家塾也古無是名至宋始盛我李自侍郎公遷  
自湖茫他務未遑也而首鑿地爲溪凡二百餘頃臺於  
中屋於臺而蓮於溪焉蓋蓮取其花中君子使學者將  
學爲君子也溪取源頭活水使學者知吾道之有本也  
屋於中取其寧靜致遠使學者無外物之擾也大哉我  
祖創制命名之義乎當是時延周子諤以講學肖聖哲  
像以展禮且資給四方來學者人咸以義館稱之文風

大振我李踵甲第者奕世而他名公鉅卿亦往往出其  
中是皆書屋教養之效也歲久日湮十三世大廟齋郎  
曰季榮者移聖像祀於其家宛然不失禮意兵燹後故  
址復蕩析幾盡嘉靖乙酉二十一世房縣訓導世有時  
歸休於家謂世真世和世智曰先祖無美而稱之誣也  
有之而弗知不明也知之而不舉不仁也矧書屋尤吾  
祖之美者乎責在誰屬遂捐十金餘以義勸族人間有  
尙義以財力見助益其址而宏之構屋兩楹有廊有寢  
有爨外繚以圃種以樹贍以田爲學者資仍植蓮以實  
其名不期年而還我祖宗六百年之舊諸子之功大矣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二十四

哉吾嘗有感於是焉稽古創制之餘有刺史公之忠有  
君伯宜休穎士公之俊中有料院公之能有遼陽公之  
清至於今而豈徒哉是雖非祖宗開設書室之意而實  
我李隆興之一大驗也况明德新民又聖賢一貫之道  
哉抑又有感焉後之爲子孫者知業於其中而不知祖  
宗創制不可也知祖宗創制之意而不知諸子所修不  
可也知諸子所修之意而不知自修不可也何者人人  
有書屋於已者弗思耳矣誠能窮理盡性以修諸心恭  
敬禮義以修諸身入孝出弟以修諸家忠君愛民以修  
諸國則書屋自我得之而祖宗之意始永永而無斁矣

否則一虛器耳修之可也不修亦可也是爲記

序

送江任之豐城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易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五

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詞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予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飶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討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傅若金

國家萃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有恒數承平旣久士益自奮爲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朝廷亦恒視其能之小大所勝而錄之使各稱其用國初定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庸之而不屑爲者有矣及比年倖進旣多正途日塞持法者病其壅於治也則閉之門而固拒之冀杜其濫而儒者亦緣是而胥厄焉凡子弟





禮則善與利賓爲之賓學校行釋奠之禮則善與利賓陪其祭鄉之俊秀有業肄焉有疑質焉則善與利賓爲之師吾以爲二人者可以終老山林之下矣十六年秋朝廷有詔求明經老成之士府縣搜尋不遺是年冬善與利賓同舟至於藩府善以老病幸免而利賓遂有京師之行十七年春正月利賓戒行且有日相視徘徊不忍別善乃從容謂利賓曰朝廷所爲汲汲求明經老成之士者豈以爲吏民師乎將以爲天下學校計爾春秋之學不明於世也久矣茲行也以子之學施之乎學校明道正誼之說懇懇爲學者言之以正人心以厚風俗以育人材使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復明於世豈曰小補云乎哉譬之美玉爲圭璧爲瑚璉施之宗廟朝廷可也而奚必韞璞於石之爲貴也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舒芬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謁選於吏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予曰吾縣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諺幸自詭於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君上下其議論

哉顧以日擊天時人事之不可曉者五事爲諸君言之  
庶亦可告潘君也夫豐城爲南昌屬縣兵亂之後水旱  
蝗蟲疫癘畧無虛歲民之轉徙死亡在窮鄉下里蓋有  
蕭然爲狐兔蛇虺之場者若以爲陽九百六之會人禍  
宜爾則又今上中興錫祚皇明之世此不可曉者一也  
南昌稅糧科則以當時無首義犒征漢之師者故視江  
南諸縣爲獨厚然皆須農焉出也近者災傷賑卹輒及  
於市井隸卒之流壟斷商賈之家而耕夫餉婦之填溝  
壑者曾不得粒食則亦已矣然蠲租免稅之詔深意憫  
農上下復雷同廢格之此不可曉者二也水利之興以

爲農也近乃堰文昌以申風水之說墮章貢之橫流以  
圖必不可成之功耗斁侵漁動以千計民勞而且怨矣  
至於陂蕩之濬隄防之築真切利農之事畧不究心此  
不可曉者三也綱運以足國供貢之義也故時或重災  
亦不遑恤夫何民方傾困倒廩以求雞犬一夕之安而  
部使者輒復坐縣廳勤敲榜利歸於胥吏之谿壑而置  
之姑息此不可曉者四也養軍以衛民也以不得擅調  
而籍民以爲機兵則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復召鄉兵  
或父子兄弟之竭作而責以死命所謂機兵者徒以環  
衛官長且資迎送之觀美此不可曉者五也予聞潘君

抱博古之學經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  
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慮及否耶苟豐城之民安亦可  
爲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  
君曰是在潘侯也願次第之爲序以贈

白鶴觀志序

張宇初

曰黃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召  
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  
異誇誕取惑好慕之君淆雜虛元之授招時訕議者亦  
宜然豈無真仙者潛遯窮僻遺名棄迹以修之故其丹  
爐藥臼靈書奧訣或秘諸巖洞或留世隱顯雖其迹不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三十

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  
間其地真仙甘君之靈迹也甘君幼篤孝行以聞於鄉  
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往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  
陽女仙譙母得秘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漢間  
若其圖松禦怪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劍致功可益萬  
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况其功烈猶有不能具錄  
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  
至正之理非他符訣咒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  
躡空其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之爲超脫凡  
俗之逕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旣成事母

終而脫去則可謂兩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毓其質氣而然也予今春謁西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探遺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闐闐間景物幽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窪盈方丈其前龍潭真君飛幻處也道會鄔某耆士熊某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爲丹經洎觀志及真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有不重爲感惜者乎越夏某來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嗜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嘆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德優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敘不可辭矧尤吾祖之遺聲逸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哉然某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欲壽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真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錄同其弗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哉繼者勉之

城豐頌德序

李貴

嘉靖辛酉之夏秋交閩廣寇作大肆掠於江郡越月陷樂安崇仁宜黃咸以無城寇入如墟受毒加烈焉豐故有土城圯於水且盡舊址畧存先是撫院何公嘗至豐圖所以城豐者難其任不果城至是羽檄交馳邑侯王君徽猷上其事撫院張公按院段公方以豐爲虞亟令

城之郡守懷南韓公憮然曰城守余職也余豈使豐無  
鳩乎遂詣豐計度城役畧基址揣厚薄議遠邇程土物  
罔有不親簡邑民有力者進之庭賦丈受準直豐庶丕  
作屬役於王君臨之以儻厥事經始以八月日板幹方  
裁寇猝分數千人逼豐境邑民訥訥竄避時公在棘闈  
卽請於按院出亟趨豐安集之乃選健步持虎牌夜馳  
告寇將所入鄉曰無恐糾爾衆以捍賊余爾援鄉民稍  
稍聚觀咸喜曰韓公來我生矣敢不如命賊聞歸報亦  
驚曰韓公故多奇智疇敢犯之遂兼程過豐境不敢肆  
掠夜奔樟鎮憲僉盧公提兵來擊賊擣其巢擒賊首以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十一

歸賊衆潰去豐民安堵公復來督其成先是公度費所  
出糶庾粟近萬石兩院下贖金二千鄉士大夫輸俸以  
助役共計得銀五千有奇不足公乃懸象令鄉民不受  
功願以資佐者聽於是競至一一判之料量惟平民咸  
樂輸而百費舉矣城東南隅夾水遡水而城公慮其齧  
令以石甃防焉邑中窪而邊亢公慮水無所洩也清故  
湖使瀦水焉清故溝使導水焉築陡門石閘廣舊以通  
於濠使洩水焉三踰月而告訖工城圍一千三百八十  
丈有奇厚六尺高丈六尺有五寸內縮四之一爲門四  
爲小門七是役也工繁費鉅舉之甚棘而成之甚速豐

民不以爲勤焉公昔嘗令豐政務具舉以兩造至者口  
千百計一目輒不忘豐民蓋警服於公之威明素矣敢  
不殫力以稱上之任使公益家視豐而子視我豐民凡  
以恤其艱隱厚其藩衛聯其什伍時其訓練胼胝焦勞  
以保障我豐者至周也公轄八邑乃於豐德加隆焉豐  
民雖俎豆公於千萬禩寧足以報施哉昔周中興山甫  
城齊名伯城謝而吉甫作頌以美之克有辭於永世公  
之城豐其功等於齊謝諸賢良文學各爲詩歌以頌德  
纒纒乎有周之遺音矣博士周君望錢君廉彙以成帙  
題曰城豐頌德謂貴職史也徵言弁諸端貴方慚無穆

穆之音以揚詡公之偉烈若城之顛末固目所覩記者  
敢僭紀之以俟知言君子云

龍光書院志序

邱士毅

神也者不可知之名也故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至  
於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也故人神莫若聖物  
神莫若龍而聖人者龍德也神則化矣化而有不化者  
存也吾烏知其所以然滎塘古豐邑治也龍光書院在  
焉宋紹興時里人陳氏構以樂羣講學而祀先師孔子  
於其中者也顏曰龍光本高宗勅賜旁有劍池在焉劍  
乃龍所化復化爲龍者也先師像則當時亦請於朝迎

自闕里章甫衮衣端笏危坐凜如生存計當未易主以前郡邑所祀未有肖於此者也已酉之春匡岳徐師會講於此士毅從焉肅瞻新廟宮墻煥然祇謁故容光靈颯爽已散步徜徉覩于莫之遺踪弔張雷之陳迹顧諸君子矍然而嘆曰神矣哉豐之爲邑世代遷流城社易方陵谷易嚮昔所輻輳靡不蕩爲坵墟獨此兩存者相望於數武間與天壤耦俱不朽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夫子固稱老子猶龍然老子弗能當也不然則非夫子之言也意其徒所爲寓言者乎至如仕止久速環中而應潛見惕躍與時偕行吾夫子乃真龍耳顧

其阨於匹夫而老於行也猶龍之隱於劍而沉於獄也其一試而僅於墮都却萊誅正卯成三月之治不能挽周轍於旣東而魯亦終以不競也猶龍劍之出僅能映發精芒以供達人奇士之佩服不能戮晉室之羣奸而茂先且無以衛其軀也夫天未悔禍神聖無所措經綸譬天方蘊隆神龍能自爲霖雨乎惟是道垂萬世揭日月而中天至今山陬海澨靡不稟仰素王之尊而沐浴至聖之澤卽龍之精靈往來六合而乘風雲以上天也未足方其景耀矣此龍光書院者幾經兵燹而像以不毀堂以復新與劍池一勺之水不竭不塞而相爲無窮



也此化而有不化者存也自非有至神者主之何以及此矣方今承止修之學而得其宗者吾師也吾師還里之年適書院落成之日於是儼然主鬯以妥聖靈四方同志不謀而集自朱紫陽以後繼見於今儻亦有延津劍合之意乎陳氏子孫肯堂以繩祖烈賓禮師儒羽翼聖統行當有以文章道德振揚令緒者茲可券而俟也事具吾師自爲記中已復臚列故實而爲之志命士毅序之爰以管窺謬當劍映

革編錄序

史乘譽

宗侯蒞吾豐七年弊剔利滋政成人樂百姓熙熙然始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五

有樂生之心會

天子篤念元元慎簡守令擇天下戶口殷繁賦役錯雜難理者約三十郡勅院部及督撫大臣各舉所知需次待銓并嚴舉主蓋其慎也江撫少司馬郎公推擇治行尤異者以侯應焉越明年侯遂膺大原之命聞報之日闔邑紳士民庶皇皇如失怙恃計叩閭借留之不得方合謀肖侯像生祀之乃侯猶手一帙瀝陳上臺欲爲豐民計久遠則編僉事也夫豐民自罹兵燹以來田廬荒燼閭巷邛墟野有廢井村鮮炊烟小民旦夕待盡侯下車招徠撫綏不遺餘力如建廟學創公堂清丈量寬里役築

隄墻豁虛丁除荒蕪犒兵丁種種善政更僕未易數而  
獨編僉一役則侯手挈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  
者也豐邑舊例照糧僉役名曰編僉始未嘗不善行之  
既久因緣賄脫田連阡陌者超然役外其窮鄉小民目  
從不識官府未免假手猾蠹而窶人丐子鶉鷄爲侶者  
又纍纍然以身試法加以輸納後期耗費百孔其一敗  
塗地則捐身家性命以殉之甚則株連蔓引迄無成緒  
而公家之事日益損波詭雲譎不可救藥侯始蒞豐問  
民疾苦慨然復官收官解法往歲值役者苦費然而費  
在民十之九費在官十之二三今官府身任勞瘁而踐  
更之役民亦樂酬履直以佐縣官之不逮惟侯公明足  
以破奸通敏足以集事而裊裊一篆方與清獻同其夜  
告故數年漕艘銜尾早得竣事吏不打門而犬不夜吠  
者皆侯之賜也而予於此有深慨焉語曰有治人無治  
法蓋法以立政而人以權變有百年起弊之人而無百  
年不弊之法在昔差役雇役之法宋司馬君實爲相蘇  
子瞻爲侍從猶爭辨於朝至謂豈今日作相不容軾盡  
言而編僉與官收官解法在吾邑亦屢變而未覩其成  
曩予公車時親見法善而行法者未善其害正等則法  
之宜民與不宜民可垂永久與不可垂永久皆視侯爲

政而不在于區區之法也他如驛馬郵夫輸錫葺庠諸役俱釐革宿弊通變咸宜百姓皆得安其田里而無愁嘆之聲今勒諸貞珉以垂久遠固甘棠永庇之庥也侯行矣處數年膏腴之地而兩袖清風蕭然垂橐尚拮据假貲以充行李今茲以治豐城者治大原漢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潁川渤海光照簡編後之繼此爲政者芳規具在較若畫一則侯之衣被吾豐也遠矣

仁豐錄序

范顯祖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十七

余伏處衡草蒿日時艱每聞賦蛇政虎怒焉憂之如吾豐沙田瘠土水旱頻仍較他郡獨苦所尤患者近今編僉之役書算之弊堤壩之患虛糧之累輪充賂賊傾家喪命禍害相尋不啻病膏盲嗟乎豐邑億萬人之害億萬人子若孫之害甘心受之卒無一言救之者幸辛卯夏忽聞有邑人士萬崇仰等以數事上陳覽揭詞激切周詳真若流民繪圖金城方畧因私喜曰豐民其蘇乎糞蟲至穢變爲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爲螢而耀采於夏月一得之愚深快輿心旣而又自疑也興利剔蠹易俗移風雖上下有同心然自上而下者其勢易



一棹遵守而奉行之毋負當事者一片婆心尤所望於後之君子時維順治九年壬辰季冬月上浣之吉

龍洲志序

毛鳳雛

康熙五十一年遣使分繪各省輿地予得覽江右全圖中繪龍霧洲僅如指面噫亦極小矣小則何足志然滕王閣以王子安一序黃鶴樓以崔灑一詩他如愚溪鉅鉅潭以柳子厚諸記俱得流著後代地以人傳不以大小論也予童時隨先王父漢生翁閒步洲中每至昔時繁盛今鞠爲茂草之地輒倚杖指述俾小子識之稍長讀其龍洲懷古說盛衰之感三致意焉廻憶曩之所指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十九

歷歷如在目前因思自有茲洲以來不知幾經代謝矣漢唐以前已渺無可考逮至宋元明始多見前賢題咏然予從屈生漢青見所抄龍洲八景五言古各一首格頗清老忘其姓字後漢青物故從其家索之不可得是知吾洲藝文散佚蕩爲灰塵者多矣今所存不過什一於千百耳又昔時邑修志書適予他往未與其事洲中有前明登仕版者數人雖官止佐雜亦在入志之列以舊志失載今又未能登入同歸湮沒爲感慨者久之予撰志之思已胎息於此以南北奔走促促未有暇也今年自滇中解組歸田閒居無事因檢舊時所存詩文益

以續所採收并其事蹟人物有可載記者各分門類排纂成帙名曰龍洲志聊備一洲掌故後來修邑乘者之採擇焉夫洲居水陸之衝在

國朝初年兵燹之後凋耗已極迄今百餘年來人皆沒齒不見兵革服疇食德犬卧無驚共享寧謐之福於以休養生息土著之民始有起色雖故明舊觀未之或復然文人韻士孝子節婦之流足以標聲望光史冊者後先迭出豈非涵濡於

盛世之雅化者深歟昔李去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四十

也今於吾洲亦云讀者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邑侯新安劉安吾令君北上德政序 楊其義

乾隆癸丑之夏

侯來治豐講求地方利弊先是二黃壩決民困於水田不可殖數百里突無烟侯憫之乃繪圖詳請

大憲具疏于

朝發帑修築 侯區畫督理暑行赤日寒冒霜雪八越月而隄成吾豐民咸歡欣鼓舞來暮興歌共名二黃壩爲劉公堤擬紀 侯功德勒諸貞珉以誌愛戴焉但侯之善政不勝舉爰採民謳以著其實有曰河水湯湯舟游木

末誰實安瀾維侯之德有曰我卧于于我覺徐徐雖千  
百世無遷我居有曰東門之蒲其葉旒旒伐以爲鞭民  
生其恥有曰鐘則以扣冶則以鎔猗歟文翁化蜀之功  
凡如此是皆有感於中而發於不容已故同聲相和無  
異詞居無何 侯以丁艱解任三年中兩遭大故我豐  
人佐 侯之居憂致奠共櫬執紼不啻如喪其祖父母  
焉今服闋北上豐人士每謂

朝廷以 侯治豐起波濤而衽席必將再蒞吾邑俾豐民長  
得所煦嫗或曰不然 侯政蹟卓卓爲治行最內寬仁  
而外持重佇當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中

四十一

欽取以待不次用非豐所得私也與其私 侯之德政以宰  
一豐何如公 侯之德政以宰天下乎天下幸不猶吾  
豐之幸哉爰偕邑薦紳人士祖帳津亭誌其德而序其  
去

邑侯朱明府解組序

丁猷駿

士君子縮尺符宰百里爲地方經理久遠不必有赫赫  
名而其功之不可磨滅者綱常名教也豐邑古繁劇地  
號稱難治論者謂琴瑟不調必取而更張之此能吏所  
以見矜於操切而邑愈不治丙寅歲 朱明府以世家  
英雋來宰吾豐洞見治豐之所以然以爲邑有學綱常

之地也邑有志名教之宗也二者不修治失其本邑不可得而治遂汲汲然以此爲邑人士勸邑人士初難之議營建則如道旁之築室議文墨則如稷下之談天侯皆不鄙夷其議一商之再商之勤勤懇懇舍短集長而人心響應樂輸者計數萬金輻輳奔赴以襄厥事凡學宮考棚邑乘次第畢舉其董理則擇邑紳耆舊中之有聲望者爲之遂能相與以有成噫 侯不求速效何其效之神速如此耶然則豐之治不必在更張也事垂成適 侯以他案呈吏議泯泯然去邑人士咨嗟嘆息以爲侯之功不幾泯乎然何可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惟不計其功而 侯之功在綱常名教者爲更深遠也 侯留會城交代竣事將告歸豐人士皆翹首企足無能留之因圖其像并綴詩歌而命予爲之序

碑

梅先生碑

羅 隱

漢成帝時綱維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罟倖臣牙止於極一狂人噬



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  
衍之人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  
人婢子亦撓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  
社稷心亦禁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  
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遊  
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以弔之

豫章都督義寧郡公廟碑

李義山

都督謂誰豫章羅睺也按睺字公布爲潯陽臨烝侯周  
法暉後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除信雄將軍使

豐城縣志

卷之三

藝文

四十三

持節豫章都督十郡諸軍事廉明公恕豈弟愛人獄訟  
庭決不關吏手政簡刑措民無紛華于章江立義渡以  
便往來於劍池東北五里許濬流入長樂港灌田千頃  
民懷其惠愛之如祖父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侯率進  
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予邑亦附食邑也煬帝卽  
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而平之復討諒餘黨軍於絳  
晉呂三州爲流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豫章民追  
思之予鄉於曲江立碑頌德並祠之南唐時予邑令馮  
公儀胡旗塘可行重整廟貌今羅塘胡伯仲偕同族進  
士胡大訓繼而新之徵予記焉爰係之詞曰挹堯山之

特秀繼羅峯之絕學跨曲鎮之高風漾半月於有形徹  
三潭於一色浮光耀金靜影沉玉天澤恩波一碧無際  
此誠江南第一景而水鄉佳處也此誠賢牧萬年祠而  
清輝佳處也

堯嶺重建碑

張 整

洪都南行循章江百里而餘有山自筠州東南出與江  
會其峯最峻而巋然特立者堯峯武其峯自麓而阜僅  
二千而環數百里無以埒故以峯名其下龍洲東浮鱖  
嶺西峙羅閣二山秀出天外西山象潭諸邱擁屏疊嶂  
前後贛江獨淵然澄焉凡茲邑之沃原膏野對茲峯若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四十四

冠弁所謂勝地者信然山隸豐城南新皆密邇自宋紹  
興有學佛人卽其上構禪院又尊祀堯帝故名之曰堯  
峯至元末其禪院燬於兵燹天順間僧普輝復之綿歷  
如綫嘉靖初予過之見其荒榛白霧頽垣圮宇一二衲  
衣予迓皆喏喏奄奄若不謀昏且予旣去留京師十年  
人爲予道茲山靈發有精於佛大千者自匡山來倡其  
徒數百人孰伐山孰陶孰工孰金帛孰餽糧數百里而  
集孰大夫士數百千人而業於成也予聞之甚喜又二  
十年予歸自留都問所謂大千還寂久矣夫理寓於空  
虛渾淪其動物之端不二也必有專固其思奮勵其行

而後無不興也矧勤於吾儒者哉工始於庚戌迄於乙卯殿若干楹崇以高閣繚以周埤封以嘉樹數萬株相度區畫具宜大千可謂勞且賢於其徒矣嘉靖壬戌春予偕從兄一松居士與其友可閒者遊焉皆壯其勝愈樂之大乎之徒宏希宏祥輩指草間石謂予曰師待此以瞑目之人卽應聲強予又再月書之大千諱明照卽天池寺僧也

重建熊坊石隄碑

甘 紱

自古大臣之豐功駿德焜耀天壤者未有不情殷國計念切民依而以興利除害爲汲汲也以治水一端言之

豐城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十五

叔孫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范希文築海堤則民享其利雖數千百年之久猶歌咏於人口而弗諼無他其功德不僅在一時斯民之愛戴亦與之俱永而不僅在一日也豐邑當五水之衝恃一線長堤爲固而熊坊壩尤爲巨患萬歷末邑侯徐公揚先易土以石民荷其生全者百餘年雍正壬子春馮夷肆虐衝決無遺多方修築旋修旋決于是議者泥賈讓治河之策謂不與水爭咫尺之地紆築數里以避其鋒而熊姓百餘戶嘆其魚矣然使堤可恃無虞熊姓雖宛在水中央亦不敢怨卒之傾圯仍復難保其故何歟蓋此處之水會數郡之流洶

湧而下其勢剽悍必得所禦而後止譬暴橫不循理之人未可專恃柔以制之讓之愈至彼益得以肆其毒惟敵之以剛彼勢無所逞自歛威以去特敵之正非易易耳欣逢大中丞岳公以叔敖忠君惠民之心行希文先憂後樂之志我江右之民已咸登衽席矣深念豐邑水患治之宜急兼憫熊姓不應竟委之波臣成竹在胸瞭如指掌爰不憚勞瘁親往勘驗擘畫已定商之各大寮請動支公帑用爲一勞永逸計疏上

一制曰可遂委分府汪公宗澧葉少府霖董其役而主之者邑侯楊公志道輔之者王贊府璜也不徇紆築說斷然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四十六

沿熊姓所居衛以石堤堅厚閱偉視舊堤十倍又於湍激處建石埽以殺其勢俾從前狂瀾遂慶安流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三年秋落成於四年冬蓋由大中丞仰體聖天子軫念蒼生之忱而勞心籌畫賢屬員又其體大中丞撫恤赤子之惠而竭力贊襄所以民財不費而大功克就熊坊居民相與鼓舞懽欣於其際或曰是宜碑以紀厥事或曰口碑載道奚用石爲或曰口以饜聞者之耳石以快觀者之目兩存之以志我豐人之愛戴而功德之垂當與芍陂海隄並傳不朽矣先是署府董郡侯文偉實始其事小民亦至今尸祝不忘云

獅山義塾樂捐碑

徐秉霖

國家隆師重士畿甸郡縣有學都邑建書院又命民間置社學培養善類有加無已卓哉純王之治矣豐邑分坊有九吾坊由一都至九都延袤數十里邨居數萬戶列庠序應童試者實繁厥科兩試一再會晤暇則人自爲學家自延師若王政所云聯善氣殊未備焉非所以體熙朝雲漢爲章壽考作人之至意也歲丁亥余讀禮家居同里諸君子欲創義塾培植後進擇地于獅山之陽商諸余余躍然曰是誠仰副

聖王教民善俗之道也是誠古君子以善先人之謂也是誠

豐城縣志

卷之三

藝文

四十七

周禮所載聯師儒聯朋友之義也余鄉于莫鍾靈代毓英俊宋高宗書龍光匾額賜榮塘陳氏義學子朱子過化其所一時人文稱盛運會遞更故址猶存今諸君慨然倡義誰謂今人不逮古人耶夫龍光創於一姓其事難今則合坊爲之事較易吾鄉素稱好義樂飲者必多余喜茲事之崇王道教同鄉易於有成也爰偕諸君子親閱其地詳勢布曲庀材鳩工不數月而厥功告成甚盛事也繼自今創於前者思善後踵於後者思繼美一切規條諸同人酌古宜今共攄良謨勒諸芳珉無俟余贅異日成就多才聯翩藝苑本善鄉以善天下上襄

聖天子純王之治共推吾鄉之多偉人而精教術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大阿劍銘

張協

大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耀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晉徵君羅山隱居銘

魏少游

開元間都督吳君兢表徵君羅先生所居之鄉曰詔賢陳太守黃仲昭已封先生墓今大歷五年余與觀察李君泌同守斯土表揚潛德責居守之官榜其書舍曰羅山蓋因先生而名其山焉并刻石於隱居之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六

左俾李君書之

先生以飽德為膏粱以令聞為文繡知有道義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學問而不知有功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易誦其詩讀其書以求堯舜之道

跋

羅山誌跋

吳文

嘉定癸未秘書省行下郡縣取晏元獻王荆公吳虎臣何月湖文集并羅正仲所撰罄沼集羅山誌上之予郡文學益重於時夫正仲之羅山誌者南城聶定齋陳千峯序以美之而虞省齋危貞白鄒悅道輩又均寶而藏

之蓋以正仲遠祖文通養德茲山以學行名於晉舊志  
載山高則里有二十七周回則里有百九十跨撫吉洪  
三州之境端秀濃麗省譙望之如初出芙蓉爲一方之  
望山水源雖同流派則異而暗坑而羅陂而東塔龍潭  
而左港大港合臨水是爲山川之險易奇勝者若徐氏  
死節於建炎王世雄之寇并邑聞人咸具斯志足以昭  
往信來且核而不誕直而不誣斯備矣咸淳初家頤山  
謂樂公史記寰宇晏公作類要亦概舉郡國之綱矣曷  
不用情州閭網羅舊聞詳著列編以發揮宗國之盛豈  
二公心在海內不周於小與正仲雖周於小然考草廬

豐城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四十九

公則謂亦周官之法度不可廢者後逮至元教授楊峭  
峯續志則采焉可以觀信後矣誌誌羅山南境屬撫州  
舊收今仍存之

跋特建龍澤書院本末

楊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  
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霸內外之畧君  
臣父子之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  
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  
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  
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興  
其景行之思割己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

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茲晚  
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  
之下而有窺伊維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富州蠲金紀事

危素

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廼誘湖南  
淘金工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臺居  
焉又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爲業歲  
責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  
洎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城之金僅僅取之不足以更  
費於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十一

患苦之適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懼其妄覺  
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塚墓刳取貨賄斬增廣歲  
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培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  
九錢重以爲己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衆至  
三百三人焉瓊又爲之請於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旣無  
金羣轉走饒信徽衢婺江南康蘄黃歲掠以進瓊瓊輸  
官而攘其贏由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二十四  
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銀場於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  
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於是盡檄取豐城淘  
金工往教習焉瓊益以聚斂爲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



九分六釐重總之爲二十九兩九分六釐重矣瓊因求  
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革是時豐  
城陞爲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他役始不勝其苦而汪  
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徙業者相繼  
瓊亦去爲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  
懼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闕德韶言於省謂龍興路  
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撫州盍從富州  
輸之龍興路爲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於富州征之延  
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卽復求  
三十餘人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焉有後而乞丐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十一

者又有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媮黨亦有窘乏至殺子  
女以拒胥徒之隳突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都之役於  
官者代輸之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二十貫總  
之爲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於是  
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王季常  
王元實等往往開陳於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  
弊然莫肯固請於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七  
年乃始得揭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於奉使宣撫又言  
於監察御史號詔頓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賴  
龍興推官李崇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

於張公榮及平章全公茁柱而二公深哀其言於是其事乃得上聞而州人數十年剝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爲意獨何與誠使士之居於鄉立於朝皆若揭車及授經公俟斯其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相與刻石以垂永久素於是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而學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諷諭以示勸懲未必無小補也全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後終司丞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十一

揭公今爲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

書

上廟堂論楮鹽書

徐鹿卿

某投閒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於耳目所接有可以上助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與鹽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然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西舊楮收拾幾盡價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相救內弊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舊於何而減曰當取十七界腐爛甚者

揉而爲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遲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卽新之增也第有利必有害苦於食淡者江西湖南爲甚然救得楮弊則暫時之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豈朝令實然自將軍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而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某前所議浮鹽以爲價愈高則私販愈爭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比見遠禁者魚貫於路深望朝廷思所以爲弭爭之道私牘公文言之詳矣嘗蒙下賜鈞汗以爲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諗今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

則自丞相行之自丞相弛之使天下曉然知賣鹽所以收楮則正大明白孰不愜然心服皆將謂經綸老手所以開闔幹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盛美矣乎江西早禾僅爾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之糴爲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爲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與蘇伯誠書

楊廉

執事爲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洞中見傑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雜以陶李諸人執事分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門共入殊無差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

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爲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燾張洽黃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白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有輕重之失倫哉宋史道學傳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友李燾陳宓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洞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李燾字敬子建昌人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比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嘗爲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昌人朱子守南康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及宋史列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子之門長從黃幹遊知南康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其畧如此冀執事更考而并祀之庶無遺恨不具

上薛侯論寬賦書

熊源

源迂拙無似閉門讀古人書從不敢履州縣之庭非惟處女之戒宜然誠自顧此中有不暇耳乃者水旱洊至民不聊生蒿目鄉鄰不堪流涕終夜廢書而嘆莫可誰何積其愚悃不自己已雖被以濫事之名加以狂惑之罪源不惜也源聞民者官之所養朝廷建官大小相維凡以爲民而已矣古之牧民者其愛之也切其慮之也

周故未荒有備不臨事而張皇當荒有救不仰屋而愁  
嘆天有水旱蝗蝻之災人有賑貸蠲賜之策彼豈不爲  
朝廷惜財用顧區區之費未足易吾本計焉耳及至後  
世則不然平居美衣甘食何者不取之民一旦民以凶  
荒告則曰此天也人如之何是民養官於無事之日官  
棄民於有事之時求之事理夫豈宜然此有識君子之  
所不忍爲也惟我父母岷峨間氣川蜀名儒出宰方州  
人歌名父前年之荒給民以粥常平義穀平價予民則  
可謂有救民之術事平之日招商補買未嘗復擾窮民  
則可謂有養民之心考之往古汲黯發河內之粟富弼

收流散之民不過如是而已父母在側赤子不呼閉目  
哀號其誰引手此源之所以痛哭流涕而欲一言者也  
雖然今日之事有法令限制而不得爲者有機會已過  
而不及爲者如此之類雖言何補惟得爲而尚有可爲  
者則不得不於父母有厚望焉夫財賦者天下之大命  
也朝廷以是爲重務官司以是爲考成統之戶部分之  
藩司責之州縣顧豈一日可緩哉然而取之必有其道  
操之在得其源古今之稱善理財者莫如唐之劉晏晏  
之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考其理財一以愛民爲  
先蓋財必出之於民民必出之於土有民而無土與無

民同有土而無民與無土同故操術有源其源莫先於  
愛民方今之勢穀價不過五錢窮民終朝不飯父棄其  
子兄棄其弟拋荒田里露死饑寒賣女鬻男插標滿市  
稱貸無門典質無物春耕迫矣牛種兩無甚至白晝市  
肆中攫人之貨恬不知恥加之疫癘天行家傳戶染病  
卧滿牀醫藥莫給民富此時如溺於水如熱於火其既  
危且急矣老父母亦耳而目之矣其將往而援之歟抑  
將坐而安之歟有私於父母者曰財賦天下之重務不  
可不急源悉逃亡者法無可加僅存者死亡自待區區  
社保亦窮民中之一民耳其何以堪亦惟有死與逃而

已矣向者民頑日甚逋欠日多父母不得已而設法以  
恥之立賞以勸之宜其感激樂輸矣乃恥之而不知恥  
勸之而不加勸豈曲民之卒不可化哉抑饑寒切膚廉  
恥有不恤耳然則嗚呼而逋欠如故刑重而民氣益衰  
荒其田里罷其職業天雖有秋民復無年逋欠無已日  
矣老父母其何以言後源嘗考之宋有破分之例明有  
民欠之條累朝皆有成規今日豈遂無例維茲舊欠堯  
俞良法可做而行王四十五年應徵錢糧渙發大號一  
則諭以父母愛子之誠一則示以朝廷催科之典力可  
給者俾其麥熟十輸二三不給者概俟秋成就令事勢

牽制萬不可已而別有貯積則權宜代解可也官無他蓄則設法寬民可也父母留心愛物豈致束手無謀變而通之惟此心耳而又假義穀以救其急招遠商以安其心勸富室以通其財則民無官事之擾有朝夕之資得自求牛種盡力耕作稼穡登場之日逃亡戶籍聞風來歸民感更生之德必輸將恐後矣如此上有理財之實下有救荒之仁今銓選慎重守令拊髀循良殿最之餘必蒙顯擢將業與汲富爭流功同劉晏不做老父母其何憚而不爲或曰子言則然矣父母則聽子矣其如藩憲不可何源則謂藩憲不可者毋亦慮官吏之欺詐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五十七

耳今吾父母積其至誠感動上心則今之藩憲猶吾大父母也惡有大父母坐視其子孫之倒懸而不一解者哉必不然矣至於近年以來風俗日壞流品莫分差提欠戶需索多金窮民比酒引類呼朋如此貪利嗜餐之徒抑亦父母清廉之累苟一振而舉之則民受實惠矣鄉曲書生不通當世之務凡所陳說不知可行與否就令可行亦其大畧也伏惟父母體上天好生之心念朝廷建官之意大加裁擇詳審後行以富汲救荒之策立劉晏理財之名而無使豐民之聽命於天焉愚生幸甚萬民幸甚源言狂計拙伏俟罪罰

文

招劍江被溺諸魂文

乾隆十六年清明日

滿岱

天道好生人事多失忠信莫憑坎窞偏密嗟此劍江駛  
流常溢猝遇風濤舟子乏術漂泊西東頓友魚鼈白馬  
津寒黃熊淵濶自昔為然于今尤烈正月下浣渡航盡  
折拯救七人餘沉波澤茫茫平沙悠悠過客孰策之來  
孰叢之棘命也如何莫道人百遺蛻斯尋曰返爾席渺  
渺遊魂如夢初惕不有覺之長夜何極節屆清明我心  
悱惻用設酒醴大招幽宅諄曰短蓬斷兮日落暉魂旌  
搖兮涕零而江流逝兮靡所依杜宇號兮不如歸醉顏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五十八

酌以解愠兮曷歔歔毋為厲以安命兮淡忘機

賦

劍池賦

并序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塗豐城弭楫江渚問埋劍之地  
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  
繇振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為此  
賦云

天地神物

舊志作鬼神今依首志作神物

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沉埋日

多往者紫氣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  
敵國既精感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遇風雨之會尚



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而難測我不自振  
掘之而得雖潛朽壤之中靡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  
之提攜指揮內以靖諸侯外以服四夷爲東序之秘寶  
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佩於台司始謂伸  
於知己終乃屈於不知旣而長鳴玉匣躍入漣漪化鋒  
鏑兮奮迅煥精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  
清漢讐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常棄於茲土  
人載懷而孔悲况乎耶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旣沒作  
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倘存知者誰氏惟人  
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五十九

斗牛間有紫氣賦

陳章

天空原清劍氣方呈始象奪朱之色未知埋玉之情氛  
昏乍歇淮海初平貫牛斗於九霄正當吳分藏鹿盧於  
午夜遠在豐城歷彼歲時聞於躔次雄鋸旣表乎潛感  
靈物日悲乎遐棄增華台室方期獨見之明流彩天階  
乍惑衆人之意思上徹而旣久欲旁求而未遂謂繞樞  
之靈郁郁彌彰想于呂之雲亭亭自異殊祥可驗直質  
不渝委照自歸乎有晉藏鋒若避於亡吳對西揭之星  
望何勞於尹喜臨北走之塞相寧藉於風胡觀其出以  
標奇凝而成象旣蜿蜒而久鬱亦瞳矐而再朗陋日中

之青暈每駐寥空揜天際之緋煙潛通惚恍光而不輝  
昏以爲期漠漠而淪精詎滅昭昭而默識猶疑東方未  
明始訝乎氣之聚也地不愛寶益見乎天將假之仰觀  
列位之中俯叶偃兵之後利刃猶鬱清時幸偶宣精溢  
目乍殷銀漢之留侔色衛身未配金章之綬其象也甚  
殊其明也則逾憤陸沉於江表結一彩於天衢凌夾月  
之霞徘徊碧落透靄空之霧隱映白榆永夕猶存奇光  
尚匿齊効珍之金景鄙如虹之玉色不因槎客之犯如  
遇雷公之識倘觀此以見求冀龍泉之可得

寶劍賦

達奚恂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六十

劍之利者有豐城之寶鏘夫其始也赤山破耶溪涸洪  
鑪洞融金景燭爍雖發揮於人事乃兆朕於天作爾其  
爲狀也鍛霆電明秋水殺氣森映光輝四起歐冶失律  
風胡愕視豈徒決浮雲絕地紀若斯而已矣爾其大運  
回薄陵谷推遷東南地沒不知夫數千百年騰精動地  
直上衝天斗牛之間夜熊熊然異金陵之浮玉氣同寶  
鼎之在汾川本之浮精萃靈剛柔必備明而用晦者君  
子之時義窮而待達者丈夫之志事兼此數德難乎見  
棄知我者寡大賴張公每讀舊史多茲感通不覺毛髮  
盡豎起雷息於胸中迨夫發蒙泉開秘匣文積幽翳上

藏鱗甲磨厲畢兮見文章搖白日兮星煌煌鋒稜可畏  
動人膽表裏分明照眼光黃金裝兮綠龜飾荷提攜兮  
耿霜色豈辱命於洪造冀成能於武力君其試將倚天  
外不日爲君清絕塞苟軍國之用在豈能雌伏於一代

豐城劍賦

過豐城作

陸游

在晉大康觀象者曰夕有異氣見於牛斗之躔時方伐  
吳或曰吳未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排是說之  
不然迨孫皓之嚙璧氣益著而不騫於是雷煥附華之  
說曰是寶劍之精維太阿與龍泉卒之斲獲於豐城之  
獄變化於延平之川世皆以爲是矣千載之後有陸子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六十一

者喟其永嘆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祚之促  
延彼區區之二劍曾何與於上位若吳亡而氣猶見其  
應晉之南遷有識已悲宗廟之邱墟與河洛之腥羶矣  
華不此之是懼方飾智而怙權嗚乎負重名位大吏俛  
仰羣枉之間禍敗不可以旋踵而顧自謂優游以窮年  
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劍豈能救西晉之顛乎  
使華開大公進衆賢徙南風於長門投賈謚於羽淵則  
身名可以俱泰國家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  
煥輩非所責予將酌卮酒賦此以弔吾茂先也

豐水賦

省志悞爲徐鹿卿作

王孝友

豫章古號勾吳附庸自江北以徙建卽南昌而分封漢  
錫以富晉命曰豐梁楚界撫隋復隸洪環困洄洄鎮山  
密密旣燾社於爵列亦要銀於縣公起造物之休息產  
人傑之冲融經學齊緩衣冠魯風仕少宦情俗與古同  
操觚懷鉛莫備形容粵自丹陽啓土長睨中夏命干將  
於吳產資越工於歐冶鑿泰驪以出鋌誅風胡而定價  
發龍淵之新硎與太阿而更霸愕千仞之壁立浩萬折  
之傾瀉驚屑越於兕甲指飛颺於駟駕火精潛闕於吉  
土晉旅瑟縮而退舍武皇築宮以旌異章帝親題而賚  
下何靈物之剗蹟淪古狂而不赦紫氣輪囷而貫斗寒

芒剌奕而爭夜孔章雪鏐於久蟄壯武服之而驚侘始  
丙粲於北岩終耿光乎少華眷天寶之必復賊延平之  
儵化凜冲氣之攸在非見驟而驚乍玩雙鐔之書贊豈  
取次而假借迺若池山濯秀浴日芙蓉眞靈所栖厥惟  
始豐新郭是營永徽僞功江水徑其北曲江滙其東帶  
二水之交流襟三州之長雄洪瀾舞蛟巨隄眠虹下干  
艘之粲白動檣牙之颭紅灌輪輻輳泉貨阜通若夫晚  
瀨無波夕景涵空聽煙外之鳴榔認鷗邊之短篷彷彿  
笠澤依約吳淞睎濠上之游儵亞洞庭之橘宮竦跂前  
聞後觀後躅威鳳巢其高岡鸞雛啐於幽谷窳棲神丹

淵生金粟藥石鏤贊皇之賦寶室快涪翁之讀鼇扉之  
文如在騎省之頌可續詞工長善詩妙羣玉頰墨池以  
心敬斲孝泉而貌肅鄉標長樂里揭長安洲旣霧龍社  
亦歌鸞精行達孝而錫封壽春羈忠而列仙追憲表之  
清風誦少陵之大篇記河西之新幢哦出塞於左賢嗣  
銀筵之遺響證豐碑之瑤鐫或居鄉而化行或啓宇以  
旁延忠厚策勲於讀救信誼成德於同年徇一節而尸  
祝壯九拜而極言偉三稱於郎宿赫再忤於師垣詩矜  
豪於痛飲賦誇雄於會躔續硬語於溪堂悟賞音於平  
川句折良史之奇學富尊經之篇或交臂於射鄉或冠

倫於鬢省仲讜議於鸞巖建遠圖於權茗欽孝著於宰  
木慕廉稱於安定燹妖像之眩俗斥叢祠之干正或垂  
車於五齡或用鉞於百乘裁効牽之絡繹予蠲除之僥  
倖外夙著於模楷內兼優於文行扁華椽於補史勗師  
說於西江咏春還之清詩諷金影之名章議論欲超於  
峨岷種藝或規乎壽張墮謫仙於樊樓精象數於草堂  
書哀至孝之通神卒感仁言而弗忘睇黃墟之高標想  
西陂之逸韻賦巖瀨而軒渠誦顛灘而奮迅慨玉樓之  
感歌弔竹坡之形影揭誠齋之墓表哦水心之篇詠宜  
蠻覲德以心化淫瀨收波而神聽或遵養於宋府或厭

直於儀曹指退軒之奎文問竹坡之詩豪或廉問於兩  
駿或通夢於三刀莫不富水其清猴峯其高位不滿才  
榮未副褒或嘿或言各惟所遭道有升降一人之本薰  
然慈仁告新令尹雷裴顯晉張柳稱唐亦有朱馮可以  
播揚詩稱水部律進奉常或振廩以同食或鞭石而固  
防盱南稱陳臨汝表江返俗習以改紀樂半環而祀王  
贊府景伯專媿有唐非無印曹上坡位楊亦有少僊宋  
劉相望宛其風流膏沐流光巍巍寓公赫赫明府於昭  
大興發揚溥詡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龍山書院賦

以潛見飛躍霖  
雨蒼生爲韻

盛逢瀾

豐城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六十四

訪形勝於吳阜拱嵒嶠之巨瞻步章亥於北隅巨蟄蟻  
之龍潛尾泥蟠於烏土首昂起於山尖老蛤護其爪牙  
一  
新洲滋乃涵淹木扶蘇而繁英森然樹鬣草鬢髮而滋  
茂紛爾飄髯曲江映而百折夭矯狀三停之蜿蜒密嶺  
繞而千岩嶮岼類九似之威嚴青腦浮光雲從霧集金  
潭澄影波靜風恬夫其高聳藍天勝跨赤縣孕鴻包異  
洩秘鑰於斯文毓秀鍾靈聚精華於碩彥爰卜吉而拓  
基乃崇觀而創院巖陁甌錡棟宇上出重霄摧萎崛崎  
樓臺下臨芳甸層岡衡閤閱不殊桂殿蘭宮峻路啓窓  
扉盡入南金東箭地靈人傑含成體而灼爚天寶物華

散成章而隱見則見鷺湖彷彿鹿洞依稀春誦夏絃  
戶發戛銅之響彈琴咏瑟紗窻聞吹竹之徽未止夏氏  
之庭垂照郤窩不窺葉公之牖來儀董闈顯捧鑪銜燭  
之長銀缸夜燦被緋裘白文之裏藜閣煙飛榜額挂疎  
櫺參差頂頭尺木繁星浮遠渡炫耀領下珠璣儼騰起  
而奮迅忽驚是而疑非吾想玉歷回乾春容的皜洪波  
涵湧水泉動而漂流黃甲方張嫩柳舒而繁弱羣葩綻  
而爭妍野獸馴而綽約輕條象雲構映星斗之光芒密  
葉成翠幄環魚鯨之跳躍霞朝升而布錦翱翔武功之  
池霧暮靄而成羅出入蘭陵之郭登臨助乃吟咏遊賞

豐城縣志

卷之三

藝文

六十五

增其駭愕若乃祝融節屆盛暑方臨陽酷烈而蘊隆懸  
天門之火照氣浮蒸而洒潤沛大地以甘霖彩散雲衢  
飛來繞佛壇之側翠乾茁麓潛飲入渭水之深畏波竭  
於海底避雷捕於簷陰迨夫律應清商火流天府烏降  
漢殿紫輦駕王母之雲楓落吳江紅蘂來華山之雨光  
徹疑於見芥蟾窟月明濃香宛若焚涎鄧林桂吐悲凋  
傷於玉露孰知換骨之奇發呼號於金風誰犯逆鱗之  
怒赤虹衝漢安公駕反於仙宮黃舳眠江陶令花開於  
菊浦至於日行北陸事柄乾王寒冽沍凝收斂風雲之  
色陰氣沮泄潛發天地之房白鱗續紛兮殘雪玉爪精

瑩兮曉霜石崖散九色之斑倒懸江碧水筋長五花之  
樹遙映穹蒼洲堵馮隆爰隱形而容與島嶼綿邈乃遁  
跡而徜徉遲驂乘於羣帝列九館於洞羊回眺真蒙歷  
四時之變態曠瞻迢遞森萬狀之搶攘雖然地以人而  
乃勝感觸境而亦生惟茲書院勢踞蒼精非藉三賢之  
遺澤奚留百世之香名今者崇祀俎豆歲事含萌璇室  
窈窕以嫵媚早裕凌雲之客洞房叫壑而幽邃必無暴  
鯁之英爭懷瑾而握瑜競義耨而禮耕志誠慕乎尚友  
情豈奪於塵纓作警枕以勵勤跡希錢氏時長吟而抱  
膝卧類孔明利見在田必興懷於德音講經倚硯應自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六十六

抱夫幽貞吁嗟乎鴻者不逢誰令守宮之長僧繇未遇  
孰點樂安之晴然而杖擲長房應乘化於葛陂劍佩雷  
煥終騰舞於延平層臺冒雲冠指顧彈冠在位飛閣纓  
紅帶轉眸束帶登瀛飛礫起而麗天有待喻糜衝颺陵  
而廻日端賴管城

廣學額碑記

劉乃牧

雍正二年三月朔日

皇上臨靡念海內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  
特命直省督撫會同學臣核查人文最盛之州縣小學改爲  
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與府學等直省大臣恪遵



恩詔檄各州縣據實呈明於是豐邑廩增附生員黃逢年等具呈詞曰爲

聖朝人才日盛大邑泮額宜加頒恩詳請以光文治事竊惟玉種藍田肯吝連城之價珠探滄海烈遺照乘之光此漢家選舉茂才所由隆唐室增廣生員不容緩也豐邑壤接八縣地分九坊自雙劍化龍肇興文運迨九雛隨鳳瑞啟休明在七十八縣中夙號山青水秀環三百餘里內頗稱戶誦家絃徐清正之理學經綸同時如李義山范旂叟之流名賢輩出揭曼碩之文章德行後此若楊月湖雷古和之屬英杰挺生溯恭齋之流風名標鼎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六十七

甲緬朱公之芳躅望重文淵廿有八人壓羣英于同省一科雙解凡再見于先朝况值

昭代文教誕敷才猷蔚起兼逢列憲培養有素士盡可觀雁塔名中魁南宮者惟讓一士鹿鳴宴上捷西江者首冠羣英雖曰玉堂木天之登祇能數符鼎足若夫瓊林杏苑之選寔已踵接泰階故綜闔邑之中應童子試者約二千餘卷而計賢案所錄隸諸生籍者僅一十五人卽云三年兩場爲時無幾然而百難一遇入彀孔艱所以皓首窮經嘆一衿之難得青雲有志阻半壁之未登縱使技擅雕龍因限額而見擯甚至才堪繡虎經屢挫

而改圖情實可矜愛莫能助久欲條陳上請幸逢  
恩詔下頒雪案螢窓咸揚眉而吐氣黃童白叟盡稽首以騰  
歡普天仰

綸紵之音學分三等敝邑極幅員之廣例增五名恭遇師台  
加意作人留心造士倘邀轉詳廣額俾得遊泮璧以採  
芹庶幾上進有階其勉取青紫如拾芥則膠庠永擴魏  
績與羅峰而並高多士銜恩濊澤同劔水而不息矣惟  
時本學牒移邑侯而縣府藩憲遞加看語轉詳雍正三  
年六月三院彙通省宜加之處具 題部議妥復

制曰可豐邑歲科兩試童子因得永照府學例取是役也雖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八

屬豐邑公懇然府駁者凡再司駁者凡三而竭力維持  
始終其事者則黃生逢年甘生良謨熊生易甘生紱盧  
生汲羅生夢龍朱生尙文陸生廷相陸生希瑀等而謨  
呈則又甘生紱也例得并書於戲

殊恩造士史冊增輝破格育才頂祝無既宜勒貞珉用彰盛

典

具呈  
生員

黃逢年

甘源

蔣應卜

李兆黃

袁連城

熊履廷

甘士鐸

熊易

涂奎

朱尙文

李士炆

熊源

盧汲

羅夢龍

毛宇衡

袁潢

黃文選

陸廷相

鄧林鷗

甘良謨

李舟

熊兆鰲

甘紱

李士楫

陸希瑀

楊魁

左之祚

李堡

杜廷棟

吳學炳

熊昌言

毛鳳雛

蔣兆元

萬洪鐸

丁衍

皮文彪

袁有梅

國學生 熊禹鈞

九都學舍記

呂新

九都跨二坊毗連清邑闔三圖人士於二圖溪頭之田中剏立學舍以爲造就後生地謀者曰此地適當三圖之中建學於此凡都之來會而集者近遠適均或又曰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九

不獨此也古之學者必周覽名山大川以擴其目見耳聞然後能繼長增高以成天下後世知名之士此地北枕小阜東滙秀溪西帶豐水澄山羅山峙其南鳳嶺獅山交拱於左右雖無泰岱華嶽之高長江大河之深而有遠山近水槎枒翠嶺澄澈澎湃之勝建學於此必有以爽豁吾人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衆謀既同州司馬楊公琦捐百金以爲之倡都中豪傑有力者皆相與解囊捐產以爲之助計所得銀以兩計者若干錢以緡計者若干田以畝計者若干而創建之費修贍之費一朝而集于是購田二畷累土甃石以爲之基表計得十有



之舍而究無造士之資譬彼任載猶虛車也諸君子既能作事謀始於無學舍地創建學舍則山長之修薪諸生之膏火苟能再購千金之產以爲之繼其亦可以恒足於用而有造於後生小子爲無涯矣吾都士氣民風親遜無與倫比合而謀之量力而捐助之以襄此舉綽如也是則予之所厚望也斯役也經始於乾隆某年月日竣事於某年月日其費約其工完其制可大可久首事者潔己奉公樂捐者慷慨仗義法得勒名珉石與學舍共有千古云是爲記

登櫺山記

楊學澄

乙巳冬暮肩輿過櫺山之麓仰望奇峰嵯峨天半顧謂僕夫曰古先哲之芳踪在焉其將登茲山而景嚮乎僕夫亦解事欣然爰相與拾級而登其峭絕處則舍輿而步陟到上頭已昏黑矣是夜月明如晝環視東北贛撫長河若帶俯瞰附麓之培塿向平地之所謂崇峻者則纍纍若塚竈焉信乎凌絕頂而一覽衆山小矣山祀浮邱王郭三仙洗墨池近在指顧茅茨汗一湫幾成湮沒會屬山僧石築而碣表之時未攜襍被至更闌倦極方與老枯僧同榻二僕則圍爐達曙再攜山童訪桃花巘拜中丞墓及流覽讀書臺舊址而下焉斯可謂欣於所

遇者矣嗟乎欣於所遇天下事有固然耳又豈獨一遊乎哉余生平有山水癖亦有山水緣途遇偶經雖迫忙中一叩一壑必多留戀而况茲山名勝之區且千百年大有人在者乎爰賦二章以紀一時之興併書而爲之誌時乾隆五十年也

桂花相公記

章裕善

桂花相公著靈豐城偶閱隨園雜記明時人以申韓學就豐城幕時邑有盜案株連數人令欲盡置之法相公以爲冤力爭之令不從忿觸桂樹而死嗚呼此其所以爲神也今之業申韓者遇事未嘗不爭爭之不可以爲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二

余心無愧則亦已焉夫偶焉而爭爭而卽已是殆以一爭謝責而居心只爲自全計也天下容有求自全而能全人者乎相公志在全人故爭之也力爭而不聽不忍坐視無辜者駢首就戮以身殉焉或可稍稍挽回宣聖云殺身成仁相公有焉宜其英爽式憑血食不朽也廟在樹後有像

國朝衣冠隨園謂明時人蓋傳聞之悞爾或以姓氏里居不可考爲憾余曰苟仁愛之心足以充塞兩間昭垂千古其英氣皓魄常存不泯祀之曰神可矣何待姓氏里居之傳哉俗傳邑有命案必脫帽几上以爲異是蓋欲官

斯土者毋逞臆見以殺人毋泥救生之說以致死者之  
含冤莫伸也相公之心如此而已矣庚戌秋九月余權  
篆斯土恐後之人以訛傳訛遂湮沒不彰故序其事而  
鐫於石以永垂不朽云

十一月視印於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表

徐鹿卿

近日長安甫祝釐而西去觀風江許誤將指以東來循  
墻莫遂於懇祈入境具宣於寬大俯慚忝竊仰戴生成  
伏念臣空抱古心豈堪世用少遊場屋志一第以爲榮  
壯踐仕塗蔑寸功之自見當路過爲之汲引明時曲示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三

於收羅由彫邑以登朝起祠庭而予郡固未嘗違道干  
譽亦不敢因公病私偶無得罪於軍民安有隨車之老  
稚殆饑渴易爲於飲食非涓埃可益於海山入玷郎闈  
躡陞省闈上恩深厚但知空臆以盡言世論嶮巖必欲  
素癥而洗垢絲毫無此天日臨之置散投閒正尋盟於  
鷗鷺取長捨短忽促駕於騏駟固辭非所以效忠冒進  
又幾於鮮恥莫回遠聽祇拜温綸饑歉頻年曷給馬牛  
之運流離滿野孰鴻雁之居會是么麼可供任使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念臣  
意在愛君忍終加於棄絕察臣才非經世尙粗竭於拙

勤畀以皇華責其後效臣敢不盡忱體國悉力爲民一  
江數千里風寒諫書生之何補九州四十三屬邑庶睿  
澤之周流

疏二

萬壽聖節疏畧

并箴

李啟美

天子聯天下爲一身當合四海以言壽天命人心陛下  
之元氣羣工庶僚陛下之五官九邊百蠻陛下之四體  
財賦軍旅陛下之營衛乃臣伏覩近事如日食星變地  
動血湧蓋接至矣加以東南水旱之後疫癘流行西北  
貧困之民疆場蹂躪人情沟沟朝不謀夕昔人所憂三

空五盡今備有之是陛下元氣尙未完固也代言密勿  
者徒聞中使口傳千里應召者未望九重顏色而陛下  
事出獨斷旨從中降者又令宰臣不得封還部臣不得  
執奏言臣不得論諍是陛下五官尙未疏暢也西賊本  
我士卒近戕督帥拒王命矣邊陲受我帑賞近構逆賊  
謀內犯矣督撫不能制將帥之渙心將帥不能得上卒  
之死力而朝議與邊計又雜爲政而莫可適從蓋肩背  
肘腋無所不病而心手臂指不相爲使是陛下四體尙  
未調適也兵興以來糧餉軍需飛輓絡繹民力已竭加  
賦于下不免剗股啖腹之弊求足于國便有捉衿露肘



之形然而內府金錢陳陳朽積無關軍國徒侈私藏甚且極詘之時復有取盈之舉輸之者竭脂膏積之者爲長物此國家血脉而何爲壅滯一至于此是陛下營衛尙未融洽也往者節奉聖諭深以不能成禮不克視朝爲慙諄切之詞似非獲已想聖體適有未暢力不從心遂至以小恙廢大典以上聖蒙訾議則何不寡欲清心凝和攝性上可與天神相對越下可與臣隣相咏歌內可以動盪精神外可以振聳聽觀矧當四遠畢至之時萬姓嵩呼之日慨然一出周答羣情則又不俟臣言者陛下果何難於此故臣之所以爲萬壽者莫永於宗社

靈長莫榮於中外寧謐莫祥於上下合德莫樂於神氣強固而久視長生之說不與焉臣之所爲必得其壽者敬天法祖則宗社寧修德勤政則遐邇戢釋嫌去疑則上下孚懲忿窒慾則精氣固而導引服食之說不與焉敬陳萬壽四箴以獻其一曰明昭我皇萬邦永賴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帝命難謀民怨滋大幾希敬忽天地否泰勿謂隱微聞於四國勿謂盈成勢將叵測肘腋其咨億兆作慝肅肅雍雍爲民之則篤我高皇受命孔將用戒於逸用虞於荒世德作求不愆不忘繩其祖武俾壽而昌其二曰猗歟先朝明良喜起如元首戴如手足視

罔忌罔疑保終其始其在於今胡弗則企旣曰親臣跡  
復疏之旣曰言路機復塞之彼宜有罪而或翼之此宜  
無罪而或墨之人亦有言君門萬里曾是瞽御希聞帝  
履尙有老成人豈無左右史獨斷深嘗人誰毗倚推腹  
置心賢良共理靡有不效維天子使壽考作人令聞不  
已其三曰於鑠文祖三犁漢庭暨于海邦濯濯厥靈胡  
然至今戎馬生於局不在邊郊而在朝廷毋倚黠徒迄  
可款制鷹伏將擊虎伏將噬毋玩逆寇嬰城自存困獸  
覆車燭火燎原毋輕狡啟島嶼盤桓舐糠及米唇亡齒  
寒我皇勵精修德舞干於萬斯年四海安瀾其四曰皇  
矣主德乃柔乃剛柔克厥覆勿恣勿戕剛克厥斷勿溺  
勿荒訐謨定命咨訊衆亡側身修行因人自鏡木從繩  
則直主從諫則聖偏聽奸生僻愛害成躁怒召戎靡曼  
成傾彝酒滅德黷貨敗名弗念厥紹曷以尊生羣工戾  
止冠裳楚楚四方來賀敦篤其旅皇心樂康庶其臨汝  
帝德罔愆昭格于天壽考維祺天子萬年

乞進覽大學衍義補疏

唐大章

臣惟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大學伏讀御製大誥  
諸書凡作人造士章程皆聖謨睿慮可法可傳聖子神  
孫纂承勿替至於今而祖烈於昭人文代起實太祖始

基之也顧士習世風漸不逮古臣大懼上違祖制下曠官箴負皇上委任至意兢兢夙夜率分教諸臣矢志修復成憲日提撕諸生而磨礪之自恩選廩增附以至俊秀援例列官墻者衆以千計亦皆駸駸嚮風漸就規矩矣然臣所職者大學也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德親民止至善提三綱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分八條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同此學而天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於此學最爲喫緊稍就中得方便可朝施而暮及於天下其效尤甚速而至大故明君必以務學爲急也然拘局於訓詁牽制

於文辭特外望藩籬而咀其糟粕耳旣得諸儒所更互衍繹羽翼聖經者熟讀詳味始知此學之關於政治如登九層之臺而無不見如遊四關之途而無不遍如入五都之市而無不有竊嘗執此學以印證今之時勢覺救時鍼砭無良於此者敬以管窺蠡測之一得恭陳於君父之前皇上試垂聽焉宋儒真德秀有言爲人君者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者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乃取聖經二百五言行爲四十三卷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有誠意正心之要有修身齊家之要書名大學衍義而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我

朝成化間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邱濬復取真氏書而增補之名曰大學衍義補蓋補所闕治平之要也其大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而各一目之中又有目之目焉合二書而觀之真之衍義主於理其義大而簡邱之衍義補主於事其義確而詳大約真氏書嚴於格心畧於議治邱氏書則紀綱法度財賦兵戎禮樂刑政之具犁然燦然碁布星列不煩擬議鑿鑿可行則所以救時之弊者邱氏之書爲尤切也孝廟嘉說其書論

令刊布今固具在御前也皇上日御經筵儒臣首以大學進講其於此書大意亦每互相發明矣然一月之中講之日無幾一日之中講之時無幾皇上雖嘉納而不倦臣下恐陳說之大煩究且掛一漏萬安得盡此書之用乎請於逐日進呈日講中採輯數條并呈御覽皇上深宮燕閒不時披玩其帶有欲叅訂者進講之日詔儒臣造膝開陳務求表裏精粗洞然朗透而後已復於臨御臣工之日揭其會於心欲措之行者與公卿百執事質於大廷裁以宸斷務期設誠而力行之凡時政之所無者以此書補其闕凡時勢之所窮者以此書通其變

是皇上所根於心發於事業本諸身徵諸庶民者莫非此書發見流行之實而學問之功於是爲大矣在廷諸臣感皇上之好學如是勤政如是亦人人爭自濯磨勉圖報效以求不負乎聖明之主是謂元首明股肱良而庶事康隆古極治之象親見於今日矣尙何患天下多事哉方今危黔虺川貴動搖海內忠義之士慮無不枕戈請纓負慷慨澄清之志然所爲畢智慮而贊廟謨者不曰練兵則曰集餉耳臣於此時而獨以學之說進人不怪以爲誕則笑以爲迂然而臣實不敢迂且誕以欺皇上也昔孔子以兵食信三者言政而歸本民信孟

子以天時地利人和談兵而獨重人和是皆萬世之大經大法也豈盡塵飯土羹可爲戲而不可爲食者耶大凡治不因心終屬外假之文事不法古斷無倖成之理自非人主省刑薄稅俾深耕易耨之民興孝弟忠信之行安所得赴義之兵而驅之自非人主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使民皆心君之心急君之急安所得樂輸之餉而用之自非君知將將知兵將相和調士卒豫附安所得節制之師而陳之然則議兵議餉固今日之急務而本聖學以飭時政使兵爲有用之兵餉爲不匱之餉尤今日議兵議餉者之急務也往歲遼廣失事皆繇於

乖氣召變舉世莫不知之乃至今而民懷異心搖惑思  
亂五倫不敝六逆成風不於此時施仁政以固民心倡  
古道而維末俗使天下耳目不亂法守彰明世道將安  
所底止哉臣謂皇上自爲社稷計必先務學而欲學古  
以救時則邱氏書其確可行者也夫貞之大學衍義成  
於宋端平中其君理宗方急戎事而莫能讀至我太祖  
乃命大書而揭之壁間邱之大學衍義補孝宗旣嘉納  
之至皇上復採擇而推行之自是天啟之業將與祖功  
宗德照映後先昔先帝常以堯舜望皇上今乃知果真  
堯舜矣臣一念樸忠勃勃欲發讀書偶得輒敢陳言昔  
人有曝日負暄者輒思以獻於君臣之謂也伏望皇上  
垂日月之照以鑒葵藿擴天地之量以納芻蕘察其本  
末而毅然行之宗社生靈幸甚臣愚幸甚

書二

上李秦公書

揭傒斯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夫  
士志爲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  
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况士之  
志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  
於天下天也無其位無其時道不行於天下亦天也君

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有志於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爲患其信之不篤而欲必於天也從而爲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繫焉而無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之所與不能使天之所不與賢者

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疎戚愛憎厚薄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爲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不能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惟閣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節不以富貴顯榮而改其度尊爲天子之舊學信爲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之士而無一毫疎戚厚薄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於爲國而得人天

下之士莫不喁喁然厲其志修其道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能保其果無遺才耶亦舉其所知倡之於上而已耳僕少貧粗襲祖父業年十五亦卽挾其所有奔走衣食於四方乘驚湍絕峻嶒觸冒乎炎埃雨雪之間或過午而未食或旣夕而猶邁人情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異本末順逆之由蓋備嘗而畢覽之矣至於國家內外之體補偏救弊之術亦嘗求其說而熟慮之矣然未嘗敢以告之人者疏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取詬病焉耳旣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之又無知己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於時不

必由已出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無聞近始因緣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攜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生平寓之目屬之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之人者閣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敢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爲之地以自見其生平之所志萬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修其道垂之簡帙傳之子孫樂夫天之



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敢不求必於天也惟閣下少垂  
察焉俟斯恐懼再拜

答胡汲仲書

揚侯斯

俟斯頓首汲仲公執事俟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泛浮之  
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留於外不  
得朝夕訪問不圖閣大更枉還答又以俗迫雨坐山嶂  
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賢者之待不  
肖不肖之望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苟有忠告則肝  
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挾蒙背若市井塗路之  
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八十三

道之篤智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  
之士至於商畧人物議論風采旁若無人來書有云爲  
衆所推謬當斯文之寄僕竊以爲過矣夫衰周之世文  
武幾墜孔子爲天縱之聖出爲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  
時闢楊墨之縱橫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穢翳開日  
月之光濬巨川益河海之深及其好辯也曰不得已今  
幸與執事居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其  
崩大壞際天所覆莫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  
任畧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

孟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  
且以執事自處爲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  
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爲是言者猶或  
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孔孟大聖  
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  
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爲一則當  
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耶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謂執  
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  
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  
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  
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大小長  
短疏戚華實正僞邈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  
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  
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誇大  
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  
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  
賢不得已者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尙  
欲託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乎僕之才不足以知執

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爲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爲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爲執事之望尙冀致諸實用以幸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游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答李克齋翁書

李 貴

春間舍弟行曾一奉啟竟未嗣上爲罪迺辱承翰惠俯頒端肅拜登曷勝感悚貴譎駁無似翁所知也委以望邑百年未修之志誠非所堪當途諸公徒以其優暇不知其不才而謬使之夙夜祇懼無以塞責惟翁詳教之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八十五

貴賤且愚寧敢專焉承諭地理苦於紀載之難工人物苦於評品之難核翁蓋得史之三昧故二語足爲史標矣茲志草將成貴方圖走力就正未有便盛使至忻躍何如敢不罄其愚今僭定爲紀一以紀邑之沿革表五星野疆域封爵秩官科貢爲上冊志八山川風俗建置學校食貨秩祀溝洫藝文山川倣諸山海經藝文倣諸漢書各名公所著書目及事關一邑文數篇而已是爲中冊列傳爲下冊名宦悉遵文恪公所錄惟增顧尹一人而已以有平難功獨人物傳誠如所云核實甚難也且湖州臨江二名郡人物止一百三十傳吾豐正統十

年以前悉依舊志嘉靖四年以前悉依通志今計之已一百八十傳矣後有當增者又不下數十傳恐不免於繁紊統候尊裁使貴得拳而守若翁道術功烈文章卓越時輩乃古所謂社稷臣者豐之山川猶藉以爲榮貴何有焉憲副公遺行謹錄入湖公高雅貴所夙欽敢不仰承厚德使旋肅此代候請教申怖謝悃臨風無任瞻戀

碑銘二

敕賜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元程鉅夫

延祐五年春二月癸巳朔越三日乙未皇帝御嘉禧殿

豐城縣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八十六

集賢大學士臣陳顥翰林學士承旨臣忽都魯都兒迷失集賢學士臣柳貫等爲臣言故江西儒師揭來成其道德之化仁義之教被於人也深人思之弗忘而名號未有所加封樹未有所表無以勸來者諡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學曰文請諡曰貞文先生賜碑墓道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貞文先生翰林學士承旨鉅夫其爲碑文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書篆三月戊寅傳詔至盱臣鉅夫方養疴田里待盡朝夕不圖聖恩猶慮及臣臣雖委頓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臣謹按揭受氏有三以官楚司揭氏之後以邑漢揭陽侯之後以名漢陽

信侯之後晉魏吳楚之間皆有之唐乾寧中有揭某爲  
袁州刺史居盱水上者爲盱江揭氏居章水上者爲豫  
章揭氏皆宦族先生譚來成字哲夫世居豫章之豐城  
豐城今爲富州云先生孝友篤誠出於天性家貧從諸  
父受學手鈔經史百家讀之年十八爲人師二十三始  
爲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於荷峯之陰荀坡之下授  
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薙草講誦畦間暮則拾薪蘇  
以繼照其配日夜紡績佐之以具婚嫁喪祭存老恤孤  
偶得遺金直可二萬來主名還之年餘八十不肯乘車  
輿意所往卽徒步百里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苟言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八十七

笑雖妻子未嘗見其疾聲厲色情容雖武暴卒卒然遇  
之莫不歛容敬憚其飭身修行必踐其迹安時順事一  
會於理卒之日遠者悲傷痛悼近者朝夕會哭如親父  
兄葬之日送者咸慟哭盡哀行道之人至不忍聞先生  
懷道秉德博問苦學不以貧賤易其樂不以靡薄遷其  
慮動靜有恆俯仰無愧生而人敬之死而人哀之非古  
所謂特立獨行者與嗚呼賢哉臣竊惟處士有諡其來  
遠矣世祖皇帝有天下四十餘載以處士得諡及賜碑  
者自先生始非皇上聖學日熙文德天覆巖穴草萊之  
士雖有仁智烏能被休光承厚澤若此哉以先生之行

謚曰貞文實應諡法廼繫而銘之曰於惟貞文茂敬深醇莫窺其原孰知其津無迎無將囿物之常無喪無得命物之宅渾兮淵淵肅兮融融以是而始以是而終九族漸仁郡士仰德天子命之百世之式

熊與可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內相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八十八

尙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曩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禮門西南出口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

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因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卽以械械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

豐城縣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八十九

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譔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

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尙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啟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縉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

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



爲之銘曰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  
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  
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  
生視此刻文

序八

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

于邵

洪州之爲連帥也舊矣自幽薊外姦加之以師旅十年  
之間爲巨防焉當閩越奧區扼江關重阻旣完且富行  
者如歸遺往之今民大和會故朝廷重於鎮定咨爾宗  
枝勉移獨坐之權實專方面之寄七州奔走而承命一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九十一

都風以在我是以王司議得爲副車况加彼數賢爲之  
助理何憂乎杼軸爲弊何畏乎寇賊不奔歟然則政由  
宇下風馳境上上下下之交理道彰矣良辰歲首薛公敍  
離蒼然霜林墜葉爲聚別怨旣如此歲窮又如此豈長  
年之所獨悲抑同人之所增歎邵史官也歲職在書法  
以中丞宣力王室以司議顧畫幕中予將書之行矣自  
念

周聖任詩序

吳澄

豐城周聖任客於皮南雄之門其議論精悍其辭章俊  
拔予數與語而嘉其能今其子稭其父之文爲一帙而

南雄之子平江判官潛持以示予予讀其文如見其人而歎聖任之不可復作也書此而還藁

豐城洪先生文集序

吳澄

豐城洪先生淵宋鄉貢進士皇元以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養之士之蒙恩鮮或有是自號涿齋翁生端平甲午年八十一而卒既卒之十三年其孫寄示所刻環中集十卷翁天資敏邁少工進士業雖時異科廢猶喜談而不厭接人坦易和厚盎然如春晚耽邵子易學揭先天方圓圖于屋壁扁曰環中得此洗心滌慮固宜高出物表視彼終身沒溺於利欲之海者奚翅相去萬萬哉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九十二

集中論井田論封國皆千載未明之疑而援引該博議論瞻蔚如江漢波瀾滾滾不竭民數氣運二篇玩之再三而不忍釋焉疇昔聚會之時往往造次未嘗共評此等奧義今也撫卷太息而翁不可復作已士之勤苦每患無以傳後不獲與翁並世而觀於其文則翁所學所識大槩亦可知也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節

虞集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

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  
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  
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俟斯所言胡  
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親老疏  
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瀘溪王民瞻送  
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  
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  
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  
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  
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  
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  
以聲名禍福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  
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  
計較於外者也范公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  
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

送熊太古詩序

虞集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  
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傳會之  
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  
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

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  
上豈不盛哉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  
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  
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  
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  
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  
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  
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  
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  
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澹而意深固不足以

逞夫銜鬻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  
抱器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畱  
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  
其辭曰風從閭闔回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  
未來雨雪載遠道下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籍以五色  
纁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歌  
楊氏父子靖忠錄序

邱士毅

自古直臣難矣際興朝權無旁落難於批徑尺之鱗當  
繼世側有伏奸難在射高墉之隼何則明主可以理奪  
卽精誠時與天通彼權奸者投其所忌犯其所必不容

卽或憑震霆而顯加摧折或矯天語而陰肆鐫磨蓋死於嚴主者十二三而死於權奸者恆六七也往弗具論明興當二祖朝寧憂旁落哉旁落之憂吳憐於二正之世正統時闢南宮而還大寶曹石二凶自挾爲何如功哉天子疑其心而不得不賞其功又不能驟削其勢御史瑄率諸臺臣首列其奸攝元惡於目中誦彈文於天上何其壯也二凶不剗刃於公則不已藉非飄風示變宸極震驚公能保首領乎又非天稔其惡二凶卽戮公復能終牖下乎若逆瑾在正德時固非有尺寸功也徒以鷹犬遊戲淫蕩上心狐鼠伎倆潛移大柄簸弄威福

魚肉縉紳不必盡承明旨而監候冗官也詎不知以身嘗瑾何異燎毛哉疏一而再再而三忠憤所激欲罷不能兩膺廷杖道死河陽行道酸辛公固甘之若飴耳要以兩公父子亦有幸有不幸焉坐死而竟不死上監其忠也杖不應死而竟死瑾蔽之明也不死而澤流海甸是謂名與功偕死而骨暴荒原是謂身滅而名不朽一祀於百餘年之前賜額以顯忠也而論功於綱常名教夫豈不偉哉卽今士林誦義高並斗山聖主旌賢炳如日月總之非不幸也已蓋自昔譚豐產者輒稱泉阿夫泉阿雖神物精靈變化何與豐之重輕兩公貞心完節

令當年奸宄銷魂千古英雄生色作述相輝其爲泉阿也  
也大矣嘗試論之直臣之難也曰舉世莫敢言而獨言之  
吉祥亨瑾兇鋒毒焰撓之糜滅此之敢言則誠難耳若  
乃滄滄訛訛人人自以爲神羊爲屈軼藉與三凶並世  
有如兩公幾人聞有以善搏虎自命者高躍大呼所見  
無非虎也一日真虎至而膽落神泣狂奔氣盡耳夫有不  
爲也而後可有爲無亦曰有不言而後可有言也乎甚矣  
哉爲兩公之難也

紀忠錄序

楊惟相

後言建交南無策非也錯置宣慰視南方諸蠻洞尤非

也建交南失策三而論者不及焉交南平不宿兵將一  
遣柳升二數徵黃福還三交南十五列郡大縣數百計  
善後兵必五萬帥元侯中交而撫鎮之如滇南事其令  
兵將威殫仰容萬里則文皇帝颺風之制也柳升始破  
交虜季犛奇羅海上輔晟師實尸之升戰將固無遠畧  
難獨任尙書慶長者而習兵且病然升負宿將數勝驕  
史儀部安固力言之卒以敗儀部及諸大臣死之交人  
亂徵黃福還棄交南實始升輕譟叠敗乃儀部一言已  
窺見終始而以其身殉何壯也往李侍御言吾邑以死  
事聞四臣少司寇附土木褒詔家河陽之難至父子夫

婦并尸貂龍而時論方靡其不著固當獨儀部以盛名  
清朝死國事名卿大夫篇章餞誅紀傳之作相望於簡  
而莫能一申朝議時東里在政府讀所爲儀部墓表敘  
公高素之風及交南事詳而覈謂東里非知公難言也  
東里知公惜其死之莫著竟以有司無文狀可質爲解  
宰相任天下事患不知耳豈有幽冥良友死職下爲宰  
相知患有司哉及觀公死徵黃福宣皇帝難之卒以東  
里議罷然後知往交南役非東里意事以不錄有以也  
公死事二百年餘子孫益熾紳裙章縫之彥拜高資而  
藉厚譽無論河陽卽土木予遺莫敢過而問之予於公  
之寵一章其裔卽公靈其慰諸

豐城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九十七

又爽然釋也禮失而求諸野乃得以清議荷陸公磨節  
之寵一章其裔卽公靈其慰諸

斗間寶氣集序

徐鑒

今天下稱文獻右吾南州自漢孺子以清標邁俗高蹤  
代奮擁臯比而譚性命者清徽甲天下乃風人之業不  
少概見何哉嘗讀王通氏書頗疑其用聲韻之微而輕  
加人以君子小人之目豈風人之旨非真名流茹精性  
命者固不能究和平之蘊與蓋觀雷元亮所次斗間寶  
氣集於是采風吾邑偉矣冠冕泱泱乎南音也夫詩蓋  
人之精神發而爲音者也發於協氣而天地之和應焉

發於嘻氣而天地之變悉焉故詩始於風卒於雅頌變  
於風也虞和之殷周鬯之列國備以極之明興高皇帝  
茂化鴻隆風之始也憲孝之際蒸哉幾和矣嘉隆以來  
鬯哉且幾變矣故頌洪永之詩自朱文恪以下如玉輝  
山如珠媚淵大都詞不甚修而發之以天倪誦成宏之  
詩自楊文恪以下大都詞當於境聲調於耳而色調於  
目頌嘉靖之詩李襄敏獨多沉深淪漣之致餘自王太  
僕以下大都瑰偉雄麗如矢之飲石梁有餘勁焉其衝  
放幻態之所至或衡而擊也或從而決也若虹霞之麗  
天而卷舒也若蒼鷹之摩太空也迄今日家羔雁而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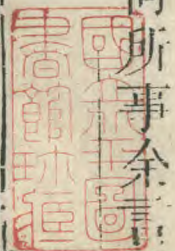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九十六

簪裾文章之士聲馳鹿野辯析龜林破劉柳之涕而舉  
元白之旗蓋洪龐浩衍極矣噫嘻噫嘻是吾邑之風也  
哉夫延津之龍茂先識之斗間非雷令出之終不能飛  
躍獄底今之茂先當誰屬乎千年神物復有元亮氏者  
出而令焜耀人間異哉雷令復生也自今皮藏之母以  
涉延津哉余竊異斗間之氣於吾邑而竟兩收也敬受  
而敘之付諸劄劄氏若夫諸君子接武高躅且沐聖朝  
文明之化性命徽猷南州文獻具在禮有云天下有道  
則行有枝葉夫諸君子自有所以不朽者何所事余請  
而傳余則志夫傳之者之異而已矣





南湖橋記

李裕

余邑城中地勢斜側東南多湖池上自沙月二湖之水  
由陸茄肥株二湖滙於南禪爲大湖復會崔毛二湖水  
出斗門間達於河先朝當南禪崔家二湖之界築土爲  
隄斫木爲橋以通車馬往來我國初復修之歲久隄頽  
橋敝當春夏漲溢人馬涉者多阻溺民甚病焉宰邑者  
坐視弗究宏治十四年九月分守大參王公綸行縣謁  
余於南湖書院視橋傾圯深責有司弗職卽令出帑藏  
羨餘鳩工買石修治之限有期邑侯何公洽奉命惟謹  
日躬課工築土爲臺外傅以石下結一溝泄水臺高一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九

丈橫三丈徑倍之亭構臺上簷牙翬飛高聳湖南道途  
窪者平之覆以沙石遂爲通衢車馬往還無旦夕邑城  
者老欣躍相謂曰匪大參責令之嚴何侯建成之速當  
春夏時吾儕未免涉險安得履此坦途稱頌無已何令  
調湖湘別余請記之余謂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  
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先王之制也近世爲守令  
者多忽之陂障不防於澤舟梁不修於川弗塞不治於  
道者誠有也况橋梁道路國有令典不修者罰茲橋一  
事耳四境內若孫家故縣中溪昌溪諸橋不可數計爲  
侯者克遵令典農隙時躬歷鄉社視川大者航之小者

橋之陂障頽者築之道路低者高之周道如砥行者無  
阻溺不病涉侯之惠大矣豈不感德夫侯於民猶父於  
子侯視民如子則民視侯如父侯視民如草芥則民視  
侯如寇讐理勢必然昔鄭國鑿渠民名之曰鄭國渠陳  
堯佐築隄民名之曰陳公隄吾侯能體民心而於是尤  
加意焉民享其利必有能名渠曰某公渠隄曰某公隄  
以揚侯名於永久因請故爲之書以紀二公肇建斯橋  
始末焉

四川鄉試錄序

李遂

嘉靖辛卯臣遂奉命主四川試事迺道江達漢中歷嶓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

冢之麓睠岷峨之峰溪山迴礴虧蔽日月誠天地之秘  
藏西南之奧區也閱其文則直而不倨曲而不迂疏達  
而有制以博者尙其富相如之遺也以辯者尙其奇子  
雲之緒也以才者尙其氣子瞻之芳矩也莫不競秀呈  
能殊派而同奔齊趾而並驚人曰於山川有助焉錄成  
臣迺作而言曰南之水江漢大焉爾諸士固鍾其秀而  
生者也其亦知所以大乎夫秋雨時至潢汙行潦之水  
襄大陸決陂障夫固莫不能大也然不旋踵而土焉迺  
觀二水之觸岷嶓而出也其源涓涓爾其流汨汨爾然  
而貫洞庭會彭蠡百折而必東注千里猶建瓴也善觀

者不必合流之交而已得朝宗之勢矣詩曰沔彼流水  
朝宗於海言貴其有本也故君子則焉夫本從木從一  
如木之有根幹而枝葉附焉匪以自外來也由中出生  
於心者也自本自根自生自息莫之或禦莫之或益也  
夫人亦孰不有本者而或贅焉凡以不足於己而求益  
於外焉爾藏珠於櫝揮金而入之市曰我將以市珠也  
珠未必得則持其瓦礫以還此不亦大惑矣乎今之學  
者類於是若夫大而有本坎流而不匱則君子之學爾  
諸士之望也吾以是有取於江漢

與縣尹楊明齋書

李貴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一

僕在疚沐歎稠至更拜惠及之不我遐遺高情厚誼良  
用感戢承諭加意丈量極爲善政執事明達之才真實  
之意辦此自有餘裕豐邑多耗豐民望此舉甚久少巖  
吉陽二公嘗與僕論銳意欲行而竟不果以司牧者不  
得如執事力承之也是法行一邑子孫百世之利要在  
委任得人稽察有道執御虛之術嚴欺隱之罰不憚履  
畝之勞而後可不然林林弊冗紛紛訟端亦由此而起  
僕不練於事爲老生常談執事其以僕爲笑乎使旋佈  
此代謝入秋擬得面盡所欲言

引一

聖瑞興謠詩冊引

邱士毅

明初文盛首豫章豐故夙稱才藪甲科蟬聯實足前茅  
寓內萬厯以來豫章稍遜吳越豐亦少絀焉前後邑大  
夫嘉興維新恢拓覺規飭嚴課式人有奮心馮邑侯弓  
間先生以文學宗工倍加冶鑄士益蒸蒸興起幾還曩  
昔盛時閱三年壬戌孟夏遂有瑞芝一本產於文廟殿  
堂前柱礎間蜿蜒盈尺金質玉緣點染如繪累襲如茵  
又如日月初升慶雲明霞迴環映帶洵英物哉蓋芝瑞  
繇來尙矣大都謂王者有道延耆養老則芝草生餌之  
壽可千歲在宋甘泉涵德亦產宮殿中而覺宮聖殿有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零二

之則今爲叛見竊謂古稱延耆養老其人卽名卿碩輔  
命爲三老五更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至足重耳要以厥  
初皆邑里英才念相符而功相藉庸詎知瑞芝之應在  
彼不在此耶且夫庠序則人文攸萃廟堂則神聖儼臨  
如侯學道愛人蔚然雅化揆諸聖靈計當莞爾固誠不  
愛吾道之精華洩爲千載之奇瑞也昔云佳子弟如芝  
蘭玉樹生於庭階侯視邑衿紳承風象指斌斌興起者  
其疇非侯之佳子弟也此之徵應又有較然不爽者矣  
侯旣以其身爲國華行且應王明之瑞焜煌盛代柱礎  
清朝其波及吾邑者侯之餘也豐人士嗣今以往寧惟

克復舊物且光啟新模其爲景耀可勝道哉諸衿紳謂  
盛美不可無述互有詠歌積而成帙今士毅引其端顧  
不知片言有當否

心經註解序

胡學浹

疆土旣殊風俗各異彼此相遇未始不相笑也如西方  
聖人之教流入中國其文字之詭特字不能句句不能  
篇如讀誤書如聽嚙語軋干暗哢漫不了了然其樹業  
標宗各有攸趣使不字解而句釋之下乘鈍根方徘徊  
於點畫之外何由入其中透脫圓悟雲峯霜巔去天一  
握無挾而徑造乃仙人飛躡事豈可望於凡夫此註解

之不可已也般若心經自漢以下一切經獅律虎人天  
龍象發明宗旨宏廣教乘燈燈相續無有漏義洪武初  
宗泐編註太祖高皇帝序而傳之無不字包法界句藏  
刹土密山僧法洗力奉毘尼性希正覺余南中避難歸  
相過慰問乃以心經註相示余讀之如水入水如火入  
火歡然相受無有礙處法洗從余游十數年惟見其趺  
坐蒲團淵然而靜黜然而深毅然而耐劇而忍辱余心折  
之不謂其心手之間大有了悟如此耶余因謂法洗曰  
儒釋兩家同歸一致佛居西方孔子出東魯度陌越阡  
互爲主客未始不可相援而發明也世之亂臣賊子輩

能空生死一切無有罣礙無有恐怖撒手橫行子死孝  
臣死忠又寧至展轉於利害之中甘爲禽獸之行而不  
顧如今日也往見讀西方之書者輒起而擠之今日思  
之真能讀西方之書者未必於吾孔子之教無所助也  
雖然禪宗不立文字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參透  
至此得意忘象神而明之經經皆我註脚又何註解之  
足道哉法洗勉之

題跋二

題斗酒集

吳澄

古豐城有寶劍焉沉鬱地中其氣上通於天光怪四達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百四

至發泄變化乃此地之靈鍾而爲人人之未用世猶劍  
之未出土也故近年往往多能詩之人人負斗酒百篇  
之氣亦其沉鬱於下而光怪之不能自掩者方將百篇  
百篇而復百篇然則何時而已耶其必遇有識者而取  
去進之國相則此光怪陸離於華蟲黼黻之間其不鏗  
戛而和璜琚珎瑤之音乎

跋李宗明詩

吳澄

予在鄉與豐城諸詩人游憲使陳公遠矣若揭養直若  
趙用信若蔡黻胡璉揭俛斯鐵中之錚錚者來京師又  
見李宗明詩胡蔡趙揭伯仲間也豈非猶有龍泉太阿

之餘靈鍾而爲人發而爲詩與何其詩之超超如此哉  
宗明又爲叅政公客晨夕見聞必有出於詩之外子將  
一問焉

賦一

兆啟三洲賦

少年應太守試作

游潛

噫嘻洲乎孰啟而靈也曠浮於澤突負爾阮佳麗賁發  
以奠厥貞炳造物之特異懸氣脉而塊凝擷山川之秀  
爽露牛斗之華晶廓中劇表奔流漱清控閩廣灌揚荆  
五港八汊交吞匯并葱鬱倒蘸落瞰晴嶸沉虹采揚颺  
舩遊星槎流璇衡掀朱崖涵青萍孰連而鰲孰駕而鯨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五

矯矯飛動孰龍而騰孰天空而舞蜃孰風落而播鵬是  
固鱸治方託海嶽告形作奇勝於我所拔文物之張興  
也爰邇伊舍曰豐之城曲磯西走而若挽閭皂北眺兮  
將迎挾槎富以百折跨雩韶而左溯攢青疊碧萬巘齊  
凌廣袤頌落周遭百程壯矣哉四顧若府而之翰之屏  
矣吾見其宏衢敞道大賦十征粼粼瓦甍何千萬楹乃  
畝而作乃厖而氓乃詩禮爾澤而接紫紆青蕃膏浸沃  
長郊大垌文皮野脂園締竹萌林芟石茗山元水瑛土  
瓜芋粟沙鋤蔗餉桑麻粳稂藟葛芝苓羣彙薦育儻儻  
烝烝荷歟休哉若乃采阿毓彩猴驥儲精或挺沈江之

秀或擢鍾山之英或蘊敷崖之壁或屹井岡之楨肆神  
異之默運相應合而肇生誕開其先以兆厥靈炳炳烺  
烺用登大名噫嘻洲乎孰啟而孰靈也方今一元體運  
六合大明乃覲我公來遊來經右驂駟馬朱鑣綠鞞周  
爰諏度以及窮陘植擁腫綏婺媻弟梗崛呼昏僂漸頑  
迪壅至和蒸蒸遂作孚於肸鬻而克著乎元冥敦蹇蹊  
以就緒回阨剝之載亨角激爾靡歸虛反盈于屹于貫  
以宅以寧風氣萃以橐鑰昌運傑以黔羸環郭壯以致  
表籍論采以華榮爰闢人文之朗爰搆科甲之禎是用  
叶夫符讖俾於作而攸徵曠聞見之莫偉躋佳譽於神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六

羸噫嘻洲乎孰啟而孰靈也睠惟小子斥逐怔忡慨芳  
辰之不再慶嘉會以可乘緬前修之逸駕或欲抗而爭  
行鼓長風以待奮亦曷遜於修翎於是投班筆拂終纓  
擊祖楫斫甘營激昂長卿之柱淬礪小范之兵請自効  
於白袍之戰敢奮呼而先登也諱曰聯奎貫璧兮森華  
星排雲振翻兮騰蜚聲將九子兮下來鳴仗雙劍兮橫  
清冷噓五色兮流風霆薄千仞兮軋瑤層揭萬碩兮張  
雲撐高視八極兮吞滄溟恢皇綱兮闡帝紘載揚早麓  
兮於昭化成

辭一



籲天辭 并小序

游 潛

正德乙未夏陽德失亨洪水驟溢左盱汝右章貢奔流交注方吾邑三百里之地匯為巨浸漂沒廬舍蕩廢田穡又三日厥夕風雨暴作驚濤濯空民無壯弱相引以就死者若苴浮而水泛焉不知其幾什百也可勝痛哉潛待朽林下駭視辟易乃仰天而呼之繼以辭

嗚呼皇天兮胡不憖於無告叶悼茲生之不遭兮悵惛  
昏以奚淑蹇淪胥之顛汨兮納九垓於央瀆肆重陰之  
構厲兮乃式罹於斯毒閔融烏以弗耀兮象羸豕而躅  
躅亂驚濤之旬旬兮爰澎湃而交覆蕩宗邱以滅沒兮  
漱虹湍之飛瀑忽豐隆棄靈以下弔兮劃流霆之與礮  
轂鯨喙鰲噓何爭狎而競怪兮軼夭矯以騰逐睨層巒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七

其若浮兮溘川澤而駭矚鬻蓬茆以淵遊兮孰隴畝之  
匪復夕涔涔其淫雨兮黯霽陰之沕穆鞞舊滅之曠汗  
兮孰霏解而盪沃趨捨閉之洞穴兮孰驗漠以颺肅乃  
闖后土以發殺機兮歛蛇龍而起陸躍天光以迴薄兮  
孰掀扶桑而倒浴鼓狂瀾之若奔兮排磅礪以下觸眇  
滉灩之靡極兮絕岐阨於四隩慨絲息之或托兮慘呼  
號於杪木泛桃梗其漉漉兮曷究安於邦族泝鯨令之  
尸殪兮伊胡引世於西蜀假鮒轍而寓言兮詫汪濊于  
海屋沉畫竈以沮渴兮亦何覲乎監河之粟莽白日之  
萎翳兮辰胡來遲而去速嗟笑子其何尤兮邈化讎而

靡穀曾紛咳之胥然兮迹厥底於溪谷迺魄遁而神畔  
兮盍云大命之可續嗚呼天平監下方之維棘兮胡寧  
靳於率育睠藜藿之弗克兮歎浩然而爲歆怒蓐汚淖  
以叢頓兮踣神驤乎廣軸筮豈開闔晦明兮氣化以之  
盈縮升降往來兮方古道而丁乎未復緬妣禹之旣遠  
兮將焉嗣乎舊服殫敷治之罔績兮亦奚載乎橈輦覽  
滔滔者天下之皆是兮曷任流涕而痛哭悵手援之末  
從兮耿慙憤於幽獨爰發音以舒嘯兮敢庸告於司牧

上王相公書

李啟美

不肖以大察待罪未敢晉謁偶有感觸願效狂愚惟老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八

師垂聽焉方今內外臣民所翹首企足責望於政本大  
臣早爲宗社定大計者無踰冊立一事而所喁喁輸誠  
推轂決其必能潛格顯誨以成冊立盛典者亦惟老師  
一人耳卽昨者老師駕未出山眾謂王相公恨不至至  
則以主上信臣發以生平忠讜大事可一言而定必不  
若吳縣公之依回矣及老師行李還朝眾謂王相公不  
患不能爭爭則以必不可奪之大節執必不可緩之大  
典而當未必可回之聖意恐復爲山陰公之忠憤矣乃  
屬者分封命下羣工譁然謂此事始創於內嬖之謀終  
成於老師之手遂主上之失德遺廟社之隱憂羣疑益

滋羣謗頓起不肖至愚亦大不解於此我朝冊立典故  
厯厯可稽東宮原無待嫡之條元子舊無分王之例卽  
世宗朝二王久在藩邸先已兩立皇儲原與今事迥殊  
安得借爲口實而聖諭所引祖訓向止爲皇帝無子兄  
終弟及者言耳奈何突生待嫡之計潛爲凌長之階此  
與掩耳盜鈴何異矧夫中宮之寵未必有加於皇貴妃  
皇長子之愛未必能勝於皇三子而漫云有待其誰信  
之故夫堅執長幼之序雖冊立稍遲元子猶在震位曲  
爲嫡庶之說則三子俱王今上遂無太子矣是東宮爲  
虛位而宮僚爲虛設也有是理哉且昔皇長子之生也

業已昭告郊廟覃恩薄海身負主器之重臣民愛戴之  
久非眾子所敢比擬甚明也一旦出就藩封下與諸王  
同等豈惟大失天下人心恐天地祖宗亦復悵然於此  
舉矣伏讀聖諭云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非不曉然顧使  
中宮而果誕嫡嗣也宗祧幸甚又使中宮而千秋母儀  
也皇長子幸甚萬一事有所不可知機有所不必然則  
嫡可以庶遷子當以母貴舊局旣改今旨正符當此之  
時主上尙有辭以塞在廷諸臣之口老師竟何說以謝  
天下後世之疑哉且聞聖意未決先以密旨下問老師  
老師不於此時極力匡持危詞聳動而徒以遷就依違

之計以保全君臣相得之情如國本何如清議何竊爲  
老師危之聖意難測眾謗易叢誼切門墻不敢不告今  
老師何不婉轉調停披疏陳乞謂臣棄母赴召欲一望  
見天顏便殿平臺幸一召對時則伏蒲引裾痛哭哀求  
謂陛下終不棄臣速當收回分封之命早建儲貳召復  
言官不則元子冊立稍遲但令出閣講學二王出就藩  
邸位號先明庶今可以示天下之無私後可以補日月  
於無過耳昔濮議未定司馬光謂韓琦曰諸公不及此  
時定大計異日禁中夜半出片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  
莫敢違士論避之范仲淹以諫廢后事遠竄富弼上言

朝廷一舉兩失今卽不能復后宜還言者官縉紳稱快  
宋室兩事正足爲今日前車而韓富相業尙不足爲老  
師深願者昔固未能封還詔書今尙可以補綴奏牘東  
隅小失桑榆可收且此皆老師所不難爲老師何難而  
不爲耶若其調停之而不得惟有一爭顯爭之而不得  
唯有一去至此則所謂與天下同其無可奈何歸潔其  
身而已矣然非臣子所願者也如何門生久沐深恩無  
可圖報國事若此敢愛餘生卽欲具疏廷爭又恐負出  
位之罪來好事之譏輒敢披瀝愚衷仰祈茹納倘鼎力  
回天羣疑頓釋使天下謂老師不孤天子殊寵不負出

山初心是國家之大慶亦老師之大榮而門牆之大幸也惟老師亟圖之臨楮不勝懇切悚懼之至

改建雷公腦石隄記

徐清選

章貢挾羣山眾壑之流東西分馳奔騰千餘里至樟樹鎮下而交匯春夏泛漲建瓴而下則豐城受其敝而雷公腦尤當其衝唐宋以來言隄防者土石互建此修則彼圯故歲多水患雷公腦固土隄也當南贛吉袁臨五水會冲外江內湖腹背受敵上游有山名黃金城峙捍西岸逼水東趨下有苦竹洲橫遏江流不啻關其口而扼其吭迴瀾湍激直齧隄根且介於熊坊墻黃埠腦諸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十一

石隄之中漢儒謂右隄強則左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茲隄上緊而下激柔不敵剛欲以一抔之土獨當一面其可得乎道光二年夏四月江水驟漲兼以猛雨盲風鯨掀鼉吼隄身岌岌余急督工搶護露宿風餐凡十餘日心力卒瘁已而風浪愈緊時已夜半兒子宗棫猶增竈以犒夫役希冀倖免毋何隄隕決口成潭深不可測并帶坍上下右隄二十七丈江與湖通汪洋浩渺粘天無壁田園廬墓皆浮沈汨沒於洪濤巨浸中官與民瞠目束手相對雨泣余思修復土隄僅可補苴於一時惟易以石庶稍紓夫民患乃以情馳詳大吏且恐空言

見駁遂躬詣而求之時中丞及藩臬諸憲詰之曰隄易石則費巨非請帑不可而江省無其例可照民糧分派乎曰豐民貧未可也問向用何項曰向用鹽規項下每年幫貼銀一千六百兩經前令興修透借懸款未歸復詰之曰款懸而費重土已難籌奈何石余曰隄工土易而石難土省而石費且石工例有保固令雖愚寧不知所趨避耶惟是令守土者也土不保令失職矣民瘼攸關遑恤其他今茲之請凡以爲民命也於是諸憲咸曰其理直其情真其語摯乃允借項改修分年清款疏入制曰可顧隄基冲陷深至尋丈非實以土則工無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五十二

由施乃日集夫役千六七百名始於六月朔至八月杪而合龍然後甃石興工癸未二月始竣事凡建石隄一百丈隄外建石砌護隄四十三丈有奇以作輔車之依然費有常經工無程限工愈堅則費愈增借款不敷計賠累七千餘緡此固不敢求信於上官求諒於吾民者也亦曰盡令之心盡令之職而已雖輿頌紛至疊來適以重余之愧耳工旣訖爲述斯隄之形勢不得不畧石之由及余之所委曲竭蹶而成之之難如此俾後之言保障者有所攷焉

改建湯家巷接連螺螄街石隄記

徐清選

豐城濱臨大江外隆而內窪孤城斗大惟恃長隄一線以爲衛其東門距江尤逼自漕倉毘連螺螄街湯家巷民廛星布萬瓦鱗次面水倚城聚族而居所恃者七隄耳嘉慶戊寅江漲隄潰基陷成潭前任從原冲口門縮改弓隄曲以取勢蓋主昔人不與水爭之策而退以避其鋒也不知隄縮則水亦逼波迴瀾激汕刷尤甚江水不退灣水更無從宣洩西風奮擊土曷能支道光二年夏四月江湖挾風雨驟至搶護莫及遂與雷公腦先後同潰斯時也城不沒者三板鬪鬪水深數尺縣治大堂行舟居民多奔避層樓或架板度閣高下遷徙晝夜蒼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十三

黃炊烟幾斷令爲汎汎之鳧民作嗷嗷之雁乃亟捐廉載米撫卹兼作餅餌每日乘舟親赴城內外分途散食雖小惠未徧而賴以存活者甚夥易有之糾牀以膚切近災也詩有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豐民之不爲魚者幸也迨水退查勘居民外凡學宮書院倉儲解舍無不垣頽砌圯沙壅泥埋乃捐廉鳩工次第而修復之至隄工尤爲亟亟爰求其所以屢修屢圯之由則堤外淤洲橫亘中流迫水東擊勢駛而銳審形度勢非遷地無以爲良非易轍則後將復覆於是詳請 大吏於老隄原冲口門酌進十數丈較灣隄舊址移出百餘丈易上以

石計隄高二丈二尺長五十七丈五尺又於隄東南角  
另建石隄十餘丈以殺上游水勢江波旣恬民居胥奠  
工始於壬午十月至癸未二月而蒞事借領庫外不能  
報銷者墊賠凡四千餘緡是年夏江漲異常饒九南諸  
郡以災告者踵相接省城 大吏設廠煮賑余捐米千  
石以助蓋亦甚幸豐獨無恙樂得與 大吏共成美舉  
而隄之爲功固 上之賜也民之福也或亦蒼蒼者默  
鑒其苦衷哀其窮而憫其勞不忍重困其民俾斯隄輩  
固未可知也父老子弟喜其室家之獨完請紀其事遂  
質言之俾勒諸石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十四

捐廉改建大巷口石隄記

徐清選

雷公腦下里許曰大巷口固土隄也赴工所必假道于  
茲癸未春江漲冲激隄身坍塌僅存一線余過之居民  
皆環輿呼救遂急募夫運土且護且築民患得以稍紓  
當是時在輿情不過思補苴於一時原未假爲一勞永  
逸之計余詳察其形勢田園比櫛廬墓星羅皆緊依隄  
身以爲命且毘連雷公腦脫有潰決則新工徒勞而罔  
濟實亦險要之區也諺有之勿謂無害其患將大天下  
事狃于晏安墮於因循者何限攷宋淳熙時水齧邑之  
觀港及聶家墻紀事者謂始而簣土可窒吏媮民情弗



究弗度遂至大潰非前車之可鑒者乎中心怛怛思爲未雨之綢繆爰召父老曰吾爲若易土以石若何羣蹠曰固所願也聞新工借項且不敷官安所得費余曰吾捐廉以爲之若何則又曰雷公腦螺螭街官受累深矣何忍更以此累公余歎曰是何民風之淳也雖然繭絲吾不忍爲也保障吾不能爲也而有志焉乃於水退伐石於山取土於阜鳩匠集夫是興是築改建石隄凡高二十二層計長一十六丈有奇與雷公腦螺螭街一律鞏固是役也不以經費煩度支不以力役勞百姓且不以攤賠遺後官閱兩月而告成民皆踴躍色喜曰吾儕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一百十五

小人始願不及此然茲隄舊固土也公捐廉而易以石脫後有興修踵事者且諱石而仍以土告奈何余曰是舉已鳴之上官矣僉曰曷若記諸石信而有徵俾豐民受無窮之賜乎余無以辭之遂書其顛末如此

重修龍頭山三賢祠記

徐清選

從古理學名儒類能植彝教砥頹波爲士民矜式守土者往往卽其遊歷棲息之地創立專祠用誌景仰所以爲維風礪俗計至深遠也豐水東十里有山瞰江形蜿蜒如龍土人厥以龍頭名之上舊有祠曰三賢三賢者新安朱子高安姚雪坡鄉大夫李後林也祀肇前明李

學使崆峒謂朱子以客遊姚以寓李以土著均賢均熟於其地法宜祠且作記永之康熙初何令士錦改書院而所以祠三賢者如故百數十年風雨剝蝕棟折垣頽名蹟幾蕪沒矣余蒞豐心儀三賢屢欲表章爲風俗激勸猥以吏事率無少間茲春邑紳以修復請余亟捐廉倡鄉三老祭酒等各輸貲恐後迺遴日糾工伐石以度以營材取堅毋窳制取樸毋華外爲頭門仍其枋翼以兩廡中講堂再進卽祠三賢所後益以文昌宮上建魁星閣最後復闢棲住持龕斲旣成庖湍悉具工竣在事者請余記余惟朱子揭誠意正心之旨推闡聖教天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十六

下祀之學宮矧杖履經遊所過者化爲立專祠固宜至雪坡以直言去位後林居官抒其忠讜流風餘韻亦足興起百世使人流連愾慕於無窮繼自今登其堂者憑弔典型敬恭桑梓人各求爲不朽之人學各務爲有用之學士風烏得不正民俗又烏得不醇如徒以其地爲遊眺之區俛山川而恣嘯咏非余重祠三先生意也爰書此以諭豐人士

重修文明塔記

徐清選

距城東南十數里故廣豐縣治之右明萬厯間創塔七級卓立雲表曰文明象文治大光也歲久圯其半余守

土之五年邑士夫僉議修葺維省齋萬氏子孫義助金  
千付在事者紀理三月而工成嘗攷塏之名見於內典  
曰浮屠曰窳堵波彼教所稱帝釋瘞佛舍利者是而形  
家謂與學宮相值關一邑文運葺之不容緩是說也姑  
弗深考顧塏剝落百餘年矣豐之人熟視若無覩今一  
旦振作改觀過之者仰而望俯而思繹文明之所由名  
於以振轡高衢垂光虹蜺人文之盛當與前代爭烈茲  
塏之修所激勵又豈毫末萬氏之義舉良不可誣已抑  
嘗試論之士立名爭高第而爲學自務實始余冀豐人  
士之進而益上也又請以塏喻曰當層累以程功毋憑

豐城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百十七

虛以責效

重修朱子訪盛傑士處碑亭記

沙湖濱有洲宋盛溫如先生讀書處卽夙稱盛家洲是  
也先生以理學宗風藏息於此朱子曾三訪之有詩紀  
其事迄今問安樂舊廬猶有存焉者乎嘉慶丁卯篠塘  
李氏昆季捐建考棚購朱夏涂黃四姓基址尙虞窄狹  
盛姓復輸洲地以廣之繼先人成已成物之志亦孝子  
賢孫之所爲也考棚告成前樹屏墻墻外置亭誌載考  
棚記有云亭之旁曰朱子訪盛傑士處余嚮往之迨登  
其亭而亭已瓦碎椽摧頽然欲圯考其榜而榜已風銷

雨蝕蕩然無存人有得失物有興廢所固然耳適先生後裔鹽制置司海觀因繕務久羈粵東今四月歸余以修葺事商海觀欣然樂從惟其塗暨茨惟其塗丹雘郁郁乎煥然一新余復仿諸舊榜作窠書七字并輯朱子暨先生諸詩付之海觀海觀又陷之石因思天下名山佳水每借棟宇爲之點綴畫意詩情步步引人入勝者不知凡幾獨此亭之設一以仰傑士芳徽一以紀文公遺跡希聖希賢悉可於此想其模範問其津梁豈特供逸客之遊觀騷人之吟咏已哉道光四年六月戊戌豐城縣縣丞兼理縣事姚敏德記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十八

徐邑侯德政記

文炳漢

古有司牧養元元匪才之難守爲難亦匪守之難守而能濟以才之爲難范史循吏傳云政畏張急理善烹鮮推忠以及衆瘼自蠲守與才兼濟之謂也巴陵

徐侯湘浦來蒞豐斥竿牘擯苞苴廉能著聲遐邇騰頌允矣才而有守者三載考滿以最入

觀將陟峻階旋任待

簡命邑之人懼 侯擢去失慈父母謀所以永其慕思者相率命漢記漢辭慮涉諛委心諏衆諸父老前而言曰畚揭躬親馮夷威懾屹彼長隄其究安宅鬻序士進而言

曰譽髦濟濟絃誦洋洋釜鍾澤漑儒雅道昌邑紳監諾  
建置者曰文明七級維 侯是立矩矱三賢維 侯是  
瞻備賃耕作之夫謹於外曰縣有都鄙誰則保之塗有  
遺嬰誰則媪之已復翕然同聲曰輩雉堞逾黃革歛甌  
邪無溢額猶爾徵文考獻循古惇史之遺則輿論如  
是其諸古之所謂良吏乎唐陸象先治蒲政尙寬簡吏  
民有罪不輕笞多曉諭遣去宋程灝令晉城度鄉村遠  
近爲保伍俾力役相恤鄉必有校擇子弟教之民社會  
爲立科條旌其善使知勸勉明徐九經尹旬容定賦冊  
勸農桑邑諸利弊興革殆盡之數人皆以經術飾吏治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十九

守而濟之以才者也 侯實心實政厯厯見諸施行殆  
先後媲美焉宏此遠謨必將寅亮天工作

盛世股肱於豐特小試云爾漢久托宇下飭德政謹采其  
要勒諸副墨氏

創建淇湖圍石閘記

萬 驥

南關外淇湖圍袤延二十里許供賦八百石地窪下山  
河二水匯之恃圩爲保障而黃鰭港口舟楫往來之衝  
且縣治委水所洩築之不可不築無以禦外漲先是秋  
汛乃築築旋圯稼數不登民絀於輸納乾隆壬寅上舍  
袁君啟聰計圖萬全慨然始建閘之議衆謀未同不果

歲甲寅賢父母 唐侯蒞豐下車卽勤求水利先其公  
堤繼及私圍淇湖爲諸圍要地 侯訪之悉會紳耆躬  
親履勘循港口息蓋停車言於衆曰是要害處其建立  
石閘啟閉以時蓄洩胥便衆曰是前人志也如費艱何  
侯投鞭可以斷流積羽可以折軸非形勢能然所累之  
數多也今圍內戶不下數千畧錙集銖巨萬不難且一  
日之勞與百年之困孰若爾民毋自怠余司牧當以身  
先之越日 侯捐廉金爲倡會邑紳丁君揆先亦輸百  
金士民應響而集月未半積纍纍然 侯喜曰事成矣  
卽諏吉興工時啟聰之子生員梁兄弟六均好義而多  
才 侯物色分別司輦舉舉勤慎吏李名呈祥者經內  
外費柄察勤惰則巡宰董公九疇主之六朔望工竣隄  
亦加築歲遂有秋嗚呼居官者動言愛民如 侯之實  
惠實政有幾古稱杜召今乃見之矣 驥居圍上津頭唇  
齒共切諸君子屬鐫石志不忘敢以不文銘其遺愛乾  
隆某年某月

楓林聶黃氏義捐龍山書院膏火記 黃希灝

宋初倡道學建書院者遍天下而吾豐龍光書院四方  
至者逾三百人維陳氏一家餼廩之賢哉其尊賢好義  
之心乎邑龍山書院創自明舊籍贍田幾千畝然租息

視歲豐歉歲偶不登諸生膏火或不繼癸未冬 邑父  
母徐湘浦夫子集邑紳議拓克之先是書院之遷楓林  
聶良治捐六百金勦事距今五十六年其季子國學因  
翦之婦黃孀也聞議而忻之不諭於家人慨以六百金  
繼君舅之志於乎義矣夫士期自立豈以膏火爲鼓舞  
而好士者能使不以薪水之供役專壹之志則所以養  
廉靜而勵誦習者固於正誼不謀利之學有曲成於微  
者矣嗟乎黃氏一嫠婦好賢之心如此士負致道之責  
盡能志氣卓越爭自樹立相與以有成式副 賢父母  
培養之盛心豈非大幸也哉敢書之與同志共勉焉聞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五

議之初國何君家駿熊顯濤庠生熊顯學萬承曾氏姪  
國學袞真稔氏之賢而卽以相告因併書之

重建劍匣亭記

姚敏德

劍津在福建延平郡嘉慶庚申夏余隨侍 家嚴宦遊  
閩中路過津旁舟人告以此間有雙龍盤屈於潭下余  
低徊留之不能去因憶晉雷煥令豐城掘獄得石匣藏  
劍二送一與張華華曰此干將也莫耶何爲不至然神  
物終當合耳今旣得雙劍之所在而古匣之存與否恨  
不得至豐城一訪爲可惜也越七年以邑丞來江右又  
十三年補職豐城因得考所云石匣者夫匣有蓋有底

茲之匣蓋存其底失所在或曰底沒於滎塘故池中每歲三月三日池上風雨迷離雙龍歸朝故匣者其卽此底匣與姑勿深論第念劍神物也匣亦神物也世之相隔千有餘歲張華雷煥去而上僊于將莫耶化而爲龍獨留此一匣經兵燹之摧殘城池之遷徙依然無恙於人間安知非造物顯示神迹而不欲終晦耶考匣之顛末先是埋於土窟晉時出諸舊治獄基明代移置今治學宮至我朝嘉慶十一年前令朱始於尊經閣東偏覆之以亭曾幾何時亭遭水圯匣復淪於草莽夫以天生神物旣不獲與砥礪砮丹同登天府徒聽其晦而顯

顯而復晦如此亦良足慨已夏六月余兼理邑篆與諸紳士謀重建相厥故址築高數尺爲亭復其舊觀仍妥匣於中俾遊斯亭者覩匣之爲物窈然以深如人之中藏若虛確乎不拔如人之品望敦重麤而平剛而直如人之大雅在骨不露嶙峋焉以塊然之質爲他山之助將見人材蔚起牛斗之間文光更盛於龍光而謂後之人有不踵而珍之者乎夫然後知神迹之不可輕也夫然後知神迹之不終晦也昔蘇文忠公過石鐘山下以小舟泊絕壁務求石鐘之所由名余於石匣自過劍津後每思一訪不意歷今數十年以風塵末吏相遭於萍



水亦未始非天假之緣以慰吾慕古之懷也故書以爲  
一記

書姚贊府朱子訪盛温如碑記後

熊起鳳

右記刻碑立盛家洲亭上 姚贊府小香所撰也 贊

府性高曠工詩好古所至輒搜訪名賢遺跡任豐政暇  
校刻思賢集重新劍匣亭所表章實與尋常秩四百石  
者距天壤嘗徵 贊府吏豐彊毅敏幹能擔荷艱鉅上  
游劇獄多檄之平反縣輯志書葺城垣築各衝要堤修  
三賢祠暨文明塔廣書院膏火諸盛舉多藉獎諭成厥  
功其嘉惠士民如此于扶植風化豈淺鮮哉今讀所作

碑記闡幽隱之芳懿寓激勸之微權書所稱表厥宅里  
樹之風聲 贊府有焉昔江敦丞丹陽袁粲最爲心折  
三嘗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鳳於贊府亦云

增廣龍山書院膏火記

徐清選

邑龍山書院前令于滄巖造土地也土棲有舍月有課  
程式迄於今弗改辛巳余下車舉課事士空集多可造  
者余命吏覈經費所出則履畝徵息歲止數百金重以  
佃頑糜浩給生童膏火贏無幾又山長多借材異地終  
歲足不履院闈故課日加損余盡然默思所以整飭之  
緣河決方事修築未遑也 比歲工竣幸有秋方欲申前

意會大中丞程頌百金書院邑紳衿僉呈請謂士不餽之豐罔以激厥志師不邑之擇罔以專厥功且舊所輸萊幾區宜丈疇幾頃宜釐未足則廣義助於四鄉其有濟余嘆曰是吾志也允其請先履勘地畝旋列筵集邑士夫籌其事出籍借同寅倡署金若干隨分授俾各署之諸好義者競輸貲數逾萬除支給公務外贏金凡四千有奇促付質庫權子錢歲益生童膏火費復申

王憲却薦函聘鄉先生王臯比月課之法於是乎振作大備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許魯齋曰學以治生爲亟夫無名師而欲造就多士者未之見生不治而欲多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頁十四

士之克承造就亦未之見也豐前代理學名儒彬彬輩出跡其趨步不越桑梓間長斯邑者復設齋舍置學田所以培植人材規畫爲最善茲余旣爲遴師資嚴憚而更廣籌經費少佐朝夕俾得所鼓舞馴至經明而行修安見人材不可復古歟諸生勉乎哉毋剽竊毋雷同各懋爾修純爾習凜雪爾心思期底有成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非獨余不佞與有榮施卽質諸滄巖先生亦庶幾其無憾也已爰爲引其端定課程如右時邑紳夏文蔚夏琮玉黃謨呂克瑞余俊史芳漢黃光浣涂啟元能聯奎能聯璧涂必懋具呈以始其事復與唐鑑

丁揆先葛正茂楊道南文炳漢黃先達涂昌珣余景鰲  
蔣沂丁猷蘅范祥黃光斗黃先玘陳景嘏朱雲漢崔洪  
烈黃元谷傅金鰲楊起鳳余肇甲余景陽鄢華國游雲  
鶚熊聯瑚金光燮熊學海謝彪胡執禮李燮熊駿丁猷  
添唐泰開勸捐以董其成例得併書

逢原書院記

徐清選

古者學校之法主之自上書院則昉於有宋然所稱四  
大者皆守土之吏所經營非民之所自爲也如嶽麓則  
創於知潭州之朱洞石鼓則建於知衡州之劉珙其在  
江西白鹿洞則知江州周述爲之迨朱子知南康軍益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二十五

宏其制故前人謂世徒知明復南軒諸賢講學授學之  
功而不知營齋舍贍生徒非司牧地方有力者不能任  
也逢原書院者豐邑八坊人士所創建而不藉於官者  
也攷諸舊乘豐邑書院多名存而實亡惟龍山爲闔邑  
造土地經費稍歉余嘗倡捐增其膏火矣更思別立精  
舍以儲材力固有所不能母何八坊人士以捐建書院  
請是何勇於好義而樂於育才也哉院建於雄莊之陽  
蟠龍伏虎兩山左環而右抱小華屏峙於其前雙溪匯  
流於其後爲彤家者言咸曰吉有伉其門有覺其楹講  
業有堂游息有所噲正噦寘或虔或聖兩翼具齋舍凡

八十間計可坐生徒百數十人建文昌宮以崇祀事東  
建崇德先達兩祠所以昭典型而志景仰西建尙義報  
功兩祠所以厚風俗而興懦頑庖寢圍漏巨細咸具經  
始於癸未之秋至甲申冬而落成命名逢原以記爲請  
慨自科舉之說興士皆繡鞶悅工篆刻干祿營私以求  
得志於有司其於身心性命之微經世宰物之大久闕  
焉不講矣昔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卽理也韓子  
謂堯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卽此心此理也夫  
非子輿氏之所謂原乎學者誠能專一其心志淬厲其  
神明不凌節而施不半途而廢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

豐城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百廿六

不計功優游饜飫以底於成蘊於中者無窮斯應乎外  
者曲當將處則爲修士出則爲名臣修齊治平一以貫  
之矣今八坊人士而有志於斯將必有葱珩其品圭璋  
其行楨幹其材煥牛斗之光華發山川之靈秀光儒林  
而備 國器者寧徒侈文教之盛而備俊選之升也哉  
或曰是舉也似八坊獨私其鄉者不知此正古黨庠術  
序之遺意於私乎何嫌傳有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吾  
知他坊必有觀感而繼起者鄒魯之風不將復見於今日耶獨  
是守土者未能經營而必待其自爲是則余心之所歎焉爾時

倡捐者

熊業倫 呂忠稷 熊志興 朱世樸 謝國際 謝阜唐  
一 夢謝宗垠 熊承孚 等義可嘉也 并記其名

重修城垣記

徐清選

城者盛也所以盛吾民也傳曰民依於城城依於德蓋以德和民之謂非謂民和而俾塹可勿固也然欲固俾塹先在守土者經營盡善俾費歸實用功不役民乃足資一邑保聚豐控劍水跨堯峯踞省門之上游扼楚粵之要路界連九縣江右一大邑也民所憑依者何而城郭可不完哉縣治自唐遷建明嘉靖間城始甃石規模式廓厥工甚宏無如地濱大江勢窪下河水泛溢城垣半沒洪濤歷年既多坍塌無算余調任初周歷巡閱慨然有補苴之思時方以水患爲憂隄工宜亟於是歲興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二十七

百堵邑慶安瀾害民者除害城者亦除成城之役此其時也檢查檔案業經華前任詳准勸捐修葺因費不齊停工爰與邑紳商摧集腋成裘贊府姚小香共襄其事殘者補之圯者立之伐石運土林林登登者皆厚其儲值而不以煩民迨告成計費千餘緡雉堞樓櫓巋然一新觀者曾不知役之興而工之固有如是也

聖朝仁風遐暨累洽重熙天下一家豈倚城郭爲固而經世域民建制備具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民依於城城依於德豈徒豐邑然哉余自維德薄抱愧于城保障之心所當自盡至樂輸者照例獎賞不没人善悉出

天恩憲德吾何與焉

重修縣治記

徐清選

豐治遷建唐永徽間迄今千有餘載修者廢廢者修不知凡幾幹濟之道有始必有繼故易曰蠱元亨而天下治務在先甲與後甲相須也余以嘉慶庚辰調任茲土至閱公廨坍塌過半擬修葺未遑越壬午馮夷肆虐螺螄街雷公腦等處隄決城內水深七八尺不等風摧浪擊公廨由此益敝其時急於衛民經營隄工賠累巨萬更無餘力兼顛棲止越癸未隄工蕝事始得詳請而墊修之鳩工庀材躬親指畫外而屏牆內而二堂花廳幕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二十八

舍宅門或仍或改斟酌布置惟大堂縮而不伸觀瞻弗壯特爲改建隄前丈餘俾縮者復伸旁衛以墻墻外翼以走廊通科房暖閣後建川堂東西建耳房四間爲值日差宿儀門頭門及兩廊卷房坍塌者朽者一一修補完固如是內外整肅新先甲之所新卽爲後甲之丁寧矣考宋制守令治公廨著爲籍卽覈修廢以差厥選然則公廨之修豈徒取便安已哉嚮明作肅治化於是乎微余德薄能鮮愧無建樹退思審處邑中果無仰屋而嗟者乎未雨綢繆之思益殷殷其無已夫古人身不下堂而邑治有任人任力之分余無德以任人倘好逸惡勞

并力亦不任不幾等公解於逆旅如曰宅已於逸而後  
可任天下之勞此固清廟明堂之器余當以宮牆譬之

望隄閣記

姚志鶴

昔滕子京守巴陵修偃虹隄以捍水歐陽文忠公爲之  
記謂其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甚有利於  
民豐城邑侯 徐湘浦先生巴陵人也其保障豐城也  
亦如滕公之於其鄉具幹濟才而慮於民也深曰豐澤  
國也民以隄爲命無隄是無民也下車以來興利除弊  
善政不絕書而尤以隄工爲先務壬午夏江漲湍激邑  
之雷公腦螺螄街等隄先後告潰舟行屢市民幾爲魚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二十九

亟請於 大吏易土以石而大巷口隄勢岌岌則捐廉  
以修之焦勞動勛賸累盈萬而後措豐民於衽席之上  
厥後鄰郡多被水災而豐慶安瀾其功豈不卓有成效  
昭然而孚於衆志也哉然而 先生之心猶未已以爲  
事敗於忽隳於恃先幾而燭之則易籌未至而備之則  
無患豐之隄吾不能日巡之欲求得而日望之爰於署  
後建高閣審水勢之消長察隄堵之安危其惓惓於隄  
者深且遠矣若夫登高遠眺游目騁懷非先生本意也  
故不嘉名是錫而質名之爲望隄且曰使後之登斯閣  
者顧其名或亦有動於中於是豐人士咸謂先生慮民

之深無異於滕公有合於歐陽子三宜書之旨屬余爲之記余自閩海引退就養於豐之丞舍聞豐之人頌先生之德不衰先生誠無愧滕公矣余於歐陽子何能爲役或藉先生之政以傳其言亦幸甚也遂不辭而爲之記道光甲申嘉平月

復圖記

徐清選

爲治之道惟在順民情而已民之情有公有私有直有罔其公且直者吾順之其私且罔者亦將徇之乎曰吾抑其私且罔者卽以順其公且直者則民氣和而澆風息縣邑以經界定圖以圖編甲其大較也豐邑二坊十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三十

四都三圖康熙間因丁稀糧寡併入十五都一圖當是時去明季擾攘未久創痍未復固一時之權耳 國家重熙累洽休養生息戶慶盈寧民增版籍乾隆中三圖人民請歸原圖而不得十五都一圖之民遂羣相誚詭三圖之民不甘也迨嘉慶中張吉祥等以復圖再請經前宰鄭君詳允撥歸蓋已六年矣毋何一圖之民以其不便假公濟私也遂以私割外圖錢糧變亂版籍與三圖之民相訐控而宰是邑者不暇深究其情乃闔分一圖三六兩甲給三圖之民輪克雖大吏許可而三圖之民仍不服也以爲旣復之而又革之何異狐狸埋之而狐



搯之乎今夫物不平則鳴人有激則奮兩都因戲而成  
隙因釁而成仇在三圖始不過求脫其几俎之危繼亦  
且思逞其爪牙之利理不能伸跡鄰於抗錢糧漕米積  
歲拖欠激使然也至余來豐雀角鼠牙猶齟齬未已余  
察兩都之民慨然曰三圖之民情公而直當順者也一  
圖之民情私而罔不當順者也黃鳥之詩曰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行野之詩曰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聖人錄之以垂戒後世今一圖之民思弱肉  
而強食是不我肯穀是爾不我畜者也三圖之民欲守  
舊以承先是思復我邦族復我邦家者也且前宰之分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三十一

一圖三六兩甲而令三圖輪克獨非割裂變亂乎與其  
分裂一圖而強之使遵何若仍歸三圖而聽其自便又  
何忍聽斯民之相傾相軋相仇相陷禍無已時乎乃備  
牘以撥歸原圖上請 各憲皆報可曰其復之便於是  
十四都三圖之民守其經界之常而安其土宇之舊兩  
造之訟以平向歲之積欠不待催呼早已俯首帖耳而  
輸之官矣夫非本其公直之情以順之者哉余以政關  
疆理故記之以告踵事之君子

溝渠故道記

節

丁逢年

通邑水道西南城內幹流清悉如故至東北幹水則自

治背官濠以抵甘家湖李家湖而甘家湖久成高阜附注

今俗呼在昔通甘湖之幹流附注背山左即今居民蔡氏門

首官溝亦既泯其形迹矣李家湖通大寺園中西隅之

菖蒲湖出寺前之二湖其寺前上湖由不二門之長溝

過大街通馬驛巷為一枝流附注嘉慶二年知縣王曾經開挖幹流則

由寺前上湖通寺前下湖過東禪堂園內出今杜氏園

橫過戴家巷歷張氏園以通上下達湖其下達湖之枝

流又直歷湯氏園內之溝附注實歷夏氏湯氏之園經

街橫過抵夏氏屋內之溝出藍家巷為二枝流幹流則

又由下達湖橫過昔雷今涂之花園附注乾隆年間此園復歸雷氏前

豐城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百五十五

涂後丁之古溝出昔汲今塞古井邊附注嘉慶四年曲雷氏復開此井

尺水溝橫過東禪巷達丁氏宅旁長巷至丁家巷口左

旋入丁家巷內深溝為幹流其枝流直向涂氏石牌坊

抵大街而出其入丁家巷內幹流之水溝紆迴曲折達

涂氏四方湖由學背湖歷腰帶湖通黎氏居住之官壕

出東門溝歷郝家湖以次而繞文廟之襟旋入沙蓮二

湖通青龍橋象牙橋以次歷曾家湖毛家湖匯西南之

水聚斗門闌出城外歷坪港湖此則東北城內水道枝

幹之大略也

甘露賦

王季友一名徵

大曆五年十月十二日甘露降於鐘山內臣採掇以進  
上御太和殿羣臣拜舞稱慶天顏甚怡勅給假一日俾  
卽鐘山而從觀之翌日車駕亦親臨幸焉臣徵謹按老  
聃曰天地相合以成甘露瑞應圖書曰王者德至於天  
則甘露降鵲冠子曰聖德上及太清中及太甯下及萬  
靈則膏露下乃王者太平之應然則斯露之降實國家  
之上瑞聖世之貞符臣徵等目覩盛事親蒙聖恩敢不  
作爲賦以鋪張聖德之萬一惟陛下赦其蕪陋臣徵再  
拜稽首而獻賦曰惟聖神之臨御兮承景運以降興揮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二十三

天戈而撥亂兮沛甘雨以洗兵肇華夏而綱紀兮大一  
統而無外四方續其貢職兮萬國轟而來會躋民生於  
仁壽兮播和氣於隆平宜天地之儲祥兮儼川嶽之效  
靈旣嘉瑞之屢書兮復天乳之明潤御吉占於太史兮  
知體信而達順惟乾坤之訢合兮散元精於軒轅溥華  
滋以凝彩兮仰聖德之格天當白鶴之驚夜兮瑤階湛  
其初溼轉精明以流輝兮鴛瓦爛其厭浥含素液乎貞  
竹兮飛靈津於蒼松燦玉潤之珠連兮恍遐集而水融  
味逾蜜以流甘兮凝如脂而芳潔號天酒之醅美兮配  
神漿之清冽光奪日以璀璨兮氣騰芳而芬霏綴蜜葉

而增固兮睹朝陽其未晞爰採掇以登進兮堆金盤其  
如雪匪瓊屑之乍和兮豈池鹽之初結遂蒙天顏之一  
笑兮召羣臣以同觀儼環珮之鏘鳴兮歷有虞而已遷  
陋漢武之荒唐兮鑿金莖以求仙彼唐室之寡謀兮宜  
叮嗛夫聖誠茲甘露之薦瑞兮垂盛美乎昭代頌曰皇  
德著兮達彼穹蒼仁澤蒸兮甘露瀼瀼和氣磅礴兮委  
祕發祥皇壽齊天兮斯民以康聖子神孫兮萬世永昌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季友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故封畧土宇守在關塞山川邱陵爲之城池天作峭函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二十四

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湖屈盤萬里來東崖  
奔嶺蹙谷抱谿關窟起重險爲秦東門截函夏於闐闕  
鎖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擁六  
合之奧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氏  
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衝此關是時也開門  
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  
江返秦壁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畧斬白  
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  
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諜聆風僊錄則真  
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

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  
國如此其太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  
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  
壑岸化爲谷萬載之後味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  
裔其辭曰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於京姓  
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僊駕長往雄圖  
杳冥於以誌之勒銘巖扃

廣己賦

胡學浹

壬午之秋落名鄉闈買舟章門小溪相依告别友生執  
手歛歔長揖登舟溯流西歸入門呼婦靜掩簾幃蓬首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二十五

伏枕慘憺淒其聞聲忖度謂余心悲起戒家人無遭怒  
罵磯激扁腸有禍則嫁變嗔爲喜煮茗慰藉余乃手爐  
注泉乳飛濤瀉旣啜茗而覆甃復索酒而命竚婦乃酌  
酒而進曰昔師徒敗衄盛氣疾容或擊壺而呼驥或撫  
刀而呼龍悲歌慷慨嘗不知涕泗之何從今胸曠落而  
鮮鬱氣和平而彌冲事非塞翁之馬情豈楚人之弓胡  
昔之戚戚若水泥之沾春絮今之浩浩若貯籜之卷秋  
風耶余乃酌酒而飲之曰子何見之不廣而意之少通  
也余年齒迄于知非兮閱歷少勝而多敗俯仰縱橫兮  
事鮮可而多怪家徒壁立兮不足憂對琴書而稱快忠

孝節俠爲師兮又何計夫蠅營狗苟之孽債煩冤百端  
之全集兮胸中寧足以芥蒂疇昔之夜驥駑雜繫風飄  
雨急巾墊衫溼長簷短篷麋至翔集水深三尺負牆榴  
立龍門洞開循階摸級唱名啗暮隔壁莫入管折兔脫  
燕松鎔汁卷牘狼藉對之於邑或鼓或罷或笑或泣野  
鶴囚笈驚猿驅苙魂散莫收文恥沿襲持三日糧示士  
卒兮謂如遺芥之可拾乃再別而王不悟兮雷轟轟而  
閉蟄慨成宏嘉隆之涓厖兮文章仰墨而被則守高曾  
之規矩兮暗中摸索而可得迄世道之凌夷兮顛倒布  
置夫須眉襲唾餘之陳言兮攜殘羹之腐醜鈞時俊之

詭特兮戲塵土于盤匝千態萬狀以相偵兮五色眩惑  
而莫知心旌搖搖靡薄兮又何辨夫正正與奇奇余成  
童弄筆墨兮擬陟雲路排天閭雙九跳擲飛逝兮敝逢  
掖兮鬢秋霜入戰而入蹶兮寧盡誣夫雙目之無光愧  
余技之未工兮逢生命之不滅友生謂余廩餼秩滿兮  
明經可貢天子之堂詎廣文之青瑣兮寧足究余之行  
藏雞肋之不足味兮爭矜惜於一擲迄進退之失據兮  
始悔資身之無策也玉柱抵鵲鐵難鑄錯檻猿就疲翼  
蠶自縛見客不舞旣笑羊公之鶴別主長嘶寧作白公  
之駱日奮桑榆奕營邊角竇長號願趙兮誤代而營駟

龐眉爲郎兮遘武而噉氣數之去兮夸父莫追事會之  
來兮巢由難却又安見詩書之味甘如飴羗含咀而饒  
嚼也負弩長征執戈前躍騁襄鄧遵河洛覽燕趙之山  
川觀帝都之城郭曳裾侯門作賓參幕磨盾草檄掀髯  
談畧錄發縱指示之功邀卿士大天之爵功名雖殊遭  
逢相若久屈少伸詎同尺蠖所慮者正平氣豪江夏性  
蠶有言不信謂我來謔倚勢憑威欺寒侮弱將搖尾而  
乞憐抑縱鱗而歸壑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焉往而不得  
貧賤而不躬耕以自樂也吁嗟乎鴻振羽儀漸達路兮  
鷓適榆枋飽吭噉兮白雲詩賦聊自喻兮名山姓字永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三十七

終譽兮輕重持權長短審度買璞棄鼠逐麋畧兔如醉  
斯醒如夢斯寤彼未足喜此未足怒汝乃執向者之戚  
戚概今日之浩浩也汝則誤矣婦聞而笑洗琰更酌西  
風入戶北斗倚閣頽然就醉不知近况之搖落

與李巡撫書

李 裕

僕聞古人建大事者必先謀諸心謀諸眾事果可行功  
可必就然後行之無後悔苟心無主聽一人言鹵莽苟  
且爲之勞民傷財事弗成民嗟怨士議起雖悔何及昔  
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爲民稠地窄不能容民自欲遷  
順民之情耳區區小邑固非豐鎬比事勢利害則同吾

邑自唐遷此八百餘年雖當袁贛下流春夏水漲奔激  
湍悍易於崩啣果難修築歷代修者亦累未嘗有一云  
遷者近聞邑隄被水衝壞侯方伯以功大難修欲遷曲  
江吾切思之邑城民居鱗次櫛比不知幾千百家豈曲  
江窄窪之地能容安堵之民不欲遷而強遷之是害之  
民必怨故具疏奏行布政司措置石塊修理不許遷移  
今又聞鄉人言侯執之堅諸公依隨未決此乃不思之  
甚縱用百萬之石可以甃隄若欲遷縣公宇學社俱用  
遷移勞民力費民財豈可以萬計况縣治一遷郭外之  
田盡成湖泊城中之民皆爲魚鱉其利害亦重矣况民

性不可拂也拂民之性灾必逮身閣下素稱明決撫巡  
是邦其責在閣下利害亦繫於閣下宜熟思之不可輕  
忽縣治決不可移煩與鎮守巡按二司諸公計議於無  
碍官錢內會算用石并灰用價若干委官陸續支價買  
用仍委的當官一二員督工修築更煩布按二司巡守  
官往來提督如是則事必成功易完士夫頌之邑民懷  
之豈不愈於遷邑也昔韋丹觀察江西築隄捍江民祠  
之閣下能築吾邑之隄以捍江民居奠安日後豈不懷  
閣下之德而祠之也閣下再思之部中事匆冗臨筆不  
能罄所懷伏惟亮察



重修西倉碑記

胡緒

邑西倉創於西鄉之曲江水次西鄉距邑以江江以左當上流之衝水勢湧激春隄洪漲尤甚 民間餉儲由水道輸邑倉往往有漂溺之患比登岸則又有雇募搬運折耗之虞與夫市民包泊賂賊之苦至南宋乾道始議設西倉自我明永樂迄嘉靖間向有遺址民便輸納者久之無何歷年滋遠修葺罔加厥宇藜蕪漸成荒僻西於是無倉矣隆慶戊辰余叔大司成劍西公以其事白撫院劉公糧道嚴公准鄉民胡憲胡溥等呈移檄所司易舊址拓新基重建焉時亦大率潦草督令該鄉都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三十九

里豎立木庾且也規制未備隘弗殷積摧朽相尋非以圖遠也萬曆壬午余叨授銓部會邑令某以制告而撫院曹公按院賈公並以上高令吳侯廉能薦代焉天子俞其請遂改侯令豐余竊幸曰某是嘗有聲上高者當能爲吾豐造福也暨至果竣潔視身仁明阜物甫及朞月聲譽隆隆起矣鄉民胡馨等復以西倉長溪兩役具呈撫臺蒙允行修濬櫓下侯毅然任爲己責躬度長溪要害刻限疏通考其成於巡宰鄭理乃詣倉集材鳩工易木庾爲磚厰一十八楹楹之貲悉從民糧出派無預公帑民皆欣欣樂輸中爲督儲廳前爲門屏環以甃墉

連費接宇魚翼崇麗西倉又屹然改觀矣維時課章程者前二尹趙君文林今三尹王君鳳韶也董工役者鄉民胡磬胡作涂治等也經始於癸未秋七月報成於八月貲不妄費而功垂成民不知勞而利垂遠其斂糧庾下無涉江漂溺之患則曰此吳公詒我者無募運包泊之憂則又曰此吳公詒我者斯時皆舉手加額以感侯惠行與此倉永永無替矣役竣余弟姪紹綺學遷等皆侯門下士嘉侯績屬余言記其事余謂世所稱廉能吏者簿書慎於稽比爾財賦清於期會爾獄訟詳於鞫讞爾均爲此獵聲華漁顯庸矣其於國儲民瘼則視如荒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四十

畦廢圃之不可復踐如草菅土苴之不容更生此雖廉能足取終不能爲民興利除害未可與古循良並稱侯治豐一切煦嫗休養之政職所可盡力所能爲者靡不備舉今倉庾葺水利通此豈區區簿書類能飾史治者所可同日語哉余記西倉之成因並及濬溪之績益以其政彰明較著者無踰此二役也故概述其事如此侯名達可號安節宜興人萬曆丁丑進士

豐城南館記

徐文弼

吾豐會館創自前朝諸先達經營相度與南新兩館鼎峙於都城之南規制宏壯甲於兩館余庚戌始至京師已漸就傾圯惟巋然一堂猶魯靈光也越歲順郡別駕饒公服松謁選來聚京邸相與籌之擇摧木可用者倚頽牆結屋數椽聊以爲息轍卸裝之所尋別駕綰綬而出余亦南旋厥後經理乏力遂止於一蕘之覆且有鳩性鴉音者踞巢而復毀之致使卧材飄瓦蕩然無復存矣雖鄉中人士公車至止三年一聚數謀善後之策然倚任難得其人類多有始鮮卒迫儀部袁公叔論內擢

居京桑土蓄積預計綢繆旋亦引疾去爲時無幾猝難圖維是豈斯館終無興復之日乎抑亦蹇運之旋轉有待其人耶茲歲之春余謁選赴銓曹適孝廉楊君禹陳至自趙州稱同年友金刺史體健有毅然肩任之議因亟作禮慇懇以成其志會公仲子就職幕寮攜貲詣余謀復館事竊意舊基宏廓工艱而費鉅毋甯先購別宇徐營舊館庶幾興復之有漸也意計允合金公固不惜分其清俸以遂夙願余亦乘需次之暇殫力勸成審適中之區求爽塏之所房室既備几榻兼營招集經商畿內之鄉人擇其愿恪者而命之主掌參定章程標之粉

勝用垂久遠之規自是公車宦轍從風塵勞瘁之餘輒  
有甯宇不致徬徨慮肆間無所依庇也嗟呼人事之舉  
廢氣運之隆替因之吾邑先朝之盛通籍列朝紳者顯  
秩相望百餘年來式微已甚而宅舍之廢敗以形然剝  
極而復時數可憑惟恃鄉人士踴躍奮迅以鼓其發越  
之氣機斯誠轉替而隆之一會也乾隆二十有九年甲  
申歲季春月之朔

馭夷操縱事宜劄子

萬啟心

臣啟心爲敬籌馭夷操縱之宜仰祈

聖鑒採擇事欽惟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四十二

皇上撫蒞華夷視同一體外夷陳訴冤抑特遣大臣查辦凡  
在含生孰不欽服現在夷人駛回粵洋聽令一切開示  
約束尤宜動合機宜前因粵省辦理不善故使該夷借  
以爲辭欲起釁端務協情理一秉至公不可稍示以弱  
在我固不憚于轉移在彼斷不許其要挾倘苟圖速了  
諸務曲從旣虞中國見輕外夷尤虞奸民益欺良善此  
今日馭夷操縱之宜不敢不預爲

皇上敬籌之也臣聞兵可不用不可不備當有事之日尤不  
不令敵疑有厭兵之意喚夷姦巧圖利桀驁不馴其平  
日本非恭順凡生長閩粵者早有厝火積薪之慮一旦

中國嚴禁鴉片彼頓失厚利豈肯甘心因而駛至各洋  
意圖窺伺又借求和爲說以爲能發能收之計

皇上嚴示以守禦之備明導以可轉之機所謂因其計而用  
之不戰而屈人之兵策之上者也臣謂各省守備皆宜  
緩撤且自定海失守之後各海口官兵竭力防堵亦有  
微勞宜仍令督撫核實奏聞酌加獎勵以勸後來蓋啟  
釁之咎在粵于各省無預即粵省啟釁咎在大臣亦于  
出力官兵無預諸官兵等効命行間若因現在粵省查  
辦概置不論未免解體萬一夷情叵測將來何以待之  
故臣謂獎勵戰守與查辦通商兩不相妨此操縱之宜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四十三

一也臣聞夷人皆言粵省繳烟本許給價此次大臣查  
辦仍許給價與否臣不敢知

國家體恤中外商民原不惜此區區之費但事涉外夷動關  
國體萬一我以烟價給還彼反夸示他國謂我畏彼輸幣買  
和將如之何此外遭禁出結恭順名國見彼桀驁者獲  
利豈不反生疑悔易啟效尤臣風聞該夷訴求煙價其  
中原有許給烟價商人意欲該夷先繳數十百箱以爲  
塘塞之計嗣該夷全數呈繳爲價太多伊遂置之不管  
以致該夷紛紛不服果如所聞是商人等始則朦蔽

欵差繼復欺誑外夷此項煙價印應責令賠償但須仍俟該

夷各件遵服之後方得賞給庶幾前次大臣令其繳煙  
此次大臣賞還所值罪坐中間欺弄之人于

國家威信毫無所損既以順該夷求利之私即以儆商人售  
欺之罪此操縱之宜二也臣聞粵省專立洋商原以絕  
冒禁欺詐之弊而商人即無弊不作其家資巨萬皆由  
包庇違禁貨物欺詐中外商夷所得且彼與該夷交通  
日久責令賠償所許煙價多寡自易成言否則彼反串  
通該夷要求需索勢所必至臣謂事定之後許令該夷  
照舊互市尤須嚴立章程責成該商永遠遵守不得再  
有陽奉陰違之事至粵省官之貪侈民之游惰工商之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四十四  
奇袤淫巧皆設法勸導使其革心內奸既清外患自絕  
總之鴉片奉禁

國家之法令始行定海退回夷情之恭順始見甘言不足恃  
當申守備以待之虛聲不足畏當明利害以曉之其夷  
人所訴林鄧各情如果查辦一依約束則前此所辦自  
係過當若陰持兩端多生狡詐則明係反間去其所畏  
不難仍責二人立功圖効蓋中外互市日久弊滋事機  
轉移倍宜持重許之難則從前之弊尙可更張許之易  
則將來之患更無底止臣惟望

皇上德綏威震執兩用中密諭查辦大臣務爲久遠之計勿

存將就了事之見各省海口仍飭督撫加意防守以期有備無患俟粵省查辦定局再議功罪所在臣爲撫馭外夷關係利害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裁謹

奏

疏通水利論

周溯賢

竊惟治豐之政莫先於隄東隄鉅西隄次之余初下車因西隄陳相渡屢患坍塌業已倡修之改築之功雖未竣而事已舉矣東隄逢歲修之月適余值瓜代之期但念三月富城旣未遑補救於此日敢不思詒善策於將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四十五

來緣將籌保東隄之法詳細言之東隄當劍水之衝自大江口至清豐界長八十餘里隄長則保護田廬固多而亦歲有崩決修補之處自唐迄今大役屢興故黃貢士有請開西河之說王文成有苦竹洲移塞之論皆重民保隄之至意也余因公下鄉周覽形勢訪問父老見夫百里長隄外水旣多衝割內水復行壅塞當春夏之交內外泛漲隄屢崩塌因思一禦外洩內之法莫如於內水入江處上下各建一閘使諸水由閘而出以拒外水之強即可免隄腳之衝夫水猶敵也增埽保隄猶築城禦敵也埽增而埽之上下難保亦猶城固而城之前

後受敵也惟遣奇兵出城以擊敵則城安而城之前後亦安建閘即奇兵也以內水衝外水使水勢趨西而東隄自可無患如省外之青山魚尾閘是也且有閘則上下通流日久沙積上下皆洲隄腳自然堅固如小港口之間可徵也今城東之杜家灣者內有深湖外近三洲於此建閘則富水易消而石灘橋一帶不至遇雨即漲淹沒田畝且水流沙壅洲可相連而城以下之隄均可保至熊坊壩上下本豐水入江處今故道已失尋其舊跡挑浚之而建閘則內水通達而孫家渡之沙流入於江不致淤塞田畝且可成乎外洲而城以上之隄亦無尚其體之

重訂龍山書院膏火記

張師亮

豐邑控省垣之會扼五府之下山川鍾毓代有偉人經濟文章標諸國史歲壬戌登賢書者二十八人科名甲於全省文教昌明爲何如耶適余分校後權篆斯邑下車伊始以培育人材爲首務爰課士於龍山書院書院爲滄巖先生所創蓋卽古龍門書院故址也生童翹楚



不乏名流顧廩食膏火之貲缺焉揆厥所由稽之志乘  
昔人所創置學田幾同告朔餼羊名存實亡而存典生  
息之五千七百餘緡兵燹之餘亦屬莫可究結以致講  
庭鞠草絃歌不作非上教化之不先亦時會使然耳正  
籌補葺而堤務放繁刻無暇晷癸亥堤工甫竣適邑  
紳以援照育嬰成案請於錢糧項下每兩抽錢五文爲  
津貼膏火飯食之需垂諸久遠誠善舉也惟每年額征  
重以水旱無常多不中額故不限成數而飭之照年征  
分數按季扣存移呈監院歲終彙冊移縣備查所以杜  
侵漁嚴浮冒也然余更有請者夫治術原於學術學術

原於心術古之人誠正以迄治平無二道也自學術不  
明剽竊餽餉輒近浮夸而無裨實用即空談性命聚訟  
紛呶而亦非聖賢明體達用之學仕與學分若南轅北  
轍途不相合於國計民生庸有濟乎爰定成式每課於  
制藝試帖外加以策論一通以覘諸生之心術學術而  
即可卜異日之治術後之君子或更有以培植而成就  
之使經費常充而課程愈密邑之人士得以處爲名儒  
出爲名臣將邁迹前芳而追踪盛軌不難也是則余之  
厚望爾時監院都昌胡水心泰和劉小笏兩學博倡議  
者邑孝廉文君炳漢周君泰禧而董其事者則雷生炳

離文生奉璋也爰叙顛末而泐諸石

鳳山書院記

王明璠

豐城故有龍山書院有司歲課士於此邑西南百里許  
係二坊道遠來艱乃即其鄉建鳳山書院經始於道光  
中有田有廬規制粗定洎咸豐甲寅前宰蔡少彭觀察  
始爲延師教讀中更兵燹而止同治七年余來宰斯邑  
楊君春臺以是爲請余乃出廉俸爲倡再延山長主講  
席鄉人士以次續捐得錢若干繕俶社倉法息其穀備  
士子膏火而山長修脯資出於官歲以爲常余嘗至其  
地見夫前重岡後列巘清流左右映帶平楚升其堂則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四十八

講肄有所庖湍必潔每當天晴雨霽縱望遠峯巒岿萬  
笏朝拱嵐光雲影新翠一色豁然開朗氣象萬千此誠  
讀書之勝境也或者曰書院之制多在通都大邑茲於  
鄉僻何居余謂不然江右之書院莫大於鷺湖鹿洞夫  
非皆在於鄉乎而又何疑於鳳山耶昔者陸子與朱子  
會講於鹿洞特揭君子喻義一章示人其所以判君子  
小人而發義利之辨者至矣自世教不明趨向日下士  
或背義而規利試校之等升斗之餼往往各存倖心或  
勦說雷同以期弋獲又其甚者不難以大學諸生之勢  
隱獵夫賦斂訟獄之繁而先王立學教士之本意蕩然

無復有幾希之存蓋錢刀之氣盛而詩書之澤衰矣有心者怒焉傷之至謂書院爲可有可無之物此庸非士君子所羞而爲民牧者之所大懼也哉今

聖天子在上士之涵濡德澤有年矣况豐城爲文物之邦二坊又士秀民質風俗猶爲近古乎鄉先生偉然興起創置闢剗以鳳山而宮之教習其子弟使入此室者痛怛乎習俗之錮一以大道爲歸且皆讀有用之書而無負先聖先賢之訓則國家菁莪棫樸之盛胥於是乎基豈第曰藏書之精舍云爾哉諸生勉之余不佞將拭目以俟爲都人士慶教化之成也夫時專建文昌宮者曾廷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四十九

梁捐千金者曾廷楹捐五百四千金者辛勤易振瑱捐百金兼董修出力者曾沆熊立德例得併書同治七年戊辰冬月之吉

于家洲義渡記

唐先霖

邑西關行三十里大河橫阻廣十餘丈其東爲朱家埠西爲于家洲地當孔道往來如織舊有義渡燬於兵附近居民以小舟濟然僅容兩三人且遲滯每遇風雨寒暑兩岸露立以待疲乏顛蹶不能支爭渡則不免覆溺之患邑謝君繼明家中貲好善不倦有古人風稔其狀惻然不忍爲建蓬厰一造舟三捐市店二以歲租爲脩

治舟楫費另輸金二千存息供船丁食前任爲免埠頭  
徭役俾無他日累復以其事詳諸大府予下車後適奉  
中丞行知深爲嘉尙額其廬曰好善樂施當飭其祇領  
懸挂邦人榮之時纂修邑志董事屬予爲記予竊見夫  
世俗之偷也坐擁厚資祇知爲子孫計而於施予之際  
齷齪不能無吝色求所謂慕德行義者不可概見謝君  
此舉誠可以勸且可以傳矣是爲記

矜濟堂義塚記

阮克俊

義塚之設何自昉乎昉於西伯澤及枯骨也豐邑連年  
水患沿河古墓每多沖塌一經水退骸骨暴露實堪憫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五十

側此義塚所以不容不設也南豐職員聶邦珉勸其東  
餘干職員張敦裕捐費五十餘金以爲掩埋費葉前縣  
與署友湊成百金嗣因遺骸愈多兼有浮屍路斃捐費  
不敷本邑紳士職員范時傑 封職陸光誥職員陸運  
枏增生李培本附生李嘉植監生廖展繩等復倡首捐  
費置買義塚地基除泐石開費外實餘叁百五十金發  
交各典生息以爲收埋經費立有善後章程此數君者  
皆出於不忍之心也額曰矜濟堂是由一念矜恤而施  
濟也西伯澤及枯骨建斯舉者其尙知體此意歟是爲

記

移建大港口普濟橋記

劉于濤

予觀千古之士尙志而已志者氣之帥一行之成一事之舉出之以精思厚力而與爲終始者固非斯志斯氣之鼓舞堅持於不敗矧繼志述事之大濟人利物之難非肩一心中無貳幾何其不歷久而渝也涂君廷選三昆弟移建普濟橋予竊歎其有志焉涂豐人也豐之爲邑右盱汝而左章貢兩河夾流至會城折旋而趨以分注於敷淺原豐北之壤有地曰大江口一橫渠四水襟帶彼漲則溢此盈亦注故雖支港而泓浸深焉抑聞粵之孔道出焉舊有橋曰普濟乾隆三十七年臬使楊邑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五十一

令于董邑紳毛所倡指而成者橋圯於咸豐八年歷三載無籌及者旅人病厲揭久之予時視師饒州函致邑紳議修復捐貲千金以倡將召役度地涂旁觀感動問費幾何或以鉅萬告慨然曰橋豐邑地也顧可勞劉公且先人有遺命敢棄諸時裨將萬提軍立松友人萬牧光絢往勸介來謁悉其家僅中人產而甚好義果言行重然諾予優以禮之牒催豐令禁侵擾揭示工所而蠲所稅木石於征商旣始事命仲弟燿季弟若燦督治殊亟俄髮逆自樟竄至徒役駭走諸生燿遂困賊中賊日夕索銀燿曰建橋費現存局中者被掠已盡外客賦

寄歸今必劫我殺我使我兄弟不克承先志而死目不  
瞑矣曾義之耀出其兄弟益信善可爲也而志益篤雖  
橋之就而圯圯而更築者六七作選等義形於色不避  
鉅艱眾議沸騰攘袂奮臂不以僨事適予以築官湖墉  
經其地有以橋圯故遮而訴之者執而罪之者予曰若  
是則善不可爲矣夫人至捐財力忘患難孜孜焉以急  
夫一事雖或過舉宜共諒之非其過而困折之可乎因  
力白於眾而解選兄弟德予甚竭力興築歲十稔始告  
成焉嗟夫以二三人之力謀千萬人所共之憂以一念  
感觸之誠閱歲時而勿替亦旣難矣而又中慙危禍數  
數耗亡志苟少移必不能成此巨舉乃選兄弟始發於  
誠繼堅於忍而終於克濟執德信道志如斯矣吾獨怪  
夫斯橋旣圯蹇而涉者航而濟者輦者負者日不知其  
凡幾而獨有待於廷選兄弟之移建聿觀厥成古愚公  
之移山不過是耳橋始於咸豐十年成於同治八年前  
後耗費數萬金工役以億萬計量之長得十二丈有奇  
廣丈有五下通三甕自址迄石欄高三丈有奇南擺長  
十八丈北三十一丈兩頭蹬道各三十六級予目觀之  
心喜觀其成故詳記以昭來者

楓林橋記

呂光煥

徒杠輿梁王政首重然第宜於西北高原之地耳非可  
槩於東南也吾豐於江右爲澤國而吾鄉又爲瀦水之  
區人烟所聚溪流環之雨雪昏夜問渡爲難好義者於  
四達孔道截流架爲板橋行旅稱便蓋無慮數百處矣  
顧板橋之費較廉於石而爲時僅支十稔中間尙須歷  
年小補乃保無虞距城西十里而遙濱溪有楓林橋尤  
各村入城總滙之途每日轍跡交錯入冬則輦粟輸將  
者晝夜不舍故橋之朽也較易而修也更急歲乙酉橋  
已將圯丙戌尤甚而費用不貲嚙歛無術合鄉皇皇有  
孫君景倫何君柬之熊君尙賢何君馭周聶君兼山因

商之聶母黃太孺人成茲義舉并謀爲久遠計乃捐白  
金五百兩約以二百數十兩爲今歲修費餘交質庫歲  
收子金累數年之息可敷一次修橋之用從此生生不  
已雖數千百年亦有恃而不恐此其功爲何如鉅而意  
爲何如深乎夫世不乏富戶富戶亦不乏善緣彼演戲  
劇建齋醮使僧俗雜遛糜無益之財而反貽害者其愚  
妄固不足論卽剏寺觀脩浮屠假象教以希冥福而福  
終不可知孰若此利濟億萬人垂貽千百世之其益無  
方降祥必不爽者之功德乃爲不朽也耶孺人之從善  
如流爲可欽而諸君子之與人爲善均鄉里所倚爲長

城者矣予故樂得而紀其顛末如此孺人令先夫子名  
因翥字翔遠楓溪國學生於道光二年卒遺命義舉甚  
多前志已詳此又其一善云

重修城隍廟碑記

文炳漢

凡神之載在祀典者必崇其闕觀峻其閤閣翼其廊廡  
飾其臺榭固其垣墉然後可以壯觀瞻而妥靈爽按邑

郭

城隍廟建自明洪武初之林尹弼正德間吳尹嘉聰因燬  
重建嘉靖間曹尹大川復修

國朝康熙十二年薛尹景瑩重修嘉慶十三年鄭尹塏復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五十四

集闔邑人士增修之規制較前頗稱鉅麗距今數十載  
而黜者剝堊者蝕雕鏤者亦垂朽敝矣住持謀之邑紳  
耆有事修葺未果也去歲馮夷告災藩堵傾圮旅楹松  
桷漸有瓦解之虞邑士夫集議以爲貲釀則難猝辦期  
紓則易就摧是非有大力者出而仔肩之事將曷濟於  
時陸君獨嘖然起曰見義不爲非夫也况茲廟爲一邑  
瞻仰失所憑依神其痾乎給貲用予任之勤省試諸君  
共襄之可乎僉曰諾迺尅日糾工庀材伐石邪許聲沸  
樸斲工殫未幾而藩衛嵯峨庭宇翬革矣報賽之伶榭  
亦視昔而加華煥矣計廟外繚垣高若干丈衡若干丈



兩廊曼迴若干丈殿宇深廣若干楹堅緻熒煌震耀心目而取給之費計用五六百金皆陸君獨任而兼綜之吁信難能已而吾尤爲陸君難者大凡一邑公務捐貲者勞未必親宣勞者費或難裕獨君於是役植板幹程土物略基址儲器用皆躬自購求預其規方均其位置而漑餼梓人又有贏無縮有渥無苛俾執事者忭躍以趨赴故人不勞而事興時不稽而績奏於焉咏樾閑歌枚實其於祀典亦大有光矣功經始於道光乙未之仲春落成於孟夏張邑侯命余記其事余謂是誠不可以無記也記諸石以旌陸君之好義尤以風將來之勇於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五十五

爲義者陸君名光榮

誥封奉直大夫書丹則安徽大湖進士前知本邑事王君名之道篆額則拔貢楊君道南監工則葛君正茂余君俊范君時傑夏君雲峰崔君立先黃君先達黃君先玘唐君泰開夏君文蔚丁君人偉蔣君元甲涂君賢錫例得并書

重修儒學記

胡蘇亭

豐邑川原雄秀賢豪蔚興自宋元迄

國朝科甲冠南郡所屬其間名臣大儒聯鑣接踵焜耀史乘尙論文獻者歸焉邇來士大夫敦崇本實不爭利不

爭名獨於義爭之力他邑有大興作雖官若紳竭力勸  
勉猶或旁行斜睨望望然去惟豐之人赴義若渴轉以  
躬不與爲憾必分工共任乃已則嘗於前後重修  
文廟有以知其梗概也

今上御極之元年亭司鐸來豐以釋菜禮謁

先聖先賢見棟折垣頽階以下荆榛滿焉瞻眺欷歔者久之  
時寇未靖議修不果三年倉背隄決益傾圯諸生進曰  
是距前兩修僅一紀有奇耳道光丙午萬君時若向榮  
昆仲偕姪啟琛合捐修大成殿殿旁兩廊始覆五色磁  
瓦丹墀甃以石露臺置三面石扶欄後繚以垣費五千  
餘緡兩廡爲周君運鯤勸捐修黌墻爲辛君運泰捐修  
各費數百緡先是萬姓擬獨任其事周君等爭之迺分  
修越九年咸豐乙卯風雨剝蝕浸無以妥

神靈而肅瞻拜徐君傳冕傅君大章文君炳漢周君文鳳周  
君運鯤徐君維縉鄴君授琳謀修之分勸有力者飲助  
咸題捐恐後數月得八千餘緡公舉邱君晴雲督工司  
出納爲殿爲廡爲樓閣次第改作堅者仍之朽者易之  
旋以粵寇犯邑城匠氏逃散遂中輟是役也工未竣捐  
止半收邱君墊百餘緡亦罔所責償然向之踴躍樂輸  
壹似重有爭者今陽侯肆虐衝齧若是革故而鼎新之

卽前準後易耳公其下教爲之倡亭唯唯亟商諸張  
侯師亮侯以工大費鉅非勸捐合修不可議甫定各坊  
士紳麇至以分修爭侯曰諸君子旣共相擔荷予曷以  
固執爲哉其各事厥事侯迺捐俸三百緡修後圍墻以  
經其始自是量工屬役接時並興大成殿及神龕露臺  
爲城內陸君如照一坊朱君式銜五坊萬君啟莊各倡  
勸本族合修兩廊及尊經閣爲五坊王君亮李君福亨  
李君增籌勸捐修正學祠又爲李君福亨捐修雨廡爲  
七坊周君泰禧勸捐修崇聖殿及忠義孝弟祠爲二坊  
劉君笏張君炳照劉君士俊勸捐修明倫堂爲涂君昌璘  
昌珣昆仲捐修魁星閣爲八坊公捐修名宦祠鄉賢祠  
爲九坊公捐修大成門及文昌宮爲四坊范君思樂余  
君士拔甘君樹垣熊君景芬勸捐修泮池及池畔石坪  
爲三坊杜君揚文君炳沅勸捐修江山秀傑樓爲劉一  
宗捐修劍匣亭爲六坊公捐修巒墻仍爲辛君運泰捐  
修石鼓六爲黃塘鄒中和英和昆仲捐修均遵

禮部所頒制樸斲之後丹艧攸暨輝煌壯麗較昔有加閱  
一載告成共費萬餘緡無何庚午二月大雨雹大成殿  
脊折瓦飄墮滲漏漫漶頽改舊觀各坊又爭派貲公修  
費二千餘緡工乃大備蓋自丙午迄今凡四修矣屢廢

屢興心力交瘁是不可不聞於後以期不朽況夫學校者人才所由萃人才者治績所由彰我

朝文教覃敷明良交慶部寺之尊比烈夔龍守令之選匹休召杜推求原本孰非學校所培養今豐於學校之修亭所聞既爭之若是亭所見又爭之若是想見薦紳之家富厚之族仰承

昭代之雅化恪遵

大聖之至教平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一於義是趨而罔敢隕越不然胡他人所互相推諉者而必羣起而爭之哉異日者踰踰濟濟抒其所蘊蓄以黼黻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五十八

休明必有名臣大儒聯鑣接踵與鄉先輩遙相輝映固非獨掇魏科躋高位朱紫駢闐照耀里閭已也於是乎記

豐城新館記

徐傳寬

吾豐於江石爲望邑京師有東南兩會館由來舊矣東館以寓公車及謁選者而以南館之租貲爲修葺暨各經費余自辛丑計偕從鄉先生後習見之今治化日隆文風日盛同治紀元之初登賢書者二十人春闈幾無下榻所同人思有以廣之未遑也先是邑人蔡君廷翰以京塘期滿將鬻其宅地適在南館之西時傅君大章官銓曹設措二百金典作公業嗣因吾縣報銷局諸董

事郵寄三百金遂購爲會館復益以四百金爰偕水部  
熊君煥京塘李君時倫量度鳩工缺者補圮者修門舍  
廳房稍更舊制凡屋二十餘間顏曰豐城新館由是邑  
人士赴京者無虞徧處矣辛未冬余自浙運饟入都卽  
寓是館暇日傳君出簿書述顛末併示以東館隙地添  
屋數間南館買東隣地造屋兩間又於細米廠義園之  
南添購地基一片培厚加高共若干費是皆置新館後  
以次商爲者余不禁躍然起也夫古今事業善作者必  
善成可大者必可久非在籍諸君之好義不能集是貲  
非在京諸君之勤公不能成是舉際中興之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五十九

國運觀蔚起之人文尤望於後之諸君子相與承舊業而  
愈擴新圖也至一切契約條規捐貲用款將以彙列館  
志茲不備及云

小港閘記

萬時若

小港豐邑下游支河也東岸長隄惟此獨缺每春漲外  
水洶湧直入衝齧東西圍俱潰數十里淪爲澤國民苦  
之久矣自嘉慶六年修隄堵支河引豐富諸內水循中  
州楓口古道由大江口出民困以蘇十六年隄決水患  
較前尤甚歲比不登流亡載道生員任湘萬履吉等以  
非修隄無以禦氾濫非建閘無以助宣洩觀述情形上

請中丞陳公鑾委郡伯張公寅司馬史公麟善嗣委藩  
憲李公思繹先後詣勘僉謂宜如所請詳覆中丞以工  
大費鉅擬官民捐辦事歲請獎具題奉

旨依議於是乃築復土隄中建石閘閘分三甕甕各寬八尺  
有奇深一丈三尺有奇設閘夫專司啟閉水漲閉板禦  
外水水殺啟板洩內水至亢旱則又閉板儲水資灌溉  
是役也條示章程倡捐廉俸郡伯張公寅之力尤多經  
辦則邑侯王公之道張公師吉陳公繼思程公燦策姚  
公敏德督工則司馬吳公鳴鳳貳尹楊公勝桂王公暉  
吉司訓應公奎巡司沈公圻咸同心協力以襄厥事經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六十

始於道光十六年冬竣於十九年夏計費四萬緡蒙  
恩給予議敘有差自要工告成迄今三十餘載變窪澤爲膏  
腴矣惟善後經費尙爲闕然蓋閘當怒流更迭啟閉閱  
時旣久傾陷可虞歷經賢父母捐俸補修十餘次張公  
師亮又以閘旁新生洲地租貲詳請爲歲修費雖未必  
遂數要亦垂久遠之一道也尤望官斯土者殷保全賦  
命之心生是鄉者切綢繆桑梓之計庶閘隄可以永固  
而利賴無窮矣

荷湖育嬰會記

李庚

江右屬揚州域考周禮職方氏其民三男五女女多於

男自古已然故貧薄無力之家慮畜養無貲遣嫁無具  
舉女者間忍而溺焉雖通都大邑不免而窮鄉僻壤可  
知已余居豐之劍池鄉去縣治七十里土磽确而俗儉  
樸溺女之風尤甚查舊志前明坊紳黃憲與姪鏞於十  
八都二圖北坑譚家等處地方購田數十畝爲育嬰會  
時移勢易紀理乏人頑佃往往負租歲入無幾僅存虛  
名而已余竊痛嬰媿之甫獲其生而旋入於死也曾梓  
好生編以示勸戒并思舉舊會而擴充之奈家貧力薄  
不克捐重貲爲之倡燈炮酒闌輒呼負負歲乙丑公車  
南旋抵樊城有自故鄉來者謂荷湖諸君倡立育嬰會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六十一

余二子亦與其役余竊幸其有是舉而又恐其未必成  
也冬初抵里迺知事已就緒不勝快然爰偕鄒君子惠  
等將舊遺田畝清理乾沒釐剔弊竇稟官立案又廣勸  
殷實者量力飲助閱數月得續捐田若干緡錢若干而  
會以成夫槎蘖殺天王政猶嚴其禁矧儼然而人也者  
士大夫日覩澆風肆其殘忍安坐而不爲之所其亦異  
於仁人君子之用心矣故是會也行之一鄉則一鄉賴  
之行之一邑則一邑賴之其於天地之生成

朝廷之休養未嘗不可仰助於萬一第余猶有慮焉善始  
者必善終積日累月寢以懈怠久且仍如舊會之有名

無實亦奚裨乎所望後君子矢公矢慎共相維持毋憚  
煩難毋輕付託庶使是會永垂不朽而澤及窮嬰者無  
已時也豈不懿與維時捐田十工者附貢謝起鵬軍功  
周模安捐五工者監生黎歡桐捐百金者鄒承棟其餘  
散捐共計田數十工首士附貢張丙照夏煥昌例貢張  
啟文生員楊齡李芬監生周煥奎熊中立聶廷颺職員  
鄒化行萬文炳鄒崇恤呂廣知胡開第例得并書

重修李見羅先生祠記

李福亨

章門舊有見羅祠創自明天啟初元迄今殆二百餘年  
矣中間亦幾經修葺迨咸豐甲乙之交粵匪竄江右試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六十二

停數科祠地乏人紀理擔夫販豎沓處雜居漸至舍宇  
摧殘桷杗彫朽自非大加葺治不足以妥神靈歲戊午  
亭

司鐸吉陽捧檄過此感慨久之夫以先生產明中葉  
生平仕績載在史傳者不復贅惟居恆潛心理學直接  
濂洛關閩之傳教授生徒標止脩二字爲宗旨以發明  
聖道轍跡所經從遊者以千計宋大中丞犖奏請從祀  
理學名賢祠又祀豫章二十四先生祠邑正學祠春秋  
不忒誠百代儒林之圭臬非徒爲吾邑典型也顧祠宇  
將傾何可不爲脩葺計爰捐金三百爲倡仍集腋以相  
欣亭復乞假數月躬董其事鳩工庀材勤墉塗茨隘者



廓之蠹者新之惟其樸不惟其華惟其堅不惟其真甌  
瓴重樹廊腰縵迴室數十楹復臻葦輦役凡萬計旬閱  
八更費約千金迺克告歲今而後神有所憑依凡瞻拜  
者不益肅然起敬耶或謂地鄰貢院面湖波之淪渙瞰  
花嶼之奧幽自夏徂秋芰蒂蓉裳點綴生色尤足引清  
興而盪塵襟此覽物之情而非亭脩葺之微意也

附列祠地界址及舊案批示

按李見羅先生祠坐落省垣城內東湖弦狀元橋  
東正屋三進前頭門中講堂後寢室右關帝廟旁  
前舊屋三間後廚房六間餘俱園地左空地一片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六十三

前至官街後至湖右至祠墻左至豫章溝每歲春  
秋戊祭由縣解祭銀三兩六錢二分四釐

乾隆三十八年蒙

撫海  
潘憲李

清查重建詳載府志 道光二十四年

復蒙 潘憲費 批李見羅先生祠傍左空地一

片既已詳載府志並非侵佔東湖地面仰南昌府  
飭新建縣查明將道光二十五年租銀三錢五分  
註銷具報

龍山義渡記

陳滋榮

邑北龍山渡者距治十里地最險東南沙岸石埭石隄

西龍頭山石磯對峙河流至此一束焉中有根茂洲直  
亘上游劈分西岸由曲江厯磯灣落磯頭與金花潭漚  
湍激混茫漲盛時吼聲如雷渦漩逾數十丈舟行失次  
一再旋吞沒水腹故估客戒嚴渡者瑟縮畏其險也咸  
豐時粵寇由楚竄袁吉據臨擾豐江軍水師據險營磯  
頭截河堵禦寇不敢逼西岸避寇者扶老攜幼競趨爭  
渡急何能擇漁利之徒乘危訛索或操破漏小舟動輒  
覆溺時非戰艦搶救代渡而西死將無算邑侯哈聞之  
爰集兩岸紳富民商所以拯之法僉曰昔者滿侯蒞  
豐曾於大岸渡頭議添四船隻可援例否乎侯曰然捐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六十四

廉六十金爲倡紳富民欣然銜命庚續題捐卽約東  
西兩岸分肩其事各造船二併黃頭各二夫一時十匠  
九柯給費鳩工權貲留後各自爲之仍如一體閱月船  
隻成請侯閱視侯並嘉之仍仿滿侯招魂故事作弔祭  
文慰沈魄祈民福焉是役也滿侯建議於大岸哈侯舉  
行於龍山召杜後先義均不朽然紳富民非有急公  
好義之實卽目睫圖效徒弋虛名尙望其銀鏹計簿積  
日累月括息權餘以圖久遠爲義渡立斯會耶今幸矣  
江氛久靖卡守猶嚴問津者奔忙駐足不憂野渡無人  
頃刻飛帆便覺停舟是岸卽有時風濤汨沒履險如夷

鮫室龍潭無復罹魚葬鯨吞之旤唯踵事者毋惑於利  
毋害於公慎守而擴充之無負於義云爾東岸都司李  
佩蘭州同李林魁李昭琨同知熊宗嵩西岸教職金樹  
棠附貢龔兆金教職熊尙忠例貢胡大中皆在事出力  
合並記之

育嬰六文會碑記

哈爾噶尙阿

咸豐己未夏余承乏斯土訪聞有溺女敝俗惻然傷之  
政暇詢及邑紳僉謂舊有育嬰堂爲邑紳黃錫陸三奇  
捐建今廢僅留田數十畝現歸內六莊爲書院獎賞等  
費事遂湮道光癸卯歲邑紳念呱呱泣者可憫稟請葉

前縣給示再舉因遷未果今猶悵悵也余曰是不難天  
下事獨力難支衆擎易舉矧豐邑舊有六文會成法簡  
便易行余前在萍邑亦曾與邑紳仿而行之業有成效  
是邑文獻文區素多好善之士舉行尤必易易余爰捐  
廉五千股竝預發一歲所需以爲倡諸君其襄助之斯  
時寅幕紳耆聞斯舉者翕然稱善踴躍爭先書式百股  
者張贊府曉堂書百股者蕭學博方泉劉廣文小笏潘  
司廳麗生柳捕廳習齋宛干戎以雲潘百戶月軒署內  
幕賓概解腰纏門丁書吏亦效綿薄余因囑陸君運升  
崔君恢慧邀出從前襄事諸紳衿陸君運景周君文郁

蔣生之炯陸生運會李生培本李生嘉植陸君如照  
邀同文君炳漢葛生成章爲首而次以劉君炳劉君志  
光涂君煥新陸君鰲邱生晴雲雷生炳離丁生人驥李  
生燦蓉李君林魁李生曰林周生宣禮黎生中淮黎生  
輝廷涂君嘉猷萬生光國二十四人自二十股至二百  
股各捐錢不等此外店戶亦各捐有差共計所入除散  
女嬰用費外已將贏餘寄存殷實行店生息其總散各  
數及領存簿據案存禮房備查嗣有贏餘經費充裕卽  
置買店業而各捐股分仍照舊收給庶嬰多不致窘手  
事成諸紳囑余誌碑以垂久遠余謂幼幼恤孤守土者  
之責原無足誌而深嘉諸君襄助以成余志爰舉顛末  
而泐諸石

附記州同銜任燦英捐城內後街店房四所價值制  
錢六百串契繳育嬰局首士輪流收管蒙

縣尹王 獎有功同夏庇匾額

籌給育嬰六文會善後經費諭 哈爾噶尙阿

竊惟育嬰六文會救全貧戶女嬰原期眾善同歸事垂  
久遠該紳等踴躍樂從協力勸助並復輪流經理業已  
辦有成效訪聞自此會倡舉以來各鄉觀感奮起仿辦  
者已有數處均歸紳士經手自用自銷辦理尙無異言

况城局每月收支帳目均已詳開細數具摺報縣稽核該紳等不但潔已奉公且按月捐費管理輪流自避疑謗出數則局無糜費入數則票有存根出入分明月報在卷實已問心無愧何須顧恤人言只慮經費不敷難以善後今於署內每歲按月捐廉叁拾串外另籌一永遠妥欸輔其不足查地丁兵加銀兩項下每征收銀一兩向由內署發給庫吏紙張飯食及雜費錢六十九文約計開銷一切尚有盈餘今酌定以咸豐十一年開征起每兩裁除錢五文扣存署內帳房每於月底由縣署司錢漕者飭令大堂櫃書照比簿鄉城征數按兩扣算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六十七

開單送局由局具狀赴帳房請領統計每年新舊征收裁給總在貳百五十串以外如此相輔竝行經費自無不足惟在後之任斯土者除征收五文給發外慷慨捐廉司此局者經理弗怠庶可歷久弗墜而獲報靡涯矣  
興復育嬰六文會啓  
陸如照

蓋聞獨陽不長孤陰不生二氣成交孚之象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兩間衍竝育之機乃有下里村娃溺女惡俗或爲當前空乏思鬻乳以養生或念後日單寒慮無裝以助嫁或恨弄麀之不速或憂夢虺之太多遂令無罪嬰孩冤抑覆盆之下自生骨肉弋同入室之操赤身竟

赴黃泉盪水幻成苦海是可忍也良足悲哉儻不挽既  
倒之狂瀾奚以登慈航於彼岸豐邑舊有育嬰六文會  
所取甚約而所施甚博欲救全其生命必興復夫前規  
措諸閭閻惠而不費推之久遠簡而易行文以六衡法  
太陰之數人以百計擬恒產之程養則一歲爲期費則  
一月以給肇始里黨遍達鄉村或者老總其成或紳衿  
董厥事標簽立簿核實循名人眾者一姓分聯地小者  
連邨合會其在殷實之戶一人獨任而無難其爲小康  
之家數人共舉而亦易稱家以出雖拮据而可施盡力  
以行斯久遠而無弊首事可杜囊肥給頷必清孚濫凡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六十八

我士庶各發好生之心屬在女嬰永無胥溺之患從茲  
化百道夫人之乳瓊漿玉液養成姪女嬰兒現萬家生  
佛之身香絡錦綉喜見召公杜母謹啓

先師誕辰祀田記

陸如照

在昔臧生榮緒庚子陳經祝

先師攬揆之辰盡鞠脰卷鞫之禮所以重崧生匪偶嶽降尤  
神也厥後雍正五年

諭直省內外逢

先師誕辰一日齋戒近又

諭飭直省各州縣

先師誕辰致祝凡爲官長者靡弗兢兢焉屆期申敬矧士紳等濡涵詩書禮樂之澤佩服言行道德之型可弗共相致祝少醺德澤乎顧致祝必行禮樂而備禮樂必須經費查舊志太陽廟職員熊耀先獨有二坊胥家莊

文昌祀田五十餘畝被院斗侵蝕日久租歸烏有同治十年

照清出十之七八公同酌議併作

先師誕辰兩處支費而按月香火灑掃亦取給於中邀集同學文學韓蔣之燧李桃李樹玉楊海等呈請唐侯梓立定章程勒諸貞珉以垂久遠其收租出入附書院首事兼理俾知書院所以培植人才與人才所以能受書院培植者其根本不可忘也尤願同學之士讀

先師之書服

先師之訓學問經濟勉爲有守有爲處則體其教以善一鄉出則行其教以善天下施諸當時垂諸後世則所以醺厥德澤者匪僅臨期致祝已也同治壬申夏五中浣日謹記

陳相渡等處堤記

萬時若

自古治河無善策善治者莫如大禹而禹貢獨無堤字後之人昧夫疏濬決排之方計無復之乃相率而堤今既所在多有矣苟或不然自以其國爲壑堤雖非古

其又能已乎哉所賴者良司牧因已然之迹權無做之  
端不吝財不惜力使夫一堤之成利賴迄百年之久則  
亦濟時之一道也豐本澤國凡合於此者莫不以堤爲  
急務其正堤之屢經修築者前志記之甚悉惟陳相渡  
在縣之西自錦江趨河口會章貢胥由於此曩固無堤  
自明正德間縣尹朱公瑄典史劉公忠始興築焉嗣是  
或修或圯歲久莫稽邇來河伯爲災水患頻仍咸豐八  
年堤決百餘丈明年復決又明年益甚時劇有若蔡侯  
香祖哈侯觀臣周侯葭圃皆先後修復功未竟也而民  
以大困同治元年張侯謹甫至履勘毅然曰堤基久壞

仍前修未善也宜避其衝稍遷向內迺捐俸錢四百緡  
以倡越歲葺事民於是數獲有秋侯復議建石壩不果  
行至五年堤復決幸遇陳侯賚巨捐廉以緡計千倡而  
修之八年水大至橫壩頭陳相渡猪頭灣相連熊金屋  
後及滕家壩決幾二百尋迨十年唐侯梓臣攝篆會新  
建尹以疾苦上陳 大中丞劉公峴莊請帑銀八百六  
十兩有奇益以俸錢六百緡復籌費得若干量工屬役  
不憚勞勩不棄錙銖閱數月工竣而堤於是稱完善焉  
時修邑乘士民以堤向無記今不記則無以誌功德而  
動觀感乃以記屬余余不得以不文辭因以其可稽者



著之於篇獨有感於治河之策神禹遠矣從事於堤堤不能不壞則不得不與水爭區區尺寸之地以保民命而裕正供是誠在父母斯民者無事則培薄而增高有事則備衝而搶急後事復彌罅而補漏倘能成張侯之志建石壩以禦其衝則一勞永逸年可占大有民以奠攸居賢侯之德澤與此堤永垂不朽而國計民生交相利賴矣是爲記

節孝總坊記

王明璠

歲同治戊辰之春余權篆豐城時在籍學博李君福亨持節烈冊結求文申詳心甚踴之已而總坊告歲屬余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七十一

記其事竊我

皇朝重彝倫勵風俗凡貞閨不字孀婦懷清與夫摩笄剗刃殉身完節者與例相符皆得請

旨建坊以旌行表閭俚里聞有所矜式顧

聖恩優沃霑被者卒寥寥何歎綽楔輝煌貧乏者旣絀於力鄉壤遐僻呈請者亦罕其人以故飲冰自甘茹荼終苦灑然就湮者何可勝道邇來直省州縣有彙建總坊之請

制曰可誠千載之曠典也江右各屬以次舉行豐邑會粵逆蔓延疊聞警報奉檄團練議行不果歲癸亥邑人士

以團練經費報銷請

獎兼籌費立賓興會接開採訪節烈局通啓四鄉開呈事實者屬至共得已故貞孝節烈婦女若干名現存節婦若干名綜算費大不敷李君福亨獨倡捐錢三百餘緡彙造冊結舊例由儒學而縣府而司院會制府具題六年冬經前宰豐者陳賚臣司馬申詳到司適奉 部更章由州縣直詳 學憲具題七年冬李君福亨復偕士紳改造冊結余爲加牒申詳蒙 學憲徐彙奏奉

旨俞允爰度地量工伐石取材建坊於城隍廟之東偏準時代先後勒其姓氏工旣成高閎壯麗父老詫爲榮觀共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七十二

費錢貳千緡有奇皆賓興會之美餘及各鄉所捐者是役也李君福亨等兩次釐訂冊結舉凡見聞所及譜乘所傳名楣茂族編戶寒門悉心搜羅殆無遺佚余嘗經過其下仰見彤管有煒登載詳明揚冰雪之清輝表松筠之勁節今古同符貧富一致其可以激薄俗砥頽波豈淺鮮哉是宜記之以告後之踵行者時董事則李君培本陸君如照徐君彥楠聶君漢章傅君叶夢王君亮熊君景芬熊君福山陳君疇涂君增瑩文生學韓蕭生高鑾杜生子淵洪生炳奎袁生惠行例得併書

賓興會記

我

國家文教昌明典重選舉三年大比書獻賢能近以通省捐輸

聖恩廣被加鄉試中額外學額亦推廣焉吾豐計前後數次加廣定額十名一次額一百五十四名移入府學定額五名草茅下士愈覺鼓舞奮興爭先恐後鄉會兩試由是數倍於前迺有家世清寒往往以資斧不敷退然中沮或空瞻蟾窟難觀上國之光或欲上燕臺又慮長安之遠雖有張文朱武將焉用之於是共謀義舉會設賓興卽於助餉後報銷餘貲買省垣縣城店房輪派正紳歲董其事遇文武鄉會試以租息按名散給并酌提爲科歲兩考卷價其所以培植士林體恤寒畯之意至周且密他日人文蔚起皆得展其才猷以翊贊

國家之盛

鳳池麟閣濟濟蹒蹒不卽基於此哉後之賢者繼起而維持之積累益見其充盈規模愈形其闊大則尤勗舉者之心所厚望也夫

六團育嬰會記

何人鳳

國家令典之頒育嬰有法往往桑村枌巷侈口奉行而溺女之風不熄者何哉或始以籌度未至絕少精心繼以

經費難周轉多棘手又或假名善舉實肆貪饕甚至攘  
奪紛爭睚眦相向不問何以始何以繼違問何以終行  
不果行大率坐此育嬰者誰耶雖然此法不行此風誰  
熄我團自咸豐丁巳髮逆蜂竄以來戶口流離女亦多  
溺心竊傷之諸君與鳳嘗面話之曰爾不聞木蘭從軍  
以女代父李青蓮沒有二女墓田祭掃歲以爲常此非  
女之忠孝者乎爾何獨育子而棄女也於是告鄉隣長  
者邀集隣村爲育嬰計倣保甲法分六團編康樂和親  
安平六字以成斯會初議百股數十股按月收給行之  
三年楚楚可觀猶恐會之難爲繼也又向鄉鄰仗義之

士廣籌捐助畢明府適至歎賞且捐金而六團向義者  
屬至捐遂倍焉諸君與鳳亟請示存案立計簿歲獲子  
息若干除給育外餘制產無虛耗亦無侵蝕今已購腴  
田爲張本矣始標其槩旣擴其規諸君謂鳳曰熊君中  
立出力出貲任勞任怨誰則過之熊君曰立不過效指  
臂之使佐出納之司何敢與諸君齒鳳於是皇然起瞿  
然思也尤願董斯會者永奉此

令典之行先後代乘矢公矢慎使嬰媿不填溝壑好製香  
纓乳哺皆活帷房毋傷繡祿則斯會給育所資引之勿  
替終焉允臧賦桃夭者以其時歌梅實者迨其清而天

地之大生廣生畢歸我

皇上一人之好生者成男在其中成女亦在其中生生不息  
萬方一胚胎矣一鄉云乎哉時六團董事者漆君英夏  
君煥昌涂君山青熊君中立黃君春靄張君啓文黃君  
志川楊君濬渠陳君華彩張君來八葉君連登家勳煌  
與鳳計十有三人例得併書

重修金華山仙院記

楊春臺

金華山遠接昇華由近麓聳起斗落平曠迤邐數里行  
若游龍又如翔鳳望氣者以爲秀靈所鍾豐清二邑風  
水人文繫焉相傳古浮邱翁與王仙郭仙煉丹於此至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七十五

晉時土人嘗夜見金光七炬爛若七星於其巔特建三  
仙院及斗母殿王皇閣凡天時雨晴人事災患祈禱輒  
有應每歲八月朝拜者絡繹不絕舊額有擘窠四大字  
題曰盛世福星信不誣也丁巳七月賊駐清江界將至  
此山勢已侵逼臺欲督團往禦衆恐不敵禱於此山之  
神一時風雲萬狀賊望之草木皆兵團急追遂遠去嗣  
是滅跡僉曰前此危而獲安非神力不及此今院宇頽  
圯願謀所以修之於是臺族倡捐百金里人李蘭芳又  
募捐以董其事工竣臺撰楹聯云倚天有劍羣邪滅大  
地爲廬萬姓安衆請議之臺謂神之靈異書不盡言卽

此禦大災捍大患不有合於祀典乎抑凡水火兵疫皆天所以懲戒斯人今幸圖存於危急之秋未始非祀神盡誠奉公守分故託庇

聖人寓下百祀効靈如斯而吾儕益當重加修省也或曰山有仙則名前則案簇芙蓉後則河流玉帶神所憑依其在是歟而不必泥也惟是桑梓祈禱羽流棲託結香火緣俾神長爲盛世福星人長爲盛世良民安堵無恐則斯山永垂不朽也僉曰然臺不敏卽其說以爲之記

羅湖閘記

管平

羅湖地處低窪湖田十有九澇查前代家應詳公筆錄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七十六

載應宣公策以大橋墻開一石埕引上河水入湖灌漑  
漑口建一石閘禦下河水以免浸沒善策也老閘脚一  
在郭姓村後一在萬姓九官廟下嘉慶丁卯家祥高遷  
羅湖廟下帖請通湖上下各村計田集費僅四千五百  
工中多隱匿比議每工派錢二百文祥高墊錢買石僱  
工建造集費不齊得半而止已卯巷中家士潛運瑞思  
接造竣事時予店下無經理者走商於予另請首士許  
光美毛典十周維周等往祥高家領簿除前費復行酌  
議田一工派錢一百文得錢四百餘緡費仍欠首士請  
題緣捐足成石閘三座僉曰經理此閘取本漑紅石黃

泥石灰灌滿價省而閘堅善也閘下釘松椿下板禦水  
卽從下椿中滲入愈滲愈大今冲出松椿已數百枚日  
後傾圮未必不由於此則未盡善也前後宕水石原議  
上下各出石座三丈東建一邊不費歛而止僉曰二閘  
口僅可洩內湖水東作土壩以禦外漲足矣何須邊不  
然予終不慊於心此閘初成而啟閉更有難言者內湖  
水漲低田欲洩而高田欲屯水作滙外河水漲低田欲  
閉而高田又欲引水入內逐年啟閉不無爭端予謂當  
作水門二扇隨水自行啟閉可杜爭端兼收水利又當  
置閘田數十畝永作啟閉修理之費僉曰然今未逮焉  
以俟君子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七十七

育嬰會記

一坊義字段

孫謀

溺女者殺女者也不殺於水何也不忍以水也  
夫不忍於水獨忍於水父母一心兩用之不自覺其悖  
抑又何也解之者曰溺女之家窮感日甚產一女而乳  
哺之終日不離懷抱女紅曠矣及笄而嫁匿鏡衾稠早  
知莫備女心必增怨矣其若之何不如溺之爲愈又或  
家非窮感望子之心日懸於天末念念天憐時禱於神  
前聲聲神佑殊望愈迫產愈左以爲草長宜男又是花  
生待女迫而憤憤而溺焉過亦何辭吾以爲溺而殺之

賊善也解之者不能化於善又從而順之也嗚呼好殺之風殘忍者啟之阿順者成之一嬰如是什伯亦如是士君子之憂方劇矣不育焉誰與爲善士君子之責必勝矣使之育誰復與爲不善然則善可自慊乎難言也吾聞古有王烈者不仕也善優於仕考其時訟者化盜者化凌弱暴寡者與之俱化而溺女者不一聞是遵何道哉善莫先於孝烈皆稱孝人人知孝孝無不慈矣何溺女善莫大於仁烈皆歸仁人人知仁仁無不愛矣何溺女且建學校崇庠序烈以善萃三代之英育於詩書者無不至以善明百王之治育於禮樂者無不至戶誦

家弦人人皆知自有矣又何至有溺女唯其好善多服教久也士君子未出而善天下得如烈者爲善一鄉使師友名賢相與扶獎人倫導敷善類快事也旣不得是力未能濬善化之原深其涵育至此而溺女猶聞憂心孔亟責在必勝卽轉圜之有方悔補牢之已晚善亦僅矣可云自慊哉抑聞之漢之賈彪新息長也明之郤忠臨漳令也皆以禁民棄子女爲重然舉實事揆實心或刑之與盜劫同科或憐之以己俸代給不思所以各愜之由則寬猛懸殊善政反疑其迹又惡知感人之神有不禁而自止不令而自行不推而自廣者之善化靡涯



也士君子自有遠識耳不在其位責非若當官不失其  
心憂恆存世宙兢兢焉持此一善化彼不善以爲得恐  
未罄所懷當更有取也吾坊義段諸君以溺女相戒也

嘗自勉若楊君

暄

聶君

模寬

萬君

楨

蔣君

熙

黃君

沛仁

朱君

還真

等抱此隱憂者久之舊於文昌社及里中長

者舉育嬰一會不約而同

謀

亦與焉

謀

何知竊以諸君

之心皆見孺子入井之心不勝惻隱善心也非所以內  
交於其父母也所以全其親愛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所以通其氣類也卽如聖人憂斯世斯民若由  
己溺於水若以己內之溝禹尹之自責自任心豈有異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七十九

然而聖人必不可及者此惻隱之心至誠無息以之揀  
天下萬世而利賴靡窮今以此心取揀於一曲一隅一  
時一事而稱量猶虞不給譬如江海之流行地也得一  
善竊取其涓滴日月之照麗天也得一善未竟其熒微  
士君子仰睇何人撫衷自疚於此不深歎然乎謀願與  
諸君踔躡精神惟此心大可用擴充之此心不容已終  
勉之或者曰育嬰之舉衣食先資欲嬰媿克全其生必  
所生早免其累將取白家萬丈之裘以衣之化夫人百  
道之乳以食之是必不能不若於錢流而地合釀焉千  
萬貫非多田買連阡兼籌焉數十雙可倍以是爲張本

之藉廣惠之緣爲善不最樂乎殊不知以此爲利與前說相提則前如公子憑虛自難著腳此又小人多智豈必無心煽桑孔之風以泯芬閭巷吾恐流澤不潤而流弊已見積怨愈衆而積善無多也何樂之有今舉不費之惠約計所貲隨分自酌一產一給一命一甦以揀目前之好殺使溺女者回心一善之梯枕耳嚙矢耳俛仰以思非宇宙外皆吾分內事也讀聖賢書皆吾一身責也爲善唯日不足士君子憂之若古之大人古之良吏古之賢士既歷歷可徵不能如古大人古良吏又不能如古賢士是以憂也不足也謀且進曰積中不敗萬善

一心引而近之請自育嬰始

重修羅湖閘記

聶模寬

河西水患羅湖爲最置閘以蓄洩之舊記言之詳矣然歷年滋多傾圮不一則續修難其事也抑難其人道光丙午旗塘胡首衡集眾議重建買石貸捐錢三百餘緡時歎甚力役難興復捐錢百緡暫行補葺越歲己酉西梭不邊不俱就圮閘將壞合湖議加修按田每工派錢七十文約四百餘緡去舊西梭不邊不砌大邊不一閘基頗固而東邊不復以年久就坍矣同治四年乙丑首士稟縣請札開捐遷延兩載事未就理辛未閘不愈壞

禾被滂者過半合湖議大修眾舉胡國選等司其役費費仍派田例每工出錢百二十文計七百餘緡併前乙丑所餘捐錢八十四緡遂趁冬水涸刻期興工去舊開脚釘樁其下盤宕水石四層加擺四丈砌邊不一仍取本瀝紅石實不心越數月工竣眾咸稱慶謂前此數十年所未有也國選曰未也閘者四水蓄洩之門時蓄之時洩之以啟閉爲度但秋水勢微閘可防而湖中秋穫晚稻無虞矣春水勢大浪溢閘門洶湧澎湃而來湖中早稻高田萬二千餘畝頃成巨浸蓄之無地洩之又無方內外難防屢不穫田汙萊蒿目者久之今擬於高家村後作一大隄又開西邊不與東對峙亦甃麻石作銜口兩道各加高四尺許則閘門啟閉蓄洩自如湖田高下早晚不皆獲哉國選余友生員鏡祥尊人年逾七十集費督工與監生胡際盛不辭勞勩其先後董事出力者若管獻廷管鳳國管驛廷管周德管天成管安十管揚聲傅萬一胡忖七黃物一等例得備書泐諸貞石

備育倉記

義智信二段

葉傳芳

備育倉者倣湖南藩憲吳公法也客歲壬申芳薄遊熊湘與同鄉諸君日夕過從稔聞是邦善舉迭興而育嬰爲最偶見懸壁有吳公禁溺文婆心苦口澀切祥明內

設備育倉一法尤便於其法令鄉紳設立義倉補省會所未及各戶糧一石捐穀如數積穀若干作質生息以備拯溺又便貧民補荒政歲饑平價出售一舉而三善備焉芳仰而誦之錄其文告同鄉客湘諸君曰溺女之風滔滔皆是如吾豐一邑歷經 憲示嚴禁此風不熄尤可歎也間有斂貲援溺者又未能廣其惠施行之久遠大抵村落荒寒積貲無幾籌息維艱耳今諸君側身闔閭時見錢流地上倘惠顧鄉莊仿吳公法行之則三善兼資豈惟拯溺哉諸君咸躋詩比夕篝燈勸導紅街綠地飛集青蚨不二日計錢一千二百餘緡舉以相屬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百八十二

芳喜其從善之勇轉懼此任之難勝也歲暮亟返遍商同志僉曰善遂於同治癸酉春酌議續捐名泐右設倉於茶亭文昌閣穀之出入以公正董事經理其歲給月領不外六文舊章且事可兼濟與吳公法合故仍名曰備育倉是舉也容陳顯萃諸君倡之贊之者鄧永琳喻興邦熊義川邱興林楊懷玉聶德福陳炳林諸君及家華彩合三段象總其成公請 憲示則呂鳴岐聶模寬顧鐸諸君以前輩周文鳳爲冠不委於事重老成也芳不過成事因人耳且不文何敢記顧諸君好行其德善之不可沒也爰書其崖略如此

文武卷價義捐記

李瑞葵

我

朝以制科取士士之登賢書者入南宮者要自童子試始試童子由縣府錄送督學使者三年而按臨列郡拔之進於庠序其地邇其時暫較之鄉命試難易不侔然亦有難焉者則卷價一端也由縣而府而院凡十餘試試必備卷彼吏胥供給長官者費無所出即以所錄名次之高下定其價而取盈焉由是寒酸苦之與鄉會試同此通都大邑倣古貢士莊遺意立賓興會而兼籌卷價者蓋以此也豐邑素稱文獻各邦賓興會尙爲缺典每試文章計千餘人武童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六

義捐

六百八十二

計三四百人卷價皆自備有苦其難而輟試者棗族先輩我白公偕弟集亭公獨引爲己戚爰商諸邑士紳邑士紳因合文武童子試暨生員歲科試鄉試卷價而通權之共得四千金資其息之所入即可以充裕而垂永久於是我白公捐二千金集亭公捐一十金付邑士紳分存各質庫權其息而備其用自是卷價得以無難者數十年至咸豐初元粵寇起始燬於兵僉曰定義舉也宜記之不沒其實棗竊謂有所爲而爲其義也出於勢之所迫無所爲而爲其義也乃發於心之所安彼試於有司者特一邑之人耳非必皆吾姻婭也皆吾故也公昆仲獨能以至鉅之

費濟至急之需且爲之謀永久以迄於無窮是非無所爲  
而爲者哉無所爲而爲其感人也深今諸君子且共立密  
輿會而卷價於馬取給矣雖謂繼兩公之美焉可也蔡故  
樂得而記之以勸世之好義者我白公諱棠廣東雷州府  
經歷集亭公諱翔千候選主簿篠塘人

邑志之修也奉 上臺札示河渠爲最則治水之亟莫  
亟於隄防焉倘決而不修宰是邑者何以靖易侯之族  
修而不記纂斯志者何以附史氏之林邑西官湖一隄  
當五水衝尤爭險要問何如決何如修復何如記必倍  
他隄矣他隄記而此獨亡鉅費鉅功等諸弁視誰之咎  
哉鳳瞿然思憬然悟竊以纂記不可無據遲之既而問  
工書檢諸隄舊卷缺此云歸前署報消矣曷據無據而  
據之不過如郢說燕書之取供談噓誰爲徵信祇益傳  
譌所以兩易星霜遲之又久猶未敢記焉唯自引咎而

已我友盛君前隄局泄事人也今粵歸一見快譚飛來  
墨楮屬記之鳳據以言隄自乾隆壬子決後修復歷數  
十年至同治丙寅春忽大決傍湖則化煙潭埋畝盡成  
沙阜鴻嗷鳧沒可言哉愕視愴然綆縻涕下我張侯申  
詳 大中丞劉公立委前任單候補縣孫偕南邑劉方  
伯加勸張侯特膺補授仰體 中丞意請於方伯曰春  
疇巨浸矣秋稼之登非此隄趕築不可矧救民孔亟需  
人孔殷尤資大費師亮撥奉帑銀張本竊自捐緡萬貫  
不繼再益千緡可乎幕中雋才有盛廷樑者本邑人稔  
知本邑事以擊磬出入可乎方伯兩從之與之盟曰我

于濶不與當官及諸君子竣此事者有如何春暮卽開局河濱集官紳會議令量隄所決口幾何殊廣則百數十丈餘焉而深十餘丈尤難措手雖有匠石技莫能施雖有崑奴首不敢下將何以不負此委勝此難哉汲汲焉揭標河上萬衆囊沙一時舉甬如雲揮汗成雨役者毋煩鑿鼓觀者有若堵牆索籌者林立而肩相摩攤錢者籠空而腕幾脫月剛半費五千貳百五十緡矣而決口如故或曰用沙過也方伯曰不然昔者秦皇驅百也海可以渡愚公負土也山可以移淮陰投鞭也流可以斷今借鳴籌量沙獨不可用于隄乎善用之轉可爲功

耳復週歷量水深止五丈餘處多辦船隻載沙沈之如探驪淵以絕底焉如斷鼉足以立柱焉不數日水面生隄如芙蓉出焉月餘工竣而方伯猶堅益求堅固益加固隄外夾隄內外排椿疊石縱橫數十丈墊用四千壹百陸拾餘緡爲張侯繼是何意態不知其經營心甚苦也盛君絜理其間與陸君鼇洪 鄴君佩 徐君元 閱楊 君君 逢春等始終其事營之作繭本屬同功等諸爲山無虧一簣亦未嘗不殫精竭力抉弊釐工冀有助於萬一而方伯復何間焉盛君曰計此隄成功較勝壬子計費貳萬五千吉餘緡亦倍蓰矣帑銀五千兩扣錢陸千玖



百三十九緡張侯劉方伯捐墊繼之陳侯接篆又繼捐  
繼墊柒千陸百緡唯此隄費大其他緊要各隄費叁千  
八百餘緡統此計式萬玖千玖百餘緡皆算緡也實據  
也而張侯爲最而張侯不自爲功一權輿於方伯而方  
伯常若不及益鼓舞乎張侯由今觀之隄之繞湖如帶  
也以爲芍陂可也湖之映隄如鏡也以爲棠港亦可也  
或曰陳侯張匹也觀於此信然鳳聞而據之幸得以免  
咎者有如此記

